

第三十一章 都是天书神令惹的祸

四人对了一掌，都知道对方具有不可轻视的武功，四人一时没有再出手，可是四人这一出手，等于提醒了其他各派门人，他们互觑一眼，立即有几个人，向唐看扑来！

但是“哎哟、哎哟、哎哟”几声，跟着下来就是叭达叭达几响，五六条人影，被慕容不是一手一个，抓鸡一般地拎了出来，摔了出去。

其他几个高手，不敢抢攻，站得远远地对九脸龙王戟指骂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唐看又不是你的……你想独占，可没那么容易！”

慕容不是心里也是焦急，他虽自恃武功奇高，但如果武林人物一拥而上，加上公子襄这等高手在，自己也断难为敌的。他脑中转念极快，心想：这样一个烫手山芋，自己还是不要沾手的好，便用顺水推舟之法，向唐甜道：“好，既然大家信我不过，而唐看又是唐门的人，就还给你们！”说着贴地一脚，把唐看扫得向唐甜跌撞过去。

唐甜焉不知慕容不是的居心，但唐看是自己志在必得之人，眼见他扑跌过来，也只有伸手一扶——这一扶之下才晓得，唐看双腿弯处软绵绵这不着力，而腿部又肿起两块突骨，唐甜知道唐看的一只腿，已让九脸龙王一脚扫断。

原来九脸龙王怕甜甜带了唐看开溜，他得不到的东西，哪怕让人占得？所以先行扫断唐看双腿，好让唐甜不容易带他走，九脸龙王嘻嘻笑道：“好啊！唐看既是唐门的人，就让这位唐小妹来问个清楚，萧秋水究竟把那些东西藏到哪里去了！”

这时唐看在一连串的激动与受创下，已奄奄一息，这衰弱老人双目失神，状甚凄惨，唐甜知他活不长久，便问：“你快说，萧秋水跟老奶奶在哪里？”

唐看脸上又充满畏怖之色，唐甜知他又忆起当时情境，便改转话锋直接问道：“那‘忘情天书’和‘天下英雄令’，你有没有见到……”

话未说完，那唐看惊呼起来，哑哑叫：“在……唐门……”唐甜急问：“唐门哪里？”她却是做梦也没想到，唐老太太明明跟萧秋水走出唐门，找唐老太爷子决一死战，却原来还是在唐门之中。

只听唐看抓住自己喉管，鼻子里发出嘶、嘶的艰辛呼吸声音，骇极而道：“在唐门唐……唐家堡中……”

唐甜此际大喜大急，也顾不得别人听到，只想急欲知道个一清二楚，问：“唐家堡中哪儿？”唐看忽然急促地喘起气来，一张脸也胀成紫色。

唐甜知唐看一口气撑不过去，便将耳朵贴近他嘴边想听个清楚，只是这样一来，这一干武林人物，哪里会信任唐甜！而且正听到紧张处，突没了下文，一时间，有七八条人影飞扑而来。

这七八人，有的为的是赶开唐甜，有的为的是使自己独有一人听得秘密，有的是要保卫唐看免其受伤害而无法说下去。

萧七、容肇祖都大吃一惊，同时闪出，保护唐甜。却不料就在这时，唐看大吼一声，蓦然一挣。

这一挣之力奇大，使得将本来扶住他的唐甜甩了出去，去势甚急，萧七、容肇祖恰巧掠来，两人一左一右，正好扶着，但也被这一股大力的走势，带出七八步，方才站稳。

要是唐甜这一交摔实，怕没有十天半月会爬不起来。

唐看一挣之下，甩开唐甜，但他两脚站立不稳，软倒在地那七八名武林高手，已经扑到，正想去扶，骤然之间，唐看又发出一声狂啸。

这一声尖啸，十分凌厉，同时间，那八名扑近的武林高手，一齐双手掩眼，倒地或跃起，狂呼起来。

原来在这刹那之间，这八名武林高手的眼睛都瞎了！

八个人每人狂号的情形都不同，然而却都痛得不能忍耐，他们双目之中，有的是中飞针，有的是中毒粉，有的是中袖箭，有的是中飞磷片，八人之中，竟没有人所中的暗器是相同的。

唐看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令八大高手的眼睛全盲！

原来唐看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众人这般想时，向唐看望去，却见唐看口吐白沫，已然僵毙。

这一下突变，众人都呆住了，一时之间，莫名其妙，而“忘情天书”和“天下英雄令”的下落，也断了线。

原来众人有所不知，唐看是“唐门六识”之一，是守护唐老太爷子的六大高手之一，当年萧秋水取胜他们，也极之不易，唐看落得如此，武功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才会处处受制于人。但他濒死之前，回光返照，真气逆流，唐老太太对他的封制却完全解除了，所以挥手之间，即使八大高手眼睛尽瞎！

可惜他这一下出手，已是最后的灿烂了。

一击后神威已尽，他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唐看一死，一千人都静了下来，场中只剩下那八个人的嘶吼之声。

未几，那几声嘶吼也渐渐逐一减少。因为目中所中的暗器，毒力已发，那几名高手，逐一的毒发身亡。这武林十门派，乱骂一通，又死了人，全都是传说中的“天书神令”所惹的祸。

公子襄叹道：“蜀中唐门，确实名不虚传。”他这时正追慕萧秋水当日单剑闯唐门的深情与神威。

九脸龙王道：“唐门果然毒得很、邪得很。”原来适才他为了要听唐看指出天书神令在哪里，也想扑过去的，但见有人先行跃出，便想让他们先互殴一番，自己再坐收渔人之利，却不料八人无一生还，他目睹唐看的出手，情知换作自己，也未必避得过去，心中只觉一阵透骨的寒冷。

这下唐看虽死，但众人已确知天书神令、萧秋水、唐老太太，仍在蜀中唐门唐家堡中，只是不知哪里而已，众人不约而同，都向唐甜望去。

唐甜自己也狐疑万分，唐家堡上上下下，她早已搜过七八遍了，所有机关通道，都设法开启，但别说萧秋水和唐老太太了，连“唐门六识”中的其他五识，也鬼影都没一个，唐甜早断定萧秋水和唐老太太决战地点绝不在唐家范围内，才到江湖上搜索，却没料唐看说出，决斗地点，仍在唐家堡内。

唐甜这一下，大惑不解，只好去看唐方。

这一看之下，吓了一跳，原来唐方伏倒之处，哪还有唐方踪影！

唐甜不禁失声问：“唐方呢？”

公子襄上前一步，问：“我正要问姑娘，将唐方姑娘安置何处？”

原来公子襄与父亲梁斗及“风花雪月残”五老在庙里正为唐方下落不明着急，正商议分头去找之际，有人撞入庙内，七人一看，正是落花娘子莫莫欢。

落花娘子着了中叔崩的“销骨椎心刺”，趁九脸龙王遽攻唐甜，众人手忙脚乱应付巨魔之际，仗着仅剩的一点武功，逃了出来，要知道中叔崩的“销

骨椎心刺”何等厉害，若一个对时无解药，必死无疑，落花娘子逃出没多远，便觉天旋地转，跌撞撞入得庙门，见到七个人，其中一个便是公子襄，她只来得及呻吟了一声：“唐……唐方……唐姑娘……”便晕了过去。

但她呼出这一声，却救了她自己一条性命。

五老正为唐方的事，歉疚深悔，听得这女人有唐方消息，便不顾一切，要救活落花娘子。

落花娘子中的“销骨椎心刺”，何等绝毒，无中叔崩的解药，是绝对解除不了的，何况刺已循血脉流近心脏。“少林五老”竟以数十年内力修为，替她逼出毒刺，好让她苏醒过来说出唐方下落。

这下便惨了五老。这少林五老，内力、武功之高，当世已罕有其匹，但要逼出这小小的一枚带有剧毒的芒刺，可大费周章，既要逼出芒刺，又要尽怯毒力，还要逼出尖刺的同时不震破落花娘子的血脉，这是何等难事！但少林五老居然以无比精纯的内力做到了！

但当落花娘子血内毒刺尽除，芒刺逼出后，“风花雪月残”也大耗真力，全身被汗水湿透，几耗若尽。落花娘子死里逃生，却不明白这名动江湖的五老，何以要大耗体力来救她。

当她悠悠醒来，抱残抱风抱花抱雪抱月各只剩下一口气，不约而同地对她说了一句话：“我们救你是为了唐方。”

“快说出唐方在哪里！”

“公子襄你快去把唐方救回来。”

“否则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我们体力耗尽要一段时间恢复。”

五老各说了一句话，便真气逆转，再也说不下去了，各自曲膝打坐，运气调息，白烟自头顶袅袅而升。落花娘子才明白少林五大长老为什么大耗真力来救她了。

她当然把情形一五一十告诉公子襄，公子襄便要马上救唐方。梁斗道：“你率弟子去！这几日，附近几百里内，来了不少武林人物，事情断不会如此简单，还是多带几名弟子去，好有个照应。”

公子襄却不放心在运气自疗的五位老人家。梁斗笑道：“你快去吧，这儿有我护法，一定要把唐方救回来，否则，大侠与你爹爹算是枉交一场了。”

公子襄知道少林五大长老“风花雪月残”有爹爹护法，绝对安全，对唐方安危又极为心急，于是立刻召集弟子十数人，叫秦歌衫，唐藕搀扶落花娘子，便赶到瓷器店来，这边数十门派的各类武林人物，早已闹得天翻地覆了。

公子襄再进一步问：“唐姑娘呢？”

唐甜只见公子襄的眼睛里充满了焦急，但那一股王者般的澹然及气度，仍然一尘不染地迫了近来，唐甜一生中最爱玩弄对她痴心的男孩子，突然之间，却脸热了一热，更糟糕的是她知道自己可能脸红，所以更一时涨红了脸。

这在唐甜来说，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只是公子襄全部感情，都放在唐方身上，见唐甜不答，心中大急，以为唐方出了事，急问：“你把唐姑娘怎样了？”

唐藕在旁，急得眼泪迸涌，厉声道：“唐甜，你这黑心鬼，方姑娘对你不薄，你却……”

公子襄见唐甜不说，便急得鼻子冒汗，又踏前一步，大声问：“唐姑娘

在哪里？”这时他离唐甜已极近，眉目间一股气势直向她迫来，但唐甜早在唐藕那一叠叱骂时，已经恢复常态，只听她格格一笑道：“唐姑娘么？我也是唐姑娘啊！”

秦歌衫禁不住呸了一声：“你哪有资格！”唐甜脸色一沉道：“现在是你们问我。不是我问你们！”气伯泰誓抢前一步，怒喝：“你说了不说？”

泰誓的声音如同半空打一个霹雳，靠得近的数十名武林高手，都被震得向后疾退，痛苦地用手掩住双耳，或捂住心，脸色大变。

唐甜说：“怎么，你欺负我是女孩子，靠大声么？”这句话紧接着泰誓的大喝而说的，泰誓的吼声，并未把她震倒，但唐甜的反问，令泰誓气得全身哆嗦，一时答不出话来。

公子襄等一时没奈唐甜何，仲孙湫道：“唐姑娘，你若不说，休怪我们无礼了。”唐甜索性撒赖：“我不说又怎样？”

仲孙湫淡淡一笑，也不答话，却转头对全场道：“诸位，这位唐甜姑娘不肯说出唐方女侠的下落，分明是想独占宝物，私藏唐女侠，再加以逼供……”话未说完，一干武林人物已七嘴八舌骂了起来。

去他妈的个骚婆娘，还不交出唐方来！”

“女孩儿家也学人家夺宝，待我抓住了乐乐再说！”

“聪明的快一五一十道来，否则将你黄毛丫头斩成肉泥！”

一下子有六七十个武林豪客逼了近来，唐甜知这般武林豪杰，不管正派邪派，当真是什么都作得出来的。如此一大班人，自己决不是对方敌手，而且一旦真个被看作私藏唐方谋夺宝物，可跳下黄河也洗不清，天下那么大，却无处可遁，仲孙湫这一招真绝，唐甜只有向容肇祖等问道：“可看见唐方？”

容肇祖忙着对付九脸龙王，当然没有看见，萧七后来才到，也没有看见，甄厉庆与江伤阳二人，却为着天书神令，早跟九脸龙王扯破了脸，跟唐甜那一股“刚极柔至盟”也对上了，知道也不会说。

只听中叔崩苦着脸道：“我们跟九脸龙王手的时候……我好像看见……”

公子襄、唐藕二人脱口问：“怎样了？”“看见什么？”两人因为担忧唐方，肤色本来就白皙，现下更是发白。

中叔崩道：“我看见海难递他……好像是他把唐方劫走了。”秦歌衫、唐藕一齐啊了一声，公子襄咬着嘴唇，眉心打了一个结。

唐甜一看，果然海难递不在，回心一想，适才之战，海难递的确没有出手……难道这小子……想到这里，唐甜隐约浮现了一个淡淡的恶毒的笑容。

公子襄喃喃道：“海难递……海难递……”

仲孙湫趋近道：“公子，是击伤唐姑娘的‘西方霸主’海难递。”

公子襄失神自语：“是他，是他！”脸色甚是苍白难看。

公子襄这时只浮起唐方的容颜千百遍，那哀怨的、伶俐的、清丽的、坚决的、幻梦的、雪玉的、迷离的，各次见到不同的眼神，有时是在唐方思念萧秋水时，恰好给他撞见，唐方掩饰忧思的眼神，有时是他风尘仆仆万里归来，唐方以为他带回来萧秋水讯息期盼的眼神，有时他作一些事干净利落挥洒自如时，唐方从他动作中念及萧秋水时那甜美的眼神……这片刻间，公子襄心碎了，一点力气也提不起来了，这六年多来，间关万里，为唐方寻找萧秋水，吃尽了苦，历尽了风霜，但眼看目前有了些消息时，却保护不了唐方……

这刹那间，公子襄心头，犹如千万只小虫小蚁在啮咬，正在这时，忽听数声惊呼，一人呼喝：“公子！”惨叫一声，随着下来，便是掌风大作！

公子襄乍地惊醒，返回现实，只见一个身影，已到眼前，砰地一声，自己已着了一掌，但在这刹那间，公子襄也同时击中了那人一掌！

那人怪叫一声，翻了出去，洒落一行血，半步不停，已逃逸而去。

公子襄中了一掌，只觉血气翻腾，哇地呕出一滩血，但就在这时，他蓦然发现地上写下了三个字：“往唐门。”

那一掌本来使公子襄受伤极重，饶是他功力深厚，但左肋重创一根，右肋一根微折，心脏轻微出血，肝脏受击甚重，腹肠微裂，但公子襄一见那三个字，心中欢喜，却无法形容，一时大笑起来。

他一面笑，一面咯血，状甚奇特，气伯泰誓喘气吁吁地扶住了他，垂泪道：“公子保重……”将自己体内真气，自“命门穴”径入公子襄体里去。

公子襄知泰誓一番好意，但他见那三个字，是唐方用身上暗器在地板划下的，唐方既能肯定自己的去向，当然定无大碍，心中顿放下心头大石，道：“你不用担心……”这才看见，仲孙湫脸色惨白，倒在血泊之中，秦歌衫及数名子弟，正为他裹伤，公子襄惊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谁下的手？”

泰誓摇头叹息，不发一言，唐藕口齿伶俐，道出了当时情况。

原来在公子襄一失神间，脸色惨白，摇摇欲坠，九脸龙王心急要赴唐家堡，但又想先除去公子襄此巨敌，见此良机不可失，便无声无息地向公子襄欺去。

秦歌衫与落花娘子比较细心，早注意着公子襄情形和九脸龙王动向，见慕容不是出手偷袭，便惊呼起来，但慕容不是身法何等之快，众人不及阻挡，仲孙湫及时出剑，在刹那间，“正字五剑”与九脸龙王手上银戟，搏了五招。

五招一过，九脸龙王不理他们，攻向公子襄，公子襄此时仍心神俱失，不知大险，仲孙湫叫得半声公子，和身掩上，以肉体承受了一戟，这半声大喝惊醒了公子襄，及时与九脸龙王交换了一击，两人都受了伤，九脸龙王一击不中，见公子襄的人已纷纷扑来，而自己又挂了彩，知不可留，便飞遁而去。

这其实只不过是电光石火、流星乍逝间的事，仲孙湫护主舍命，公子襄、九脸龙王各中一掌，慕容不是飞逸而去，公子襄这一神迷之间，几乎就丧了性命。

在这刹那间，公子襄的惭愧歉疚，可以说是莫以为甚的，他脑中想起师父柳五从前对他的评语：“你很聪明、悟性高、能创业、根基好，有服人之能……只惜，你太敏感，又太重情……这情字对你的破坏，恐怕在一生中，远在建设之上……”说到这里，柳随风曾叹了一口气，目注远方，凝在海天一线的那一点上，像勾起了无限心事。

公子襄那时，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这时仲孙湫倒在地上，公子襄一旦发现唐方留字，虽然受伤，但心头反而清醒，急急过去探看仲孙湫，仲孙湫在短短瞬间，“正字五剑”，五剑都先后划中九脸龙王，但剑锋却划不破慕容不是的肥肉，只在肌肤上留下一道白痕而已，刺不进去，而他拼着以肉体挨受九脸龙王的一戟，正在左胸，九脸龙王的银戟并未伤及其要害，但银戟上所蕴的巨力，震伤了他伤口附近肌理，要不是九脸龙王分心要杀公子襄，这一戟早已令仲孙湫丧命。

饶是如此，仲孙湫受创甚重，需长时期休养调愈。

公子襄蹲下去，未开口，声已涩：“仲孙……”仲孙湫缓缓睁开眼睛，微笑道：“公子……”公子襄心头一热，强把悲怆忍住，道：“你放心，

好好休养。”仲孙湫艰辛地道：“我不碍事，公子不要顾虑我……过两天就会……好，公子找……找唐姑娘要紧……”

公子襄想起他跟仲孙湫相识以来的种种。每一次战役，他都在自己身边，而有仲孙湫在身边，大小的事都应付得了，都能够化解，无论是怎样尴尬的场面，有仲孙湫在，都会变得轻松愉快。多少年来仲孙湫在他身边，他已把他当作了兄弟一般，手足一样，而今仲孙湫在地上，他才发现他双鬓斑白，痛苦的脸容中皱纹遍织，看来这些岁月，在他不觉意中，仲孙湫竟老得这么快公子襄想到这里，心中一阵痛楚，但他极力掩饰自己，不要表露出来，好让倔强的仲孙湫不感觉到他一丝同情。

仲孙湫勉力道：“公子……追回唐姑娘……哎……”公子襄点点头，拍了拍仲孙湫肩膀，用力地点头道：“我会追回唐姑娘，并找慕容不是，算清这一笔血账的！”

仲孙湫胸口疼痛，使他咬牙切齿，一时说不出话来，秦歌衫悄悄凑前，叫了一声：“公子。”公子襄转过头去：“嗯？”秦歌衫道：“人都走光了。”

公子襄游目四顾，原来一干武林人物，听得萧秋水和唐老太太决斗之地原来是在唐门，虽然唐看未说出唐家何处，但这班武林人物，争先恐后，纷纷退去，直奔唐门，惟恐落后一步，让人先觅得了神令天书，所以不到顷刻，在场的人，都静悄悄地走个精光，只剩下了唐看和那几个倒霉武林人物的尸体。

落花娘子道：“公子要是再不出发，恐怕就让人捷足先登了。”其实让人“捷足先登”，公子襄倒不在意，他倒是担心唐方先到了唐门，等着自己救援，于是道：“好……”却一阵迟疑，把目光落向地上的仲孙湫。

仲孙湫挣扎说：“公子……不要管我……我不能陪公子去，已经够……公子万勿为了我稍有延迟。”公子襄一咬牙，用力握握仲孙湫的手，道：“仲孙湫，你好好休养，我会为你报仇的！”

然后霍然起身，看看身边人数，除气伯泰誓、秦歌衫之外，还有门人一十四人，当下道：“元三迁、覃九忧、吕破衣，你们三人，在这里等候羊舌寒等人，他们一到，一半人护仲孙先生、落花娘子回去，一半人赶去唐门，其他的人，跟我赶赴唐门！”

元三迁、覃九忧、吕破衣三人齐声应道：“是。”心中却都有些怅然，他们三人，都是公子襄七十一门生中的子弟之一，自然是服从公子所言，但他们相当年轻，喜动好玩，听得不能跟公子襄一齐赴唐门冒大险，不禁羡慕起其他可以跟公子襄一道闯荡的子弟们。

羊舌寒是七十一门生中的大弟子，向来受公子襄的宠信，他正率数十子弟镇守“梁王府”，如今听公子襄之意，是要这些人都出动到“蜀中唐门”去，显然唐家堡之役，何其重要。

其他在场的十一门生之中，排行第二的百里树林向来稳健精明，见此情形，知元三迁等人心中感受，便道：“保护仲孙先生回府，实是极重的责任，三位师弟身负巨任，多加注意才好！”

百里树林在七十一门生中排行第二，武功智计，俱有过人之能，排行第十三的元三迁，第二十九的覃九忧，第三十四的吕破衣，都对他甚为敬服，公子襄因念及唐方伤神，又由于仲孙湫为己受伤，未加注意三人心情，但百里树林的几句话，登时把情形改变过来，元三迁道：“二师兄你放心，仲孙先生为救公子而受伤，我们纵九死也不会让他人损及先生一根毫毛的。”

吕破衣也道：“二师兄，你们放心跟公子去吧，梁王府有我们在。”吕破衣年纪虽比百里树林大得多，公子襄门下子弟向以入门先后排名，武功人品不分高低，所以吕破衣也一样对百里树林敬服。

覃九忧也说：“我们定不负公子所望。”覃九忧和元三迁在跟踪陶醉一事上，都立过点小功，公子襄长吸一口气，举步欲行，落花娘子忽然幽幽一叹，道：“公子……我的伤不碍事……可否……让我一道去？”

公子襄想了想，道：“娘子不是梁王府的人，一切决定，当由娘子自决。”

落花娘子一笑道：“我自决么？那我是去定了。”

公子襄急于赶赴唐家堡，便不多谈，道：“路上多风波，自当珍重，歌衫，你陪伴落花娘子。”

秦歌衫应道：“好。”

公子襄转首向唐藕道：“藕儿，唐门你熟路，请为引领。”唐藕道：“是。”公子襄这才长吁一口气，道：“这就去了。”向仲孙湫一拱手，反手打出一枚旗花火箭，大步领先行去。

第三十二章 仲孙湫之死

公子襄临走前的箭令，是召集驻守在“梁王府”羊舌寒等高手赶到此处来接应元三迁等。元三迁、覃九忧、吕破衣目送公子襄、百里树林等远去后，心中又一阵惆怅，但怕让仲孙湫感觉出来，便都不说。

仲孙湫道：“扶我回梁王府好了。”

元三迁扶住仲孙湫，道：“还是先等羊大师兄等赶到再护送先生回府，较为安全。”七十一门生平时对这仲孙湫先生，十分敬仰，可谓心服口服，仲孙湫却叹道：“这次累你们不能一道去，真是……”

吕破衣是直性子人，大声道：“先生不要如此说，能与公子去见识固好，但想公子更青云直上，造福武林，要梁王府壮大豪强，一帆风顺，首先就是先要先生安全，才能协助老主人，帮助公子，早日达成。”

仲孙湫虽然身负重伤，仍听得一振，道：“你知道梁王府的宗旨是什么？”

吕破衣大声道：“锄强扶弱，行侠仗义！”

仲孙湫又问：“公子常劝你们要怎样作人？”

这次元三迁抢着朗声道：“公子常常教诲我们：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亏。”

仲孙湫点头道：“是了，此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你们将来凭一身本领，自在江湖上有名有姓，都不要忘记这几句话，便在江湖上撑得起字号，对得起天地，也算得上公子襄的子弟！”

他一时心血来潮，说了这些话，却见元三迁、覃九忧、吕破衣虽相貌堂堂，但都有微憾。元三迁一只左眼，成三白眼，而他正三十余岁，覃九忧已四十来岁，脸目方正，但鼻子中间，突起一个骨节，至于吕破衣，不到三十，印堂却凹了下去。

仲孙湫看在眼里，心中微微一惊，想起他自己眉心的毛也纠结一起，因懂相理，知是凶险之兆。这时覃九忧道：“我们若能学得先生十分之一，得公子如此信重，那就心满意足了。”

仲孙湫微微一笑道：“其实，我也没什么，蒙公子错爱而已。”

元三迁道：“难得的是先生位居高上，却谦恭待下。”仲孙湫听这三人如此天真赤诚之语，愁烦顿消，笑道：“我生平得宠思辱，居安思危，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我做事常存此战战兢兢，只求作得更好，不问成果，只求报公子重用之恩。”仲孙湫以前在江湖上年少时太抢风头，以致年轻时作错了一些事，即教天下不容，到处被人追杀，走投无路，被仇人杀了全家，幸得大侠梁斗收留他，公子襄更为他报了仇，并使他触类旁通，引导正拨，以致练成了“正字五剑”，与气伯泰誓、秦歌衫三人，组成了“正气歌”三大高手，名动天下，享誉武林，所以仲孙湫只觉自己对梁斗和公子襄的恩情，是粉身难报的。

元三迁叹道：“先生教训得是，一个人只要努力，成功不难，只是如何保有成果，才是绝大的不易……”这时覃九忧忽道：“大师兄他们来了。”

原来覃九忧的耳力特别好，来人脚步极轻，跟落叶飘地没什么分别。但仍是教覃九忧第一个听见，吕破衣奔出喜呼：“大师兄……”仲孙湫脸色蓦然一变，叫道：“小心！”

许来说完，已听到吕破衣大叫一声，倒飞了回来，三人只见他背心上，有一滩血迹！

砰！吕破衣倒在地上，乒乒乓乓，不知压碎了多少瓷片，但他胸膛上的血渍，却比背上的血渍更大。

元三迁惊呼：“吕师弟，你怎么了……”覃九忧大喝一声，单掌护胸，右手拔出腰刀，喝道：“是什么人！滚出来！”

吕破衣是掠出门口时遇着的，所以门边必有敌手匿伏，覃九忧换作平时，早冲了出去，但现在顾及仲孙湫安危，便硬生生忍住。

却听见元三迁抢呼道：“吕师弟！”原来吕破衣已被一剑穿心而殁。

这时只听骨咕骨噜一阵声响，一事物，滚了进来。

仲孙湫叱道：“小心！”他两次大喝，俱震动了伤口，一时说不出话来。

覃九忧忙飞身而起，远离那事物，却听一个声音，居然围绕屋子周围嘻嘻怪笑：“你们连师兄的人头也不要啦！”

覃九忧定睛一看，不由得发出一声大呼：原来滚进来的是一颗人头！

是叔梁讷的头颅！

公子襄本派叔梁讷和老君奇护送血河派少年卫悲回返黄河，但叔梁讷首级竟然在此，难道……

想到这里，覃九忧义愤填膺，再也按捺不住，大喝一声，挥刀冲了出去，边大叫道：“恶贼，偿我兄弟命来！”

他一面舞着刀花，一面闯了出去，冲出门口，刀风骤停，并无交手之声，却听他问了一句：“是你？”声音又惊又喜，然后就是一声惨嘶，然后是覃九忧说了半句话：“我未停走……”倏然声止。

又听格咕一阵响，一颗人头又滚了进来，所过之处，洒了一行血迹。

正是覃九忧的人头！

元三迁睚眦欲裂，抽出背后双钩，挡住仲孙湫身前，仲孙湫苦于身受重伤，剧痛难当，但神智未失，道：“你千万要小心，不管来人是任何熟人，都不要疏忽防范……”元三迁鉴于覃九忧，自然明白。

只听门外，嘻嘻、哈哈之声不绝于耳，元三迁怒道：“什么人放马过来，装神弄鬼不是英雄好汉！”

怪笑声遽然而止，一人叹了一口气，道：“好，我就出来让你见识见识。”只见一人出现，脸目背光，瞧不分明，但和身血衣，元三迁失声道：“血河派……”血衣人再走近一些，元三迁已认出是那仅剩的“血河派”门人，叱道：“你……”

许未说完，忽然背后“簌”地一响，元三迁正欲回身，蓦然头上罩下一大团“白雾”，只觉一阵昏眩，竭力呼道：“我们梁王府与你血河派向无宿仇，为何……”说得这几句话，一交摔下，不省人事。

这时门口的血衣人，忽然直挺挺地趴倒下来，他背后有一个人，屋上也跃下了一个人，下来便是格格一笑。

后面通道上也出现了一个人，暗器是他发出的，“勾魂散魄龙涎香”则是屋上的人撒下的。

这三个人向仲孙湫缓缓走来，形成包围网，向内紧收，仲孙湫左手按住胸前伤口，右手拄剑，剑尖点地，勉力站了起来。

门口那人道：“仲孙湫，你没料到会死在我手中，是不是？”

仲孙湫忽一阵怪笑，道：“我仲孙湫，宁死在自己剑下，也不教你们这干贼子折辱！”回手一剑，刺入自己心脏，身子连着曲屈的手腕，砰地摔下地来。

三人没料到仲孙湫性子如此之烈，忽地自杀，门后的人一叹道：“算了，咱们走吧。”

屋梁上跃下来的人道：“慢。”向那门口的人道：“你去多砍他两刀，提防他诈死。”

那人答应一声，持刀上来，两刀砍下去，斩得血内横飞，三人瞧仲孙湫是真的死了，屋梁上跃下来的人才提住仲孙湫手腕，用力一拗，折断了他手腕，但仲孙湫手指，仍紧紧抓住剑柄。

那屋梁上跃下来的人，又逐一将他的手指折断，然后提了仲孙湫的长剑，走到血衣人处，一足把他踢翻过来，一剑刺入他的胸内，但并不抽剑出来。

这一切都就绪后，屋梁上的人道：“这才像梁王府门人跟血河派高手一场厮杀哩……”

门口那人道：“不管欧阳独还是公子襄见到，都教他们跳下黄河洗不清了！”

门后那人道：“长江公子，黄河欧阳，这次想不断斗一番都难了……”

三人大笑，梁上跃下来的人忽道：“快去唐门，可别让他人占了鳌头。”三人便极快地闪了出去，消失不见。

他们刚消失未久，一阵杳杂的脚步声传来，未久，便听有人在门外道：“便是在此处。”另一人道：“适才这里正是有人恶斗过，来的人似乎还不少！”又一人道：“这里有数大门派的人暗记，一定是这里。”

第一个说话的人便道：“公子召集我们定必有事，进去看看再说。”

只见门窗前后左右各处，一下子涌现了二三十人，当先几个，走入门来，乍见地上尸体，吃了一惊，随而就看见覃九忧、吕破衣的骸首，脸色都变了，然后就看见倒在血泊中的仲孙湫。

这些人都是又悲又愤，抢前去看，一人怒声道：“仲孙先生，我们迟来了一步，迟来了一步……”有两个人不住用额角叩地，撞出血来。有一人以双拳击在墙上，石屑籁落，拳也打出血来。

只听一人沉声道：“悲伤无补于事，还是快查出凶手来要紧。”另一人表示赞同，道：“公子召我们来，而今他在哪里，是当前之争！”

那些人听公子襄下落不明，都从悲伤中勉强镇定下来。一人问：“究竟是谁杀死仲孙先生，先查出来，就可以掌握公子的去向了。”

这干人正是公子襄门下七十一弟子的大部分，他们见公子襄在半空绽放旗花，便急急赶来此处会合，可惜迟了一步，仲孙湫等已尽为人所杀。

这时那首先倡议要查出凶手的人道：“元师弟在那儿，好像还活着。”众人一声欢呼，过去救治他。这人眉宇轩昂，英挺俊朗，站在那里，隐然有一股群龙之首的气态，这人正是七十二门生之首羊舌寒。

这时元三迁尚未苏醒，那首先倡议要查出公子襄去向的人道：“仲孙先生的剑在那血河派高手身上……只怕……只怕此事与血河派的人不无关系。”

他一说了这句话，全场的人都静了下来，血河派和梁王府是江湖中两大实力，而“黄河欧阳”、“长江公子”素来河水不犯井水，而今要是杀仲孙湫的真是血河派的人所为，那就势所难免将会招来一场两帮浩劫风波。

那说话的人正是七十一门生中第七十一位：杜而未。

这时元三迁已悠悠转醒，这一干子弟中，有个叫“九死神医”邢似痴的，在医术方面，有独到之得，元三迁给他救治了一回，便告转醒：“你们来了，

你们都来了……”

众人听了脸色一变，杜而未和羊舌寒对望了一眼，也脸色一沉，元三迁这时已看见倒在血泊中的仲孙湫，不禁扑前，大哭起来：“仲孙先生，仲孙先生……是我保护无力……害你冤死……我……我…我怎对得起公子！”

说着竟倒钩回抹自己的脖子！邢似痴站得近，连忙扣住元三迁脉门，骂道：“你想死是不是？”元三迁万念俱灰，答：“是，我就是想死，让我死！”

羊舌寒上前，一拳打掉元三迁手上的钩，叱道：“现下仲孙先生被人所杀，真凶未悉，公子行踪何处，亦未分晓，你就想死，有没有想一想，你报过恩么？你报了仇没？”

元三迁低下头去，好一会才喃喃地道：“是，大师兄……我错了……我以为有辱使命，一死谢罪……但如今……我知错了……真凶未诛前，我决不自寻短见……”

杜而未上前一步道：“仲孙先生是谁人所杀？”

元三迁悲声道：“那时我已中声东击西之计，被他们弄晕过去了……但那时确是血河派的人，对我们作出攻击的。”

杜而未一指伏尸在地的血衣人道：“是不是这两人？”

元三迁道：“那一个是早先跟天山派周锡海互拼身亡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个……”

一名公子裹部下恨声道：“血河派……咱们跟你没完！”

另一名却诧异道：“咱们跟血河派无怨无仇，因何……何必下此毒手……”

杜而未道：“你先把详细情形，说来听听。”元三迁把群雄在瓷店中相骂拼斗的情形大致上说了，众人一面听，一面对叔梁讫的人头怎会在此处的事大感诧异。羊舌寒点点头道：“当务之急，还是率人去接应公子。”于是调派众人，只留下小部分固守“梁王府”，大部分前往蜀是唐门。

吩咐到未了，邢似痴道：“仲孙先生和两位师弟的遗骸，还是要入土安葬的。”羊舌寒颌首道：“这都交给小师弟。”杜而未也想赴唐门，闻言道：“安葬仲孙先生和两位师兄，小弟极愿意尽心尽力，但求大师兄让我事毕后，仍赴唐门。”

羊舌寒道：“这个当然，本来我因体念小师弟你伤势，故不放心你同去。”杜而未揖道：“多谢大师兄关照，师弟身子还挺得住，大难临头，小弟愿尽一己之力。”羊舌寒笑道：“那也由你。”其实七十一子弟中，杜而未虽忝居其末，入门最晚，但足智多谋，应变灵活，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

羊舌寒便率人远去，赶赴接应。杜而未在收敛仲孙湫、覃九忧、吕破衣尸骸时忽见地上书有一角形的血印，因而，沉思良久，脸有忧色。

第三十三章 两大霸主

唐方眼见九脸龙王闯了进来，与萧七、容肇祖、唐甜等剧战起来，有人在她耳边说：“你要去哪里，我救你去。”

她何等机伶，知此时此境，是非要离开不可，免遭唐甜或九脸龙王任何一方毒手，但必须留下暗记，让公子囊获知方可，于是暗自抽出蜻蜓镖，奋力在地上写了些字，才写到第三个字，已给人抱着，耳边只听呼呼风声，眼前只见那件黑色齐肘大袍，知是海难递抱着她逃走，心中不感意外，但仍叱道：“海难递，你要是救我，就是与唐甜为敌，如此犯不着！”

海难递一面狂奔一面道：“我知道这回是上吐下泻两头忙……唐甜不会放过我，你又不会原谅我，但我还是不忍心你落在唐甜的手里。”

唐方听了笑骂道：“什么上什么下的……你当我什么来着？”海难递这才想赶快自己用“吐”、“泻”二字委实太难听，听唐方这么一骂，却色授魂销，脚下一个踉跄，几乎跌了一交，猛地想起唐方就抱在怀里，便死硬硬站住，就是不跌，怕压着唐方，硬硬挺住，砰一声，收势不及，竟一头撞在一棵红珠树干上。

砰的一声，树干给他撞得狂摇数下，“哗哗剥剥”，竟然自树上降下了许多鲜红色的熟透红珠果子，海难递以为有缘，喜悦难抑，也不觉额上肿起一个大包之痛，叫道：“唉呀，好痛……”殊不料唐方见海难递如此狼狈，正噗哧一笑，但见红珠降下，想起昔日，跟“神州结义”朋友跃马乌江之际，萧秋水在风中双手送她果子的情景，心中一酸，想此刻萧秋水不知怎样了，不禁淌下泪来。

唐方长得极为清秀，又带几分英气，清秀多于柔弱，平时也甚少落泪，但此刻忆起萧秋水，不禁伤心起来，这一哭使她更添九分不胜凄楚之美，海难递低头一看，慌了手脚，开始以为唐方担忧他额上撞伤，随即一想，只是自作多情，绝无可能，猜测唐方可能是不要自己抱着，忙不迭的把唐方扶靠树边，惶惶地道：“唐姑娘，你不要见怪，我……我情急逃命，冒犯了你……你不要见怪……”

其实唐方是江湖女侠，也不在意这些小节，海难递更是大魔头，平时拈花惹草，只要他喜欢的女子，无不千方百计得偿所愿，他原本对唐方，也只是慕天书神令而来，但一见唐方之后，惊为天人，对天书神令，已全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存非分之想，好速之心，但时间一久，无论吃饭、练武、赶路、思想，无不是萦系唐方倩影之上，这下可是刻骨单恋，欲罢不能了。所以海难递对唐方敬若天神，好不容易才甘冒奇险，救出唐方，丝毫不存以如常的淫褻念头，只怕自己污糟了唐方的纯真清白，很是手足无措。

海难递自渐形秽，这下唐方一哭，他更慌了手脚。

唐方见海难递如此张惶，心中也觉好笑，但想到自己落入这人手里，是万万不能假以颜色的，当下寒着脸，不说话。

海难递急得搓着手试探地问，唐方都不理睬，海难递只好说：“是不是在下开罪了姑娘？”反手劈劈啪啪在自己脸上正正反反搥了几个巴掌，打得脸颊上下一条条指痕。唐方见了，再也忍耐不住，噗哧一笑，很快地又寒住了脸，但海难递一见玉人笑靥，心头始入下大石，道：“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万求你唐姑娘不要生气，尽打我骂我好了。”唐方道：“那你先解开我穴道再说。”

海难递伸出手指，正要解穴，但回心一想：一旦解开唐方穴道，唐方必定离开他的，他现在只求与唐方多相处片刻也好，当下定定地望着唐方，看见她清丽的脸庞，越看越爱，恨不得搂在怀里，又觉得这念头太过齷齪，但他本性如此，无法禁止不想，涨红了脸，呆在当场不知所措。

唐方恨不得他快些解开自己穴道，催促道：“你解是不解？”

海难递怔了半晌，忽然流下泪来，唐方意想不到，一个无恶不作的大男人，竟在自己面前流泪，只听海难递抽抽噎噎道：“我……我解开你……你的穴道……你便要走了……是不是？”

唐方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本想撒谎哄他，但想到此人可能很注重自己，江湖上又一诺千金，所以便没有出声。

海难递看唐方表情，便知果真如此，便硬起心肠说：“唐女侠……暂时，我不能放你……”见唐方脸色一寒，便赶紧道：“我晓得，我自己虽是个邪魔外道，但决不会再沾姑娘身子……我会，我会叫我几位手足来服侍姑娘……”

唐方听得心中大急，道：“我不要和你去。”

海难递凄若一笑道：“我只想和姑娘多相处片刻，也是好的。”

唐方气道：“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海难递掏出一根绿玉色竹哨子，一连吹了十来声，间隔半晌，又吹了一阵，总共吹了十六七响，每次都如夜枭怪啸之声，然后又放好了哨子，说道：“求姑娘原谅。”

唐方气极，冷着脸不出声，但在海难递看来，唐方却是越气忿越美丽，心中依恋，更不舍得让她离去，又试着柔声道：“姑娘就当作要去哪里……我……在下送姑娘一程好了……”语态十分诚恳。

唐方想痛斥他一顿，但回心一想：这种人嬉皮笑脸，骂了还可能当作看上他哩。所以便不瞅不睬，这时远处又传来跟海难递所吹的同样哨声，海难递听了，这次撮唇长啸，再不用怀中哨子。

哨声此应彼和，十分怪异，海难递道：“姑娘要去哪里，便告诉在下，在下与手足送姑娘前去，绝不耽搁姑娘时间……如果姑娘没有什么特别事儿，那就到在下老家一行，让在下好好招待姑娘几天。”

唐方一听，要回这西方霸主的老巢，着实不如照着自己计划去目的地好，只得说：“我不要去看你那地方。”

海难递道：“那姑娘要去哪里？”

唐方在海难递救自己前，已经在地下划了“往唐门”三字。她自度落在海难递手中，还不会有什么坏事出来，而且她还有自信哄他带自己去唐家堡，唐方要赴唐家堡，要查清楚唐甜如何使得唐门的人全变了质，为唐甜作这等丧尽天良的事儿，唐方虽离开了唐家堡已久，毕竟还是唐家的人。有些事情，毕竟是女子比男子来得心细，而且有计划得多，唐方对海难递，就有着这分自信，所以她说：“带我回唐门。”海难递如奉玉旨纶音，喜道：“是！在下一定……护送姑娘过去，绝不辱命！”

唐方见他一副誓死效忠的样子，不禁有些好笑，这时簌簌几声，出现了几个人，共数男数女，见着海难递一齐纷纷下拜，叫道：“属下向老大请安。”

海难递笑道：“诸位辛苦了，请起。”又向唐方道：“这些人是我部分手足，来见过唐方唐女侠。”那八名男女，都过来见礼，唐方苦于手足难动，只得含笑点了点头，算是不让这些难堪。

海难递见唐方居然肯招呼自己的兄弟，心中又喜又感激，他是一方霸主，平日受人帮忙，自觉应份，也不会存谢意，但对唐方小小恩惠，因为心里注重，便受宠若惊，于是海难递慌忙引介道：“这是我至亲至信手足兄弟，叫‘右方左圆，乾坤八杰’。”

唐方听得莫名其妙，什么“乾坤八杰”，倒是屡闻不鲜，但“右方左圆”，跟武功人品似无瓜葛，海难递径自道：“这是‘右方’四义：都姓海，叫阿背、阿叛、阿师、阿门，‘左圆’四秀：也姓海，叫阿逆、阿天、阿行、阿事。”唐方心里纳罕：居然有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背叛师门，逆天行事”？邪魔外道连取名字也比人奇怪，只见这八人，肥瘦高矮黑白不一，尽对着自己傻笑，也没什么印象。

海难递补充道：“这都是我的手足。”说着似引以为荣，原来海难递也是一方霸豪，自有过人之能，在西方一带武林，都很服膺于他，他自己也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帮派，只是这次远行，只带了最得意的八个高手出来，这八人本来都是武林中的厉害角色，但为海难递收服，都跟他姓海，对他十分唯命是从，而且感情远非主仆所能涵盖，海难递对他们也至为真诚。

这时其中一名叫阿背的道：“老大，我们来时，遇到了一些周折。”

海难递一心系在唐方身上，问：“什么周折？”但心不在焉。

另一个叫阿叛的说：“我们中途遇到北方，他好像有意要跟我们为难，追杀了好一段路，我们好不容易才甩掉了他。”

海难递这才注重起来，问道：“是疯玩老匹夫么？”那叫阿逆的女子答：“是。正是北方霸主疯玩老人。”海难递气忿不平地骂道：“那老不死的老得连面子也不要了！受一个黄毛丫头如此播弄，还死心踏地效犬马劳，真不要脸！”

原来“十方霸主，九脸龙王”并称江湖，正如“欧阳黄河、公子长江”一样，各踞一方而雄，现刻西南霸主落花娘子，东北霸主辜幸村，西北霸主甄厉庆，东南霸主江伤阳，东方霸主陆见破，南方霸主中叔崩，西方霸主海难递，北方霸主疯玩老人，四方霸主汪逼威，中方霸主田堂总共是十大高手，“九脸龙王”实则得慕容不是一人而已。但如今十大高手中，辜幸村已死在九脸龙王戟下，陆见破也死在公子襄刀下，汪逼威则死于方觉闲剑下，十大高手已去其三，而田堂即是唐甜。

“西方霸主”海难递和“北方霸主”疯玩老人向来不睦，更常在西北一带争夺地盘，闹得不甚愉快，海难递以护短出名，甚有门户之见，他自己独据西方，自得其乐，训练门下，致力甚多，惟疯玩老人一再明里褒赞暗里低贬，说海难递闭门造车，应多出来呼应武林同道，使得海难递备受一般江湖人士抨击，只是疯玩老人一直想侵蚀西方霸主一股，海难递也看得出来，疯玩老人一直苦不得其门而入罢了。所以海难递更加不接受疯玩老人的假意劝告。

北方霸主疯玩老人受中方霸主影响甚巨，处处为田堂霸业作前驱，海难递见各方霸主纷纷投效中方，凡不降服者易有被孤立及诛灭之虞，只得虚勺委蛇投诚，及至明白中方霸主田堂原来就是貌美如花的唐甜，也就明白了老而不羞的疯玩老人何以对“田堂”如此效死，海难递也因而更瞧不起这北方霸主。

海难递本因疯玩老人屡次挑衅，已忍无可忍，小冲突了几次，但有唐甜压制，不致酿成重大流血，而今两方霸主为唐方而背叛唐甜，早已豁了出去，

听得说疯玩老人一派又来生事，心中勃然大怒，恨不得拼上一扬再说！当下便道：“那老匹夫便让他来，我早想斗一斗他！”

忽听一个声音笑道：“怎么？海大少如此憎恨老夫么？”

海难递脸色一沉，怒叱道：“疯玩老人，你偷听人说话，算什么英雄！”

只听那人哈哈笑道：“你和我，本来就没什么英雄不英雄的！”一人当先施施然行出来，状如孩童，眯起眼睛来笑，但皱纹满脸。

海难递冷笑道：“你想怎样？”

疯玩老人道：“我倒没想怎样……不过，”说着注目向倚着树干的唐方，邪笑道：“听你们的语气，这位就是唐方。海大少将唐方留着，莫非是要独享美人恩么？哈哈哈哈哈！”说罢他大笑起来，笑声邪到了极点。

海难递听疯玩老人的说话，知道他并非悉知自己背叛中方霸主及“刚极柔至盟”的事，心中一阵暗喜，本来他的事只要未被疯玩老人知晓，便可虚与委蛇，趁个虚隙，一举格毙此人，但见唐方听得刺耳，杏目怒视，心中一疼，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这老匹夫语言间有半点辱及唐力，于是叱道：“老匹夫！你放尊重点，唐姑娘跟我，可没半点不可告人之处……我对唐姑娘，更是心仪尊重，决不……”

疯玩老人听得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道：“原来……原来我们的海大少……风流倜傥的海大少……对唐姑娘动了真情……这可是……哈哈……真是一百岁不死都有怪事见！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回教我亲眼看见了……”

唐方气得脸都白了，海难递却涨红了脸，怒道：“老匹夫！你为老不尊……”疯玩老人笑截道：“怎么啦？我教坏你这子孙了么？还是和唐姑娘早生几个孙子，让爷爷高兴乐和吧！”

疯玩老人本来见海难递居然转性，对唐方一片痴心，倒觉新鲜，跟海难递又素来不和，只是调侃几句而已，不料海难递听在耳里，觉得唐方十分懊怒，便对疯玩老人动了杀机，气得自牙缝里进出了一个字：“你！”

疯玩老人一面笑着，猛瞥见海难递目中隐现凶光，不由得一震，道：“你真么？”

话未说完，海难递已施杀手！

他左手五指忽然在疯玩老人背后，画了一个圆圈。

这小小的圆圈，却把疯玩老人背后腰脊处要穴：水分、神阙、阳交、气海、石门、关元，中极全笼罩在内！

这七处人体要穴，只要一指拂中，而海难递又是蓄力而发，疯玩老人可谓必死无疑。

但是疯玩老人对海难递早有预防，而且事先又见海难递目露凶光，所以戒备更深，便迅疾至极地一回身，一掌回劈了过去，笑道：“又来跟你老哥玩这一套！”突然住声，接着下来，是砰地一响！

原来海难递虽曾数次与疯玩老人交手，但始终因大家同为一方霸主，自相残杀，未免叫人笑话，而且也没有深仇大恨，所以从未出尽全力，但是海难递此刻，却是竭力而出！

疯玩老人只道是自己语言上激怒了海难递，对方只是要表示一下而已，他以为当日各据一方，尚且未拼个你死我活，今日同归中方霸主旗下，谅海难递也不能如何，却不料自己一掌击出，原想推开对方，且自持掌功远在海难递之上，这一掌大可将海难递震飞出去，那背脊的“圈拂手”，则等于不

攻自破！

殊不料海难递这次竟硬接自己一掌，掌力浑厚，无可抵御，他生平不知糟塌了多少良家妇女，但却未曾来真的，只是抓来供他恣意肆虐，要紧关头之际，便杀了那女子，以压制自己欲火，所以先天宏厚的“童子功”，仍一直保留着，在掌力上，十方霸主中，无一能出其右。

海难递硬接他的一掌，原是大伤元气的事，除非十冤九仇，拼命一击，否则武林中人较技，断不需如此“舍命”，疯玩老人虽明知海难递出手，也不料他含忿一至于斯，砰地交接一掌，海难递的右掌以“格劈手”与他对了一掌，但海难递素来以双手用不同招式称绝武林，是故左手的“阙拂手”，仍然拂出！

只是疯玩老人返身出掌之际，身子已转了过来，海难递原本是拂他背后七处穴道的，现下他一旋过身来，海难递认穴奇准，变招极快，右手格掌，左手改拂疯玩老人的不容、承满、梁门、阙门、太乙、天盘、滑肉门七大要穴！

这一下交手，电光石火，疯玩老人本来脸上仍是笑嘻嘻的，一下子，完全绷住了脸。

海难递与他对了一掌，已被“童子功”震伤了肺腑，但他的“闭拂手”，便可立即要了这对头仇人的命！

第三十四章 左圆右方

这一招要是挨个正中，就算有七个疯玩老人，也是一命归西定了！

疯玩老人绝来料到海难递当真猝下杀手，情急之下，一脚踢了出去！

这一脚就算踢在海难递要害上，海难递一定硬接硬挨，为的是要一举夺掉疯玩老人之命！

只是疯玩老人这一脚，却是向后踢出，踹向倚在树干的唐方身上。

原来在这生死一发间，疯玩老人自知绝无幸理，踢向海难递，也难伤及对方，因怒此事乃由自己对唐方多嘴而引起的，所以这一脚便后蹴唐方。

这一脚要是唐方中了，也不致死，疯玩老人危急出脚，力道十分散涣，但因为唐方穴道被封，便无法聚气硬受，所以受伤定然。只是海难递又怎会让唐方承受这无端的一脚呢？

海难递对唐方，连自己手指触沾着了，也怕冒渎了对方，何况他对疯玩老人练“童子功”那玩意儿，连他也觉恶心，更不肯让唐方挨上。所以他狂吼一声，意随心生，手随意变，易拂为推，砰地一击，把疯玩老人直推出去。

这下变化，既急且险，若不是海难递素习“左圆右方”不同搏法，断无法变招如此巧妙！

就算海难递认穴无误，一举搏杀疯玩老人，但那一脚依然会踢中唐方，海难递本因疯玩老人语态中辱及唐方，引起杀机，而今却为唐方，易拂为推，将疯玩老人直推了出去。

但若这一拂不是改为推而是击，这一掌击实疯玩老人，也会教他吐血三升，只是对他踢出那一脚，依然无补于事，所以海难递不顾功败垂成，只将疯玩老人推了出去！

这一推力道何等之大，“蓬”地一声，疯玩老人被一股大力撞得倒飞而起，高达八尺，那一脚也等于后撑在树干上，他的脚几乎震折，跌下来是满天星斗，红珠树下的红珠，更是如雨般下。

疯玩老人死里逃生，一摔下来，就呼啸了一声，如狼似虎，如哭如嚎，十分怪异。

疯玩老人在爬跌之际，海难递若上前搏杀，犹大有可为，上风占尽，只是他这时一个飞身，抱了唐方，飞退七尺，惟恐被疯玩老人自树上跌下碰到。

这时红珠纷落，唐方忽觉自己手臂湿热一阵，原来海难递内伤已然发作，吐了一口血，红珠打在三人身上，发上、衣上，唐方瞧得清楚，知得分明，不禁失声道：“你……”海难递却以为唐方嫌他吐血，忙小心翼翼将她身子放在石上，满脸歉疚道：“我不是故意的……”

那边的疯玩老人，第二次发出怒啸来。

海难递见唐方惊惧地瞧着自己，便关切地道：“你怎么了？有没有受伤？”一面说一面咯血。

唐方见他如此痴心，竟为之惊心，不禁问：“你受伤了，不要管我。对敌要紧。”

海难递一听对方柔声说出“你受伤了”四个字时，登时脑门轰地一声呆住了，这四个轻声如珠玉落盘之声，在他看来，是血为之欢歌、骨为之激舞的乐韵。他一时站在当堂，什么话都没有听进去了，刹那间，只觉得为眼前的唐方死百次千次，也是值得了。

但这时疯玩老人已然扑起，欺近他的背后。

疯玩老人无端端给海难递一轮搏命攻击，几乎枉送了性命，心中恨极，他撞在树上，一交跌得甚是狼狈，但除了一足被震得有些微跛外，并没有什么重大损伤，只是心里愤怒到了极点。

他扑到了海难递背后，双掌一交，便要以数十年修炼攸关的罡气劈打海难递。

而海难递此刻心里却正有一千个声音在回响：她在问我受伤没有？她在关心我受伤了没……只觉喜悦之情不知如何表达，一直重复着说：

“唐姑娘，那天我打了你一掌‘芳兰竟体’，我下流、我卑鄙、我无耻，但我一直后悔到现在，希望你不要见怪，不要懊恼我……”

如此想着，竟一直没有说出来，他却以为已经说了千遍万遍了。

这时疯玩老人的掌劲已然攻到。唐方叫道：“注意后面！”海难递仍未回过神来，对“注意后面”四字，一时未解其意。

高手出招，宛若闪电惊虹，是何等快速之事，一刹那疯玩老人双掌已经攻到，但在这时，“左圆右方”八名男女，在男右女左，一齐出掌，十六道掌力，分别抵挡疯玩老人凌厉无匹的两道掌风！

这乾坤八杰的掌力一格上去，只听一阵格格连声，八个人十六条手臂，一齐向弹琵琶般地乱颤了起来！

疯玩老人的脸色，却越来越红润，到了后来简直似脸皮薄得要喷出血来一般。

而乾坤八杰的双手已渐渐内缩，被前力压得不住向后仰倒，唐方瞧在眼里，知道身为“十方霸主”之一的疯玩老人，确有过人之能。

其实“十方霸主”，虽比不上九脸龙王的武功，但能称霸一方，自有卓绝武艺，只是江伤阳、落花娘子、辜幸村等都遇着了更厉害的高手，才致无从发挥。

就在这时，局势忽然变了。

乾坤八杰的双手，又慢慢伸展出去，后仰的身体，又渐渐前趋，疯玩老人以一人力拼八人，初占上风，到得后来，发现自己掌力精纯处尽被一种方形流动的力道所封锁，而内力浑厉处又给另一种圆形回圈的力量消融，如此周旋下去，这方形力道和圆形劲道，渐渐将自己发出去的真力反击过来，这一股难以匹御的大力，当真不是疯玩老人接得了的。

疯玩老人已处在下风。

这时海难递也已清醒过来，正要出手，但在这时，呼啸四起，四面八方，都有人扑过来。

海难递大喝一声，左圆右方，一下子已搭上了两人，将其击得重伤，便立即又有三人围攻过来。海难递递招变招，见招拆招，东修西突，诡异无常，砰砰砰三声，又将三人击倒。

但他立时又被四人包围了。

原来这些人都是北方霸主疯玩老人的手下，纷纷赶来救驾。此刻疯玩老人已被“左圆右方”、“乾坤八杰”的奇功扣住，胜败尽在海难递跟疯玩老人手下的交手上，海难递虽受内伤，但抖擞神威，只见他左手圈圆不绝、周转自如，大圈、小圈、粗圈、细圈、平圈、立圈、正圈、斜圈，圆圆化圈，右掌却大方、小方、粗方、细方、平方、立方、正方、斜方，方方成格，掌掌或正斫、斜劈，不消片刻，已将四人打倒。

只是这时又拥来七名疯玩老人座下高手，海难递奋力接应，拼得一回，

已击倒二人，但因为内息不调，伤势严重，一时便无法解决其余五人。

他无法速战速决，敌人便越来越多，又赶到了三人，八人合战海难递，西方霸主海难递便很有些力不从心了。

“左圆右方、乾坤八杰”本来转劣为优，渐渐已占上风，疯玩老人越来越力竭，他平时妄自尊大，每次与人交手运气“童子功”，都满脸通红，他的手下们并不知道他已处在挨打局势，加上他平日自恃惯了，而今跟几个并非主要的人交手，谁也不能上前相帮。这一来，疯玩老人心中暗暗叫苦，但又苦于喊不出声，只要叫出半声，“童子功”真气便破，只会死得更快。

而他的手下们，还只敢先缠住海难递再说。这时又来二人，西方霸主虽以方圆拳掌并发，打发掉一人，但敌人已增至九人，海难递左绌右支，屡遇险招。

这时的战局是：西方霸主海难递与九名高手作战处于下风，而疯玩老人和乾坤八杰拼掌却命在危殆。

可是局面却有了变化。

“乾坤八杰”中的人见海难递遇难，彼此相觑一眼，似下了极大的决心。

这八人只要再消半炷香的时间，就可以“左圆右方”的劲气流转方式，将疯玩老人的“童子功”逼了回去，但是挨不到一盏茶光景，海难递就可能伤在那九人手中。

“乾坤八杰”脸上都忽生起一种视死如归的表情，而且，又有说不出的依恋。

这时，站在对方掌力最前面的两人，左边是女的叫海阿事，右边的是男叫海阿背，两人脸上都现出无比坚毅的神色来。

只听一声大喝，其他三男三女都向前倾了一倾，将力道全印在前面一人身后，便一齐撤掌向后弹飞出去！

本来前面由海阿事左掌盖在右掌背上，右掌贴在疯玩老人右掌上比斗真力，而其他三女，一个接一个，又掌贴住前面那人的背心，将掌力源源不绝地转了过去。而海阿背也是一样，右掌搭在左掌背上，左掌跟疯玩老人的右掌对上，而其他三男，也将功力一个传一个输入他背上，现下突然之间，其余六人，将功力涌至两人背上，然后一齐抽掌离开，只剩下了阿事、阿背二人力拼疯玩老人的掌力。

初时六人挣脱时曾将余力注在二人身上，所以八人虽去其六，但八下二人反而一挺，掌力压下，力生万钧，疯玩老人胸口一痛，已被反挫之力伤及内腑。

但跟着下来，劲道锐减，疯玩老人怎肯坐失良机，运劲全力反吞，登时如暴雨狂风，阿事阿背二人微弱的力劲，如风雨孤舟，飘荡不已，随时随地有被巨浪惊涛打得支离破碎之虞。

但是其他六杰，飞快地闯入海难递的战团中，迅雷不及掩耳地杀了对方的六名高手。

剩下的三名敌手，两个给海难递击毙，剩下一个，眼看厄运难逃，这时又涌现了六个北方霸主的部下，扑杀过来。

这六人和乾坤六杰血战在一起，杀得难分难解，海难递这时把仅存的一名敌人也杀了，回头一看，只听两声哀鸣，阿背阿事口中，齐齐狂喷出一道血箭，全身都瘫软了下来，身上骨节，寸寸碎裂！疯玩老人的“童子功”，以无匹大力，震碎了他们两人的心脉。

海难递见两名手足惨死，狂嚎一声，就要扑上，疯玩老人好不容易逃过大难，大有脱力之感，再也不敢恋战，撮嘯一声，逃逸而去。

疯玩老人一逃，那六个救助北方霸主的高手更加倒霉透顶，主帅已去，本已胆战心惊，加上海难递参入战团，不消片刻，六人尽被歼灭。

大敌既去，“乾坤六杰”一齐搂尸痛哭，海难递也在一旁暗暗垂泪。唐方目睹适才一场大战，一一瞧在眼里，对西方霸主的一干兄弟为义舍身，心中有些感动起来。

当年之日，唐方也是跟着萧秋水和一干兄弟：铁星月、大肚和尚、林公子、李黑、陈见鬼、葡俊龙、施月、胡福等人，他们彼此的深厚情谊，以及共同经历，更是可歌可泣的，虽然到最后，各奔前程，而部分因利忘义，而不惜作出叛逆出卖兄弟的事来，唐方想到有些人的反目成仇，狠辣手段，背义反噬，心中就一阵刺痛。

也许这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但唐方在萧秋水身后知道哀荣冷暖，对海难递及其几个手足情义，更有一份情切的关心。

海难递对敌虽心狠手辣，行事乖僻，但却脸冷心热，此刻垂泪向倒卧在地上的二人道：“阿事，阿背，都是我，害了你们……”说着内心创痛牵动伤势，口角又溢出血来。

乾坤八杰中的阿门道：“老大，您也别伤心，我们为你尽力，是天经地义的……”

阿行道：“老大还是速撤离此地好，你已经受伤，我们人手又有折损，若疯玩老匹夫再纠众来犯，那更不好应付。”

海难递猛想起唐方，不可让她受累，当下道：“好。我们先安葬他们，拜祭之后，即赴蜀中，大概一天半路程也就到了，沿途小心老匹夫暗算，尽量少生事为要！”

北方霸主疯玩老人门下人数远较海难递为众，何况今天西方霸主海难递只带了八名精英出来，现已牺牲二人，当竭力避免与北方霸主卷土重来的遭遇战。

海难递转过头来，道：“唐姑娘，我们这就往唐家堡出发，可好？”唐方虽然没理睬他，但海难递已从唐方的眼神里第一次感觉到没有敌意的温柔。

到了次日，他们抵达了离唐门百余里之地“歪口”高岗，已经人夜，所以解马在客店歇脚。

这一路来，海难递对唐方处处新生尊重，绝无过分逾矩之处，乾坤八杰暗伤友好之亡，但对唐方，也悉心照顾，无微不至。

唐方盥洗之后，被扶至一间大房休息，唐方可不喜受人摆布，便说：“你们何不解开我的穴道？”

这时她由三女替她洗身沐浴过后，鬓发微湿，走过饭厅，对海难递冷冷说出了这一句话。

西方霸主早已把全间客栈包下，正与三男杰在商议进发路线，刚刚有一个公子哥儿打扮的人和二名书僮要进来投宿，已被他打发出去，后来海难递觉得来者有些古怪，四人便商议起来，唐方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海难递抬起头来，只见唐方沐浴过后更加清丽的脸庞，微湿的发髻，清秀得像一朵雨后的白花，一刹那间，海难递觉得这就是他毕生以来所见过最美的女子，以前不曾见过，日后再也不会见到。

他随即想：他若玷侵占这女子，他就会失去她了。但他又立刻想：他若玷污这女子，会后悔终身的。这两个想法迅速地自他脑海中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转，好像麻索般乱在一起，海难递心里乱到了极点。

但是他立即看到了唐方清晰明亮的眼光，唇边带有一丝不屑，他整个脸立即热辣辣了起来，只知道自己这等想法何等卑污，实没有资格跟她在一起。所以他立刻避开了眼光，站起来说：“如姑娘不见责，我解开姑娘穴道便是。”此话一出，他心中大大恼悔，生怕一解唐方穴道，她便要离开，而自己则恨不得跟她多相聚片刻也是好的，于是便说：“待到了唐家堡，我便解开你穴道。”

唐方知他不肯答应，也不多说，举步走上楼去。这时抱残所封的穴道已过二天二夜，劲力渐消，她已勉强可以行动，但身体里丝毫发不出力量来。

阿逆、阿天、阿行扶她上房间之后，本要换件衣衫，唐方总觉不好，便只披了件宽袍，三女服侍她躺下了，三人相觑，眼中流露异色。

唐方见她们有情有义，心存好感，便问：“有什么事，尽说好了。”

阿行左看右看，忍不住第一个先说话：“唐姑娘，奴婢有些话儿，心里想说，说出来又怕不得体，姑娘别见怪。”

唐方素来不摆架子，在唐门年纪虽轻，辈份却高，也从不对下人疾言厉色，便笑着道：“今天偏劳了几位服侍，心里好生过意不去，什么奴婢不奴婢的，以后再也不准这么称呼。”唐方笑了笑又说：“有话就直说好了。不可拘世俗之礼。”

三人听了很是感动，终于阿逆大着胆子道：“是姑娘准允，奴……”唐方瞪了她一眼，阿逆改口道：“我才敢说的……”唐方笑道：“说吧，支支吾吾算什么？”

阿逆期期艾艾半天，终于鼓起勇气道：“海老大对唐姑娘……是一片真心的，难道姑娘不知？”唐方一愣，没想到她居然提出这种事情来说。

阿天见阿逆结结巴巴的，始终说头没尾，心里着急，便接过了话题说下去：“海老大对唐姑娘一片痴心，我们看了姑娘样貌人品，也钦慕欢喜……遗憾的是，姑娘对老大好像……我们做奴婢的，很希望姑娘与老大能珠联璧合，配成一对……”

听到这儿，唐方再也忍耐不住，斥叱道：“是海难递叫你们来说这些话么？”

第三十五章 一张恐怖的脸

唐方这一声责喝，三人都住了声。唐方回心一想：这三人是海难递手下，很够义气，自然偏帮西方霸主，也不能见责。何况一路上来，海难递对自己可谓千依百顺，以礼相待，以海难递的风流成性来说，已算是殊为难得的事情了。当下就没那么气愤，但不知怎么，任何人在她面前劝及她有关疏离萧秋水之时，她就对那人全无好感，更恨不得早日能与萧秋水相会，而这心情也只有萧秋水一人能了解。

只是萧秋水又在何方呢？生还是死，在还是不在，又有谁知？

隔了半晌，阿天忍不住又道：“我们知唐姑娘对萧大侠一片痴心，坚贞不二……但是，萧大侠不知……”说到这里，忍住没说下去，话锋一转，说：“海大少从来都没有对女子那么真心过，他本来……很风流，男女间的事，看得很淡，在一起几天就过去，不像对姑娘这般……”

唐方冷笑道：“几天就过去？他倒风流快活，但女子一生贞节都教他败坏了。”说着注目向三女，三女脸色一阵尴尬。

阿行还是比较会应变，眼珠子一转，抢先道：“唐姑娘，我们也是女子，当然知道做女子的心情……海大少向来是这样，那是很……很不妥的，但他对姑娘，却不如此……”

唐方冷冷道：“那承他看得起了。”

阿逆也接道：“最重要的是，万一海大少能有幸得到姑娘芳心，那么这种不良癖好，他一定会改……姑娘不知，海大少的爹娘是何等盼望他浪子回头呀！”

唐方反问道：“这却关我什么事？你们处处替他说话求情，算什么意思？”

阿行道：“我们绝非海老大派来跟姑娘说的，老大若知道我们多嘴，说不定还会责打我们，我们是见老大痛苦，忍不住要说，要求姑娘……”说着眼圈也红了。

唐方摇首道：“这也不关你们的事，这等事情不能强求。”

阿天又按捺不住道：“我们也是一番心意……姑娘和老大男才女貌，正是一对璧人……我们又喜欢姑娘，巴不得姑娘当我们的女主人……何况萧大侠，他，他，恐怕已不在人……”

唐方听到“一对璧人”时，想起昔日萧秋水和她在在一起时被人所赞誉；听到“女主人”时，想起陈见鬼、葡俊龙、杂鹤施月、广西李黑等一干萧秋水兄弟，待她也如此，听到阿天再提起萧秋水可能已……这刹那间，唐方忍不住叱喝一声：“胡说！”

阿天第二次想说“萧秋水已不在人世间”，给唐方这一喝断，再也不敢说下去，垂下了头，唐方最憎人提萧秋水不测，任何人的话，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

这时静到鸦雀无声，只有蜡烛灯心的火舌在啪啪跳跃着，映得几人的影子在蚊帐上时长时短，起伏不已。

唐方终于叹道：“你们出去吧，别来烦我。”

阿逆惶恐地道：“我们说话不慎，得罪了姑娘，请姑娘……不要见怪。”阿天却哭泣了起来。

唐方想想，这些人跟自己非亲非故，自己四肢乏力，若要对付自己，犯

不着如此费唇费舌转弯儿，另一方面也觉得她们忠心为主，诚属难得，当下道：“不要哭，我不怪你们。你们出去吧。”

阿行最是知机，向二人示意，便揖道：“姑娘请早歇息，我们这就告退了。”

唐方点点头。三妹相继退出。这时窗外一阵细雨，因住所地近山居，只觉屋外漫天漫地都被一种细碎空濛的雾气包围着。过了不久，屋檐便吧嗒一声滴水珠来，然后小滴水珠连绵不绝。唐方隔着烛影望出窗外，想起昔日萧秋水撑伞出现的情景，好像过去数十年间的事，只觉得很远，觉得人已不再是身边的人了，雨还是旧时的么？想着心中一酸不觉落下泪来。

三妹走下楼来，只见厅上烛火兀自亮着，阿叛、阿师、阿门三人都不在，只有海老大一人在烛前，怔怔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乍见三人下来，竟慌忙站了起来，手肘撞到桌上，砰地一声，倒泻了桌上一杯酒。

阿天忙走过去收拾，海难递这才看清楚唐方不在，于是道：“她……她没有下来？”

阿行笑道：“姑娘说要早些休息。”海难递实有些紧张，问：“她……她，睡了没有？”阿行答：“还没。”阿逆想告诉他刚才情况，但欲言又止。

阿天站得近些，见海难递脸色通红，呼吸急促，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便笑道：“老大如无其他的事，我们……”

海难递道：“你们去歇歇吧，我已遣阿叛他们戍守去了。”三妹衿衿应道：“是。”相继走出。

走到楼下客房雨道上，阿天悄声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老大魂不守舍的模样儿？”阿行掩嘴笑道：“早见到了，还用你说。”阿逆却叹道：“他是为了唐姑娘，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这时外边细碎的雨声传来，从窗子望出去，山雨空濛，好像不是人间境界，阿逆说：“你们先歇着，我去……”阿行不解，问：“去哪里？”阿逆不好意思地咕咕起来：“还会去哪里？”

阿行登时领悟，便骂道：“懒人尿尿多。”阿天回骂道：“女孩子家说得出口！”阿行没好气道：“你帮着她，八成自己也要去。”阿天笑啐道：“何止八成，简直十成。”

阿行倒没有在睡前解手的习惯，她又系又懒，在山中的夏夜，也寒得叫人着慌，便不理她们，径自入房去睡了。

阿天和阿逆也不管她，便去了茅房。这时雨声渐密，雨意渐浓，所以她们没有听到那一声暗哑的哀鸣。

唐方正要朦胧入睡，忽听呀的一声，一条人影站在门边，看来似乎要进来，但又想退出去，唐方一惊，喝道：“什么人？”

那人隔了好一会儿才道：“我。”唐方听得是海难递，不知为何，反倒放了心。

海难递本应推门进来，在掩至唐方床前在暗中看她酣睡，不料这古旧木门，会发出那么大的声响。他几经挣扎，终于忍不住要上来，几杯烧酒下肚，全身都似烧着了似的，纵使外头下的是滂沱大雨也淋不熄。

唐方问：“什么事？”语气本没有什么，但海难递听来，却似乎充满厌恶之意。他心里懊恨、矛盾、愁苦齐至。在未上来前他一再告诫自己，由于自己态度温文，唐方对他的印象显然好了一些，而今自己终熬不过一股强烈的念头摸了进来，唐方对他一定心存卑视，印象也极之低劣，再也挽不回来。

了。

再也挽不回来了……这句话在海难递心中，比死还难受，喝下去的那些酒都冲到头脸上来，胀轰轰地仿佛都在笑他：你完了，你完了，唐方对你再没有好印象了……

他走前两步，看见隔着罗帐的唐方在烛光中发披及肩，柔美妩媚，他心中生起了一种痴狂的意念，唐方见他脚步踉跄，以为他内伤发作，便问：“你伤怎样？”

海难递呼吸急促，一直走过去，便什么都作得出来，忽听唐方这柔腻一问，反而一窒，心中在想：是了，是了，她在关心我的伤势，她还没忘记我的伤势，她对我的印象是不至全坏透……我不可以对她作出叫她失望的事……这下间他酒攻入肠，当真内伤发作起来。

也许在旁人而言，这欲念的禁制并无那么大的反复起伏，但在海难递来说，他本是风流成性、欲海难填的汉子，一下子遇到了自己思慕的人，情欲之间一时极难控制得来，陷入了极大的迷乱之中，他脑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喊，不要走过去，不要走过去……”

然而海难递的艰苦挣扎与迷乱彷徨，唐方是不知晓的，她听到海难递在急促的呼吸中，以为他内伤复发，很想过去帮忙，所以便吃力地从床上撑起来，扶着床沿的事物挨过去探看海难递的情况。

那边阿天和阿逆已经小解回来，一路说着笑话，阿天说：“逆大姐，你二十七了，也该嫁人了。”这时水雾洒人甬道来，不但声音没听清楚，连身边的人也极难看清楚。

阿逆也没听清楚，所以她问：“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于是阿天又在雨声中说了第二遍，这次阿逆听清楚了，笑啐道：“你这十月芥菜早就动春心啦，你喜欢老大，可惜老大不喜欢你。”

阿逆也是真的钟情于海老大，其实这四妹中多多少少对海老大都崇拜得有些逾乎常情，姊妹四人平日调笑也是有的，阿逆这样说回来，阿天却不似往常一般顶撞回去。

原来她先说的那一句话，阿逆再问，她只好再说，再说时忽然觉得雨雾森森，好像在骤变无常的小雨里隐伏着什么鬼魅似的，在偷听她们的说话，她有一种特殊的悚然，只好停止了说话。

阿逆警觉问：“怎么啦？”阿天只觉不妥，却又不知哪里不妥，只了说：“没什么。”阿逆调笑道：“看你神不守舍……”这时两人行至一处转角处，突见一个人刷地横在前面。

阿逆和阿天是女中英豪，反应敏捷，虽惊不乱，两人分左右跳开，摆出架式，阿逆握拳倒提成弧圆状，阿天掌切成角作方形状，两人是“左圆右方”八杰之一，搭配数十年，在危急关头，尤见配合迅疾无间。

那人也是左手急攻，右手急封，三人对拆数招，在迷雾中着着都是抢攻，端的是凶险，数招一过，已见分晓，阿逆阿天以二敌一，稳占上风。

只听那人失声叫：“原来是你们！”忙回拳收招，阿天阿逆听声极熟，故出去的一拳一掌，立即收回大力，砰！砰！二声，仍然把那人打得踉跄退了七八步，方才把得住桩子。

阿天阿逆在雨雾中落足目力看去，果然是阿师，不禁哑然失笑，却是虚惊一场，阿逆啐骂道：“咄！你躲在这儿吓唬人么？人吓人没药医！”

阿师赧然道：“适才我在雨雾中仿佛见人影一闪，怕生变故，便来瞧仔

细，听有人说话声，就出来截住……是你们先动手的嘛！”他苦着脸，敢情那一拳一掌，挨得并不好受。

阿天阿逆见阿师已吃苦头，也不为己甚，阿逆道：“你在这儿继续餐风饮雨吧，姑娘我可要回去做梦了。”阿师正怨这湿漉漉的鬼天气，又寒又饿，却还要看更，正是十分不悦，无端端又给她们打了两下，更不甘心，于是不耐烦地道：“去吧，去吧！”

阿天阿逆便在嬉笑中消失在雨中。两人一面有说有笑，一面向客店通道行去，准备回房歇息，刚才那一阵虚惊，倒使阿天不安的心情，忘得一干二净。

因为阿天和阿逆又说又笑，所以没留神远处一声微弱的哀号。

但是阿师留意到了。

这时两个女孩子已在雨雾中不见，但笑语仍然传来，阿师本来想叫住她们，又怕给她们说自己疑神疑鬼，一咬牙，便自己循声过去查看。

阿师循声过去查看，只见一团密如织纱的迷雾，他走了进去，才知道有堆比人还高的草丛，一直蔓延过去，在迷雨里也不知有多远。

阿师有些心寒，没有再过去，可是当他回身要走时，又听见草丛中簌地一下微响。

声响一起，阿师立即回身。

他返一下身子，蓦瞥见一物向他扑来，他蓄势已久的一拳一掌，也立时发了出去！

“蓬蓬”二声，拳掌皆中，对方身子尚未被他震飞出去，他已易拳掌为双爪，抓住对方肌肉，准备再打一拳一掌。

却就在这一刹那间，阿师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在刹那间分成了两个奇妙的揣测：一，他忽然想起了适才自己被阿逆阿天所误以为敌，挨了一拳一掌的事；二，他可以立时断定一点，他对面这人已经死了，而且早在他出手前已经死了。

这两个想法只不过是刹那间的事，就在这时，阿师已经看清楚了对人的脸，一张恐怖的脸。

这张脸布满了鲜血，舌头被割，牙齿全被击碎，反插入口腔内，而嘴却张大，被一根尖刺上下撑着，所以合拢不起来，木刺尖部已穿下颌与鼻梁而出，其余双目被挖，耳朵被削，三条横在颌前的刀痕，以致脑浆也被挑了出来，可见得这人死前，杀人者不让他声张惊动，便把他的嘴捣得一团稀烂，而且身受逼供惨刑。

这张脸虽可怖至极而且不成人形，加上阿师打了一拳一掌，鲜血自脸部不住溢出，但阿师还是一眼认出了这张脸！

他老兄弟的脸。

阿叛的脸。

他张口欲呼，惊怖已甚于一切，就在这时，一双手自阿叛尸身后面伸出来，扼住他的咽喉。

他双手一动，突有人自后擅住了他双臂，而阿叛尸身倒下，一人出现，另一只空的手，执住根木刺，全插入了阿师口腔之内。

阿师至此，双足腿弯处又被后面的人踢得跪跌下去，只能发出一声低闷的呻吟，他面前的人，正拔出了第二根桃木钉。

阿逆阿天在迷雨中走到长廊头的房间，走廊上的石板地，都让雨打湿了，

两人走来，分外小心。

她们三人，原拟同睡一间房里，彼此取暖。她们站在门前，门里黑黝黝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这刻阿天笑道：“阿行那小王八，一定睡熟得像只猪！”阿逆笑：“咱们改天来放把火，把她烧成一只烤猪。”两人又吱吱咯咯地笑了，在深山雨声里断断续续。

阿逆忽然哎哟叫了一声，阿天吓了一跳：“怎么？”

阿逆摸一摸身上，怪不好意思地说：“我……我的裙裾外摆，放到……茅房里去了。”阿天白了她一眼，没好气道：“你呀，你也来学阿师吓唬人！”

阿逆笑着反讥：“你胆小如鼠……”阿天杏眼圆睁瞪：“你吓着人还来损人？”

阿逆笑吱吱地道：“好，好，我不说就是了！这儿向妹妹赔罪，阿姊这厢有礼咯！”说着盈盈一揖。

阿天忍不住咯咯一笑，又故意板着脸孔道：“你自己去拿，我可不陪我了！”说着打了一个呵欠，道：“我先进去睡觉了。”

阿逆也没好气，悻悻然道：“你不陪也罢，谁要你陪来着！”说着掉头便走入雨雾中。

山中客店的茅房不大干净，加上积水，阿逆的裙摆曳地，小解前因怕沾污，所以先除了挂在钉上，出来时匆匆，便忘了取回，但心爱裙摆，怎舍得留在茅房，阿逆便要回去拿。

她返身回去时，阿天也困了，再打了一个呵欠，喃喃自语道：“我才不管你呢，我要睡觉了。”一面说着，一面掀开布帘，跨了进去。

她进得了房间，房里很黑，只见阿行在床上，却没盖被，这时窗棂外的雨更紧也更密了，隐透着一种山林的幽光。

阿天脱了衣服，穿着贴身小袄，披了一件松袍，便要上床窝在暖厚的棉被里，但见阿行一动也不动，心里暗骂：“这死丫头，当真是睡死了不成？”便要去给她盖被。

这时榻外有一道无声无息的冷电乍起，电光一照下，阿天全身都凉了，只见阿行脸目狰狞，七孔流血，上身衣服，给人扒开，裤子也褪至一半，死得奇惨。

阿天一惊之下，正想大叫，但嘴巴忽给人掩住，眼前一人，迅速封点她的穴道，撕开了她身上的宽袍。

阿天惊恐万分，但又苦于叫不出声。

第三十六章 鬼雨

阿逆当然不知道房里的事情，她在弥漫的雨雾中行走，一路哼着小曲，走了一段路，她的低哼忽然转了，淡了，停了。

因为，她嗅到一种气味，血的味道。

“背叛师门，逆天行事，左圆右方，乾坤八杰”八大高手，能在江湖上闯出名堂来，得西方霸主宠信，也当有过人之能，亦曾终日在刀尖上打混过。血腥味对阿逆来说，是不新鲜的事儿。

只是在这凄风苦雨里的血味，未免令人惊心。

就在阿逆提高警觉之际，她脚下忽然踢到一件东西，几乎令她摔了一交，加上地滑，她已看清楚地上绊倒她的事物。

那是一个人。

一个死人。

阿师！

阿师在刚才还是活得好好的，现在却死了，嘴里含着一根桃木钉，天灵盖被人一掌击碎，这说明了什么，阿逆比任何人都清楚，她现在惊心之余，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她必须叫出来“有敌来犯”，否则不止她一人，全部的人，都难逃毒手。

她必须叫出那一声来。

可是阿师的死状太可怕，在她脑中留下的印象太恐怖，她一时竟失了音，叫不出声来，这刹那间，她自己也恐惧和焦急到了顶点。

“波”的一声，海难递手中握的一只杯子，猝然被搓成粉碎，瓷片已嵌入他掌心里，但肉体上的痛楚，依然止不住他心里的急切。

烛光下的唐方，那几分清劲，也变作了柔和，婉转得像一朵柔花，飘在良夜的水上。海难递只觉一颗心，跳得擂鼓也似的，十分辛苦。

唐方问：“你不舒服，为什么要捏碎了杯子呢？”

海难递张口道：“我……”

唐方偏一偏头，问：“怎么？”

海难递只觉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烛光一晃，噗地一声，竟跪了下去。

唐方倒吓了一跳，问：“你这是干什么？”

海难递无限艰苦地道：“我……”

唐方跺足问：“你什么嘛？要说什么，快说出来。”在这一刹那间她与海难递的目光相触，唐方是敏锐的人，一下子，她已完全明白海难递要说的是什么了。她粉脸飞红，后悔刚才向海难递问出了那句话。

海难递几经艰辛，才能说：“自从我见过姑娘，我心中时时刻刻的，都想着姑娘……”

唐方垂下头去，却不料海难递忽然窜前，双手捉住唐方纤足，竟然狂吻，嘴里发出浑浊的声音，说：“我只求姑娘……我只求姑娘给我……”

唐方心中乱极，但通体乏力，撑不开海难递，听海难递哪些话，知难逃这淫魔之手，心中反倒一片清明，必要时嚼舌自尽了，只听海难递声音泣诉：“我求姑娘……就算不喜欢我……他日……姑娘和萧大侠共结良伴……也把我当作奴仆，跟在姑娘身边，侍奉一世……”

唐方听着觉得有些好笑，心想：你可把人作奴婢使用，我可没你这种德性，但想到自己处境危殆，又笑不出来了，倒是觉得先顺从着他，免得这登

徒子狂性大发，便说：“不管什么事，你想要我答允你，都得放开我再说！”

海难递一听唐方语气，似颇有希望，忙放开双手，爬了起来，又扶着唐方在烛边坐下，只见唐方云发微乱，呼吸微急，清丽婉容，真是美到了极点，不禁看得呆住了。

唐方起来后，稍微整理一下，见海难递痴痴地望着自己，便道：“看什么？”

海难递如大梦初醒，道：“姑娘太美了……”

心里想到：如果唐方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世间最完美的事了，纵教自己只有一天一夜可活，也死无所憾。

唐方知道人痴痴迷恋，很是麻烦。

这时窗外雨声又密了，唐方便说：“夜深了，你还是回去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海难递道：“是。”但双跟依然痴痴地看着唐方。依恋不已，不舍离开，只觉一床温暖棉被，烛光温照，不禁有非非之想。

唐方知此情此境，万万不能对他稍加缓色，宁可一死，也不可污了清白，当下幽幽一叹道：“海公子。”

海难递听她叫他，便慌忙走前几步，应：“在。”

唐方噗嗤一笑，只见她在烛光中娇靥乍起两颗深深的酒窝，美得什么似的，海难递一颗心都在眼睛里迷醉了。

唐方随而正色道：“我向不喜欢收奴收婢，你若不嫌，我们交个朋友可好？”海难递一时只觉受宠若惊，也不知怎么是好。

唐方道：“你也知道，我虽未曾嫁给萧大侠，但一颗心，早已是他的了。”海难递听得心中一阵酸楚，答：“是。”

唐方莞尔道：“你知道就好。”又悠悠一叹，接下来的话，说得无比坚决：“不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变化，都改不了我对萧大侠的心意。若我知道他在世，我也会好好地活在世间等他相聚；假如他死了，我也不会再活多一天，无论是谁，都不能来碰我，我宁可死，也不会让人碰的。海公子，你要是真尊重我，那你就解开我穴道，我会终身待你像个朋友一般。”

海难递只听得脑里轰隆轰隆响，一颗心似被千军万马，在地上踩了又踩，连他自己，也恨不得狠狠地踏上两脚，心里一阵凄凉：海难递啊海难递，人家心目中只有萧大侠，你还怀着什么希望，不自量力而自作多情呢……当下一笑，笑得比哭还难受，道：“唐姑娘，我放你，我一定放你。”声音凄苦得就像咽泣一般。

唐方呆了一呆，道：“你怎么了？你伤口……”海难递只觉不知为什么，已全无希望，便说：“我已经没有伤口了。”他晕噩噩的，站起来，见唐方美艳不可方物，便有一种狂烈的冲动，想亲她一亲，虽然立刻就死，也无怨愧。

就在这时，雾雨中传来一声凄厉已极的惨呼：“有敌来犯！”

然后声音中断，就像一只鸡被猝然折断了脖子。

唐方和海难递，都呆了一呆，这惨呼如同山水冰凉的雨滴，打熄了海难递心头的欲望，他只呆了一呆，立即翻飞出门，闪电般掠了下去，直扑发出叫声的地方。

因为那是他的情同手足的弟子所发出的哀鸣。

海难递飞出去的同时，唐方听得屋瓦上“笃”地一声，似有一物到了屋

上，若在平时，唐方早已飞身上去探看，但此刻功力全失，当然不敢造次。

才过片刻，接下便传来喊杀之声，格斗之声过了半晌，忽然静了下来，然后砰的一声，木门四分五裂，一人扑了进来，全身衣衫鲜血点点，唐方吃了一惊，定睛看时，却正是海难递。

唐方见海难递才下去不过片刻，便受创如此惨重，心中暗惊，只见海难递气喘吁吁，扑到自己身边，唐方不知他要做什么，只听海难递急道：“那班杀千刀的……我来……解你穴道……”

原来阿逆看到阿师的尸体，终于发出了那一声大叫。大叫声甫起，在房间里恣意淫乐的两名凶手，不由得怔住当堂。

这两人正是疯玩老人和中叔崩，也正是北方霸主和南方霸主。

疯玩老人几次在海难递及“左圆右方，乾坤八杰”手下吃过苦头，知道厉害，更有自知之明，自己若是单枪匹马闯去，断不是剩下的乾坤六杰合海难递七人之敌，于是含忿而逃，却不料在半途中恰好遇到中方霸主的传召旗火令。

中方霸主田堂亦即是唐甜，她不知何故，出发较迟一些，一路上召集人手，北方霸主自是其中之一。

疯玩老人一见到唐甜，便将海难递与唐方关系暧昧的事说了，唐甜恨唐方入骨，只觉自己从声望到酒涡都不及她漂亮，海难递为唐方而叛她，更气不过，但想到唐方落在海难递手里，哪里还保得住清白？便不禁开心起来。

疯玩老人观颜察色，道：“海难递好色如命，见到唐方，还会吃素不成，只是……”

唐甜听得开心，笑问：“只是怎样啦？”

疯玩老人道：“我看海难递那小子意乱情迷，神魂颠倒，不是好路数……万一他变成上了套的猴子，给唐方这么一耍，若跟咱们作对，那也怪碍手碍脚的。”

唐甜只要让唐方活着，总是不开心，当时沉下了脸，道：“你找几个人，去收拾了那姓海的！”疯玩老人道：“姓海的只剩下六个人，只要小妹派几个高手相助就行了。”

这时唐甜身边，萧七、容肇祖刚好不在，正派出去和某人联络，唐甜胸有成竹，道：“就派中叔崩跟你走一趟。”

顿了顿，唐甜又道：“我就要唐方先不清不白，然后再死得不明不白。”

于是中叔崩，疯玩老人便赶了过来。

两人一路追查，先掳住了戍守中的阿叛，逼他说出客店中布置，才残忍地杀了他，然后闪入房内，先奸杀了阿行，又诱杀了阿师，趁阿天和阿逆分手时，再捉住了阿天，正施强暴，只闻阿逆的呼叫声，两人立刻窜出，以两大霸主的武功，阿逆一人怎抵挡得住，不消片刻，便给杀了。

这时海难递冲到，和疯玩老人及中叔崩恶战起来，海难递身受内伤，自不是两人合力之敌，未几便背上着了桃木钉挑伤，挨了疯玩老人半掌，他自知难逃活命，便要冲上楼去，解唐方穴道，好让她自行逃走。海难递饶是在危难之中，犹不忘唐方安危，他冲上去之际，剩下阿门一人守在门口，死力抵挡。

阿门只是“背叛师门”中之一人，若要一搏，只剩他一人，哪是两大霸主之敌？所以奋战之下，仍是给疯玩老人劈中一掌，给中叔崩一钉透胸而过，因而毙命。

两人冲上楼来，海难递已替唐方第三次解穴，由于前二次海难递运指如风，使唐方被封之穴，依然解不开去，海难递心下大急，这一次已是全力施为，唐方感觉四肢已恢复力道，但全身功力，并未恢复，抱残的封穴手法果是常人无法解除。疯玩老人和中叔崩一见，齐声怪笑，疯玩老人邪笑道：“这生死关头，还来搂抱一番，海霸主、唐姑娘果真是一对妙人。”

中叔崩接着道：“你们要怎样就怎样，我们俩可以大饱眼福，也无所谓，说不定看到兴趣来潮，也来……”海难递怎肯让人辱及唐方，大吼一声，奋掌责拳，要扑过去。

唐方又气又羞，但她聪敏过人，立时看出二人用意，向海难递低声叱道：“别中他们的激将计！”

海难递一听，登时为之一省，唐方喝声虽低，但仍教中叔崩听到了，笑道：“倒像老婆教丈夫不要生事也似的，我们海大少多听话呀！”

心里却想：这唐方果不易惹！唐方心里又羞又恨，但在生死关头，把持得住，不去理他。海难递听唐方关心自己，如奉玉旨纶音，心中甜丝丝的，再大的艰险，也没放在心里。

这二人一时间各想各的，惟独是疯玩老人见着了海难递，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吆喝一声，运起“童子功”，双掌如铁石，一掌又一掌打了出去！

海难递怕他伤及唐方，低声道：“别怕！”窜身而出，左手成拳，右手为掌，左手接则右手放，右手引则左手纳，抱元归一，运力转道，力战疯玩老人。

本来海难递一再受伤，诚难再与疯玩老人匹敌，只是疯玩老人也有微伤，一足不良子行，加上海难递一心一意维护唐方，浑忘自己身上所受之伤，反而因此而发挥了潜能，打得疯玩老人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用之力。中叔崩本想加入战团，他惯用的武器是桃木钉，长足三尺有余，另外手扣无数小桃木钉，成为他的暗器，他才踏前一步，忽听唐方道：“两个打一个，算什么英雄好汉！”

中叔崩哈哈一笑：“我们是霸主，又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一个死的英雄好汉，不如半个活着的龟儿子！”说话到此处，这才看清楚唐方，在烛光下明媚得像天女嵌刻在石壁上一样。

中叔崩虽然见过唐方几次，唐方也落入他手中几次，但他一直没有好好端详过唐方，现下他刚作过伤天害理的罪孽，奸污了阿逆阿天，欲火全消之际，只觉得那烛光下的影子，美得足可洗净他心灵中的污秽。但毕竟那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中叔崩毕竟是沦入魔道数十年的人，一下了，他便向唐方逼来，只是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向她出手。

海难递心念唐方，当下不理一切，急攻疯玩老人两掌两拳，狂吼一声，截向中叔崩，不让他伤害唐方。

第三十七章 灭 烛

海难递的武功，和疯玩老人本来旗鼓相当，只是海难递受伤在先，而今又在厮拼中猝然撤身，疯玩老人大喝一声，左手连化两拳，右手连化两掌，飞起一脚，正中海难递背心。

海难递这时正向中叔崩扑去，中叔崩乍见人影一闪，一人当头罩来，他脑中犹存唐方烛下倩影，却在烛影一晃之下，一人和身扑来，他退已元及，桃木钉却飞插出去！

海难递直扑而出之际，背心一痒，已吃了一腿，乍见那中叔崩桃木钉当心刺到，他怕自己一旦避开中叔崩便会向唐方冒犯，将心一横，及时双手一合，竟抓住了桃木钉！这时他飞扑之势未止，身体撞上了中叔崩！

中叔崩忽觉桃木钉被执，正想用另一只空着的手对海难递猛下杀着，但给海难递一冲，只得竭力稳住脚步再说，殊不料海难递这一扑，还兼有疯玩老人在背后踢上一脚之力，砰地撞在中叔崩身上，中叔崩立桩不住，仰天而跌，海难递抓住桃木钉，也仆倒下去，两人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

疯玩老人见二人倒下，以为有机可趁，便掩将过去，想补海难递一掌。

只是地上两人，纠缠在一起，哪有家高手风度？中叔崩武功本来不在海难递之下，海难递受伤不轻，更应稳占上风，但是海难递一心一意要拼死，不让这人去侵犯唐方，所以出尽蛮力，而且还一口咬在中叔崩脖子上。

中叔崩见海难递双眼赤红，状若疯狂，更是惊心，及时将头一偏，海难递这一口，就咬在他肩膀上。

中叔崩痛入心脾，一起膝，顶在海难递肚子上，海难递虽然吃痛，但依然死咬不放，两人在地上翻翻滚滚，扭作一团，饶是疯玩老人这等高手，一时也不知如何下手。

疯玩老人正苦于无法下手，忽灵机一动，大步逼向唐方，原来他早已看出海难递一心全系于唐方身上。

疯玩老人退向唐方，海难递心中大急，果然大受影响，给中叔崩又占了优势，但在这时，唐方蓦然一扬手。

只听嗤嗤两声，两枚飞镖，激射而出！

疯玩老人猛想起当日“唐方一战”的盛名，不敢怠慢，连忙伏下，避过一镖，却觉那一镖打得甚是平平无奇，心中正是纳闷，忽然眼前一暗，然后全黑。

原来唐方的另一只镖，不是打向他，而是打熄了蜡烛。

唐方穴道被封，发镖劲力未复，但她知道海难递会因她的安危而大为分心，如此下去，自己和海难递都甚凶险，所以她故意虚张声势，令疯玩老人闪躲，却主旨在打灭烛光。她功力虽失，但准头仍甚精确。

这一来，房内全黑，只听地上扭打之声依然传来。

疯玩老人知被愚弄，大喝一声，呼地向唐方原站处，劈空打出一掌！

疯玩老人的“童子功”何等犀利，凭空一掌打出，隆地一声，数块木板，断裂震飞，露出外面的山风凄雨奇景，外面虽也皆黑，但有一种幽微的光线，反映得屋内有了一点点微芒。

只听地上有人气喘吁吁地喊：“唐姑娘，你可好……”砰地一声，似中了一拳。

却没有回音。

隔得半晌，海难递嘶声嚷道：“唐姑娘……你怎么了？”这下他的声音显然声嘶力竭，似被人扣住喉咙，瞬即窒息，勉力呼喊出来的声尾而已。

只听唐方叹了一口气应道：“我没事，你放心。”声音大有感动的微涩。

疯玩老人一听，却吓了一跳，原来唐方的声音就在他背后不远处响起，他也连忙回身护退，又发出了一记劈空掌，再碎了九块木板！

原来唐方待烛火一灭，知道疯玩老人要下毒手，即凭这两天来已恢复的一点力量及海难递解了小部分的血脉通畅之功，迅速移开了原位，疯玩老人一掌击空后，她借着木片断裂声的杂音，偷偷掩近记忆中疯玩老人原地的后面，准备觑个机会、发出暗器，先放倒一人再说，殊不料海难递因担心她出事，呼叫再三，到了最后一次，已声嘶力竭，如果自己再不出声，听来海难递心丧若死，断难支持下去了，只得出声应和。

这一来，疯玩老人也就发现了她的行踪。

同时间，哎唷一声，是中叔崩发出来的狂嚎，显然是海难递闻唐方未死，重萌生机，奋力顽抗，使中叔崩吃了个大亏。

疯玩老人又劈了一掌，仍不知有无命中，只见外面的天光又映进来多一些，但仍是看不清楚，而地上扭打喘息声渐重，只听中叔崩挣扎道：“快来……帮我一把……”听来是被海难递发狂似的攻势打得颇觉吃不消。

只是疯玩老人瞧不仔细，又何从帮起？反怕自己打错了人。

就在这时，他忽觉自己左面，有一声微响，这一声响甚轻，是手伸入镖囊，囊里的暗器被捞起时互相碰击的轻响。

疯玩老人知唐方欺近左侧，正要用暗器伤他，他先发制人，大吼一声，一掌运足十成功力，遥空击出，嘭地一声，木屑翻飞，天光雨雾，又自大洞中洒入，间中夹着一声呻吟。

疯玩老人借着灰蒙蒙的光线一看，只见唐方倒在破板里，心下大喜，笑道：“倒也！倒也！”他何等老奸巨滑，这“倒也倒也”是说给海难递听的，他自己却在一言未发之前，早已呼地一掌劈了出去，生怕唐方未死，及时起来顽抗。

殊不知他这一掌劈出，强烈的风声微微有“丝丝丝丝”四响，待他发觉，暗器已近右侧，他怪叫一声，另一掌及时发出，饶是他出掌得愉，几枚暗器劲力不足，全推落地，但就在此时，疯玩老人只觉自己背后脊间一痛，知道已着了道儿，忙以双掌卫护全身，一面疾退，喀喇喀喇，他急步倒踩在板上，断板尽皆碎裂，他情急之下退势更急，一直退到了窗外雨中，双掌犹自飞舞着，只见他逆着蒙蒙天光，周身蒸发出一阵茫茫烟气，竟是滴水不透。

唐方瞧着暗暗吃惊，心忖，这老头的“童子功”，确非浪得虚名，她在黑暗中将宽袍脱除，随着掌力一扔，自己却先避了开去，断板压在袍上，黑暗中令疯玩老人错觉以为是她，在出掌风声大作之际，她发出了四枚蜻蜓镖，再掩身过去另一面，发出了一枚燕子针。

果然疯玩老人反应奇快，及时以掌力迫开“蜻蜓镖”，但还是避不了轻而无声的“燕子针”。“燕子针”体细而速，在掌风与忙乱之中，疯玩老人便着了这一针，只是在黑暗中功力未复的唐方，也示能刺中他的穴道，而且凭一口小小的银针，也伤不了修习“童子功”数十年的疯玩老人！

疯玩老人被刺了一针，心中怒极，一面挥舞双掌，一面已立下决心，非杀唐方不可。

唐方却不让不避，从容说道：“你的掌功不错，不过我劝你还是停手的

好。”

疯玩老人心中一寒，不禁问道：“你说什么？”手下不禁稍慢了下来。

唐方仰颌道：“我没说什么，我只是想：中了唐家‘千毒百绝、断肠腐肌、醉生梦死、化为浓水针’的人，还敢舞狮舞龙的，也真少有。”

疯玩老人听得脸色一变，却哈哈一笑，道：“笑话，笑话。”但他一点儿也笑不出来，只觉腋下中针口处痒痒麻麻，在黑暗中早已白了脸色，只不过别人看不见而已。

唐方道：“笑话么？那我现在浑身无力，你正好可能过来把我一掌打死。”

疯玩老人这时早慌得没了主意，开始时他还不大相信，但唐方如此镇定，还引他过来出拳，定必是诱自己运力时导致毒针剧毒发作，他心头发毛，从前听过唐家毒药的传说，全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在寒雨里不禁抖哆起来。

他虽然从中叔崩处听得唐方是给抱残点了穴道，但唐方刚才已对自己出手，而又分明看见海难递在解唐方穴道，以为她封穴早解，自己扑过去一击不中，只怕就要受尽惨厉折磨而死，想到这里，疯玩老人再也不敢造次。

唐方抿嘴笑道：“你这么乖做什么？哦，我知道，你是想骤然扑过来，一击而中，再迫我拿出解药……是不是？可惜……我身上根本没有解药，我倒是知道药方的配法……那就看你……乖不乖了？”

疯玩老人本来就想扑击唐方，迫她拿出解药，但给唐方这一说，可谓从头冷到脚趾，全无希望了，不禁完全忍不住地颤抖起来，牙齿也格格作响，没想到自己一生骗人、杀人，到头来，却遭一个女娃儿弄得全无办法，如肉在砧板上，任由人宰割似的。

唐方笑道：“对了，要是你乖乖的，我也不想杀你，一切好商量……”

其实唐方用智计总算刺了疯玩老人一下，但唐方的暗器是素不淬毒的，那暗器的名称在唐门虽有，却是一流高手才能施用才会使用，唐方根本碰也没碰过，而她适才数度移身与疯玩老人周旋，辛动闭塞未通的血脉，已觉四肢乏力，头晕脑胀，只是勉强支持着，在黑暗中不让人看出来而已。

唐方正在筹思下一个步骤，却听一人怪笑道：“你以为制住了老疯儿就得了么？”唐方心里一惊，知道不好。

说话的人正是中叔崩。

原来唐方以灭烛、诈倒、声东击西、虚张声势，制住了疯玩老人，但是却在同时间，海难递信以为真，听得唐方被疯玩老人击中，便不顾一切，放开中叔崩，欲扑向疯玩老人。

海难递与中叔崩之战，虽是受伤在先，但他可谓“一人舍死，万夫莫当”，中叔崩反而被他打得遍体鳞伤，但中叔崩功力毕竟与他相差不远，海难递想杀他，倒也极难。

但当海难递放弃优势，上前欲救唐方之际，弱点大露，中叔崩便趁这个虚隙，出手点倒了海难递。他知道唐方厉害，但又色胆包天，便出言调笑。

“你的丈夫而今下落不明，十死九生；”他指指地上的海难递又道：“你这情夫又……这个无能为力；”又向疯玩老人遥点了点：“那老头儿也老不中用了……嘿嘿嘿，还是我这个年轻的好。”

唐方气寒了脸，要是还有力在，她早已出手了，中叔崩的话，也气炸了自以为中毒颇深的疯玩老人以及被封穴倒地的海难递。

唐方见海难递在地上，虽命在危夕，但望着自己的眼光甚是焦虑，不住地转眼珠示意自己不要去管他，心中不忍叹了一口气，道：“你……你为何

要这般傻……”

中叔崩笑道：“他傻，我可不傻。”

疯玩老人在雨中到是一动也不敢动，只急道：“中叔兄，你救救我。”

中叔崩笑着反问道：“我中叔崩外号除了南方霸主，还叫什么，你该知道。”

疯玩老人在雨中，心中又是一凉，中叔崩未列在“南方霸主”的位置前，就叫做“无亲无朋”，凡是做他亲人、朋友的，莫不被他陷害到身败名裂，丧命毁家不等，直至他渐有声名，到获得一方霸主宝座后，这等令武林中黑白二道人物都唾弃的事，才算是少做一些。中叔崩而今如此问自己，显然没安什么好心，疯玩老人越想下去，心就越凉，只觉这山中的雨，冷得像腊月寒冰一般。

唐方冷笑道：“就算你救了他也没用，没有解药，他死定了，而且会死得很辛苦、很痛苦。”唐方讲“很辛苦”时，疯玩老人抖动了一下，讲到“很痛苦”时，疯玩老人忍不住全身都打了一个寒噤。

中叔崩摊手笑道：“好，好，我不救，我不救，我只杀人，哪，你杀了那老头，我杀这小子，那么，这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他这一句话，说得十分之邪，唐方、海难递、疯玩老人脸色为之一变，海难递穴道被封，但能说话，破口骂道：“中叔崩，你要脸不要！”

疯玩老人却颤声问：“中叔兄……你……我俩相交十年，且同在‘小妹’旗下做事，怎可如此……”

唐方却冷冷地问了一句：“你不怕‘小妹’知道？”

中叔崩本来一直在邪笑，但一听唐方这般问，脸色倏然一沉。原来唐方据情势判断，这几个霸主彼此间如此不和，却共同在唐甜座下甘为奴才，必有把柄要害操在唐甜手里，故作此问。她这一问之下，中叔崩果然变色。果然中叔崩之所以加盟“刚极柔至盟”，因他自己就着过唐甜毒针，每一百天必须服唐甜配制的解药方能镇压，所以性命操在人手，只好听命行事，唐方这一说，正好触动他的禁忌。

中叔崩寒着脸道：“反正今晚你们三人，谁也活不出去，有什么好说出去的。”他这句话，说得甚阴险深寒，使又打了一个冷战。

中叔崩本也不想连疯玩老人一齐杀掉，但他件逆反叛的话已经说出口了，要不杀人灭口，也是在所不能了。

唐方也没想到那一句话反引起中叔崩的杀机，正寻思对付中叔崩之策，海难递忽凄声叫道：“唐姑娘……你穴道若是解了，快离开这里，不要管我！”

海难递对唐方是一片苦心，想让她逃命，但海难递此语一出，唐方和中叔崩两人都想到了同一件事。

中叔崩想起的是：适才明明看见海难递解唐方之穴，分明不奏效而一脸懊丧之色，而今唐方又怎会穴道自解呢？

唐方想起的是：海难递这么一嚷，会不会引起中叔崩怀疑——自己穴道仍然受禁制。

中叔崩迟迟不敢对唐方下手，是忆起她当日“唐方一战”的英名，又见她不知用何法，使疯玩老人中了喂毒暗器，不禁也有些心寒，故不敢贸然动手，而今听海难递如此说，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吆喝一声，道：“那我就先毙了你！”一钉便向海难递凿下！

唐方明知自己不可随便出手，出手便让人觑出虚实，但她却绝不忍海难

递就如此给中叔崩钉死，情急之下，娇叱一声：“看打！”三枚“红蜻蜓”，“嘯、嘯、嘯”分上、中、下三路，袭向中叔崩！

中叔崩桃木钉一挑三圈，将三件暗器全砸了开去。他作状要杀海难递，是想引唐方出手，正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他接下唐方三镖，哈哈一笑，道：“原来你穴道未解。”

唐方明知会被此人试出功力不足，但又不能对海难递见死不救，当下知道自己情势甚是凶险，不禁脸都白了。

中叔崩邪笑道：“好哇，既然如此，人都暂且不杀，反正他俩一个站着不动，一个躺着不动，看看咱们如何动……”

唐方听对方出言无礼，“嗖、嗖、嗖”又射出三枚蜻蜓镖，可惜准头虽有，发射无力，中叔崩一侧身便已躲开会，地上的海难递知道全因自己不慎，使得唐方功力未复的事泄露，心中难过得恨不得即刻死去。

中叔崩踏前一步，唐方知对方辱加于身，不如自刎在先，忽灵机一动，昂首扬声问：“上面是谁？”

中叔崩将信将疑，也抬起头来一望，唐方用尽全力，掠至海难递处，用力撞开他受封的穴道！

这下正是围魏救赵之策，解开海难递穴道，让他来抵抗中叔崩，中叔崩初以为屋顶上真有人，他本隐约觉屋内似乎多了一人呼吸之声，但又并不十分肯定，在山中夜雨里听来一切都似假还真，而今向上一看，唐方身形闪动，中叔崩以为唐方要趁隙来袭，忙挥动机木钉，护住全身要害！

这一来一慢再慢，换作平时，唐方早已解海难递之穴得手，只可惜她内力未复，手足无力，轻功施展不出，只赶到了海难递身边，中叔崩便已醒觉，他跟海难递一战，只觉这家伙状如疯虎，甚为难缠，若让他起来再斗，没自己什么好处，情急之下，一掌遥空就劈了出去！

他的掌力虽不及疯玩老人的“童子功”精纯，但“南方霸主”的“桃木神功”掌力，声威也算惊人，遥空劈出，凌厉巨劲，飞卷而出！

唐方已不及解穴，为救海难递性命，只好抱着他就地一滚，让开掌劲，掌风扑了个空，砰的一声，又将几片木板摧倒，落在雨中。

这时忽然柱倾木倒，数人衣衫，一时尽湿，原来这房子先后给疯玩老人打了几掌，已倒塌了一半，再加上中叔崩这一掌，房屋架支持不住，为之“散板”，屋上的木板，失了支架，都倒塌了下来，随着木屑靠雨飞落之际，一人飘然而下，落入房中！

那人是一个老婆婆，瘦瘠得像一颗风干的葡萄，十指骨节，赫然都自指节处凸露了出来，显然是给人生生捏碎了，难得的是她此情此景下，怀里仍抱了一把黑葡萄。

唐方起先的确曾听见屋上“笃”地一响，但那人一直未曾现身，唐方只知道自己听错；中叔崩也不料自己一掌打下了一个白发老婆婆来，海难递、疯玩老人等，更是意想不到。

中叔崩和唐方都呆了一呆，不知对方是敌是友。

半晌，还是那老婆婆先说话：“你们就当我不在吧。”说着捧着葡萄，蹒跚在雨中进行去。

第三十八章 葡萄成熟时

中叔崩忽然大喊：“等一等。”

那老太婆站住，半侧着身，问：“什么事？”

中叔崩笑着走过去：“前辈手抱葡萄，却不知是自己吃的还是卖的？”

老婆婆叹道：“葡萄成熟时，我又卖又吃。”

中叔崩道：“那前辈就是‘龙王庙’一流杀手‘鬼见愁’走鬼婆婆了？”

老婆婆又叹了一口气，道：“正是老身花非花。”

这几句对答里，众人都弄清楚了这老太婆的身份，原来就是九脸龙王手下的“走鬼婆婆”，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江湖上正邪二派，武林中黑白二道，无不对之畏如蛇蝎，故称之为“鬼见愁”。她的闺名却十分清雅，叫花非花。她的一双铁爪，称著江湖，平素装作卖水果老婆婆，据悉她水果都是武器，尤喜拎着串葡萄，到处替“九脸龙王”作刽子手。

走鬼婆婆既是“龙王庙”的人，她两不相帮，是合情全理的。

中叔崩道：“果然是花老前辈！”

走鬼婆婆无精打采道：“什么前辈不前辈，只不过虚活了几岁，我老人家只是九脸龙王的跟班，不像你阁下是一方霸主哩。”

中叔崩听“九脸龙王”四字，脸色稍变了一变，又道：“其实以婆婆这等身手，又何必屈居人之下？”

走鬼婆婆苦笑道：“你看，我且不良于行，还能成什么大事！”

中叔崩笑道：“我看婆婆还硬朗得很哩。”

走鬼婆婆淡淡地道：“如中叔霸主没有什么事情吩咐，老身要走了。”

中叔崩道：“适才婆婆在屋顶上坐那么久，还不急着要走……而今这么快便离开，可不是嫌我中叔崩嚼舌吧？”

走鬼婆婆无可奈何地道：“那你想怎样？”

中叔崩笑道：“也不怎样，只是想吃婆婆的葡萄而已。”说着伸手到走鬼婆婆怀里。花非花笑道：“我的葡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吃的。”她的一张脸，又长又窄，眼又眯又细，说话像一根针落地般轻细，一笑之下，脸纹纵横，令人不寒而栗。

中叔崩眉一剔嘿嘿笑问：“是么？吃了会怎样？”走鬼婆婆笑道：“泻肚子，非哩啡呢，泻得肚子、肠子一地。”

中叔崩怪笑道：“有那么厉害？”

走鬼婆婆道：“不信你就吃吃看。”

中叔崩道：“好！”倏然之间，一钉往走鬼婆婆心口凿了过去！

走鬼婆婆一旋身，避过了这一记，叹了一口气，但足下丝毫不慢，已踢了四脚，踢向中叔崩身上四处不同的要穴！

走鬼婆婆快，中叔崩也不慢，只见他身上似蛇一般扭闪，已避过四脚，手上的桃木钉，可一丝也不容情，向走鬼婆婆猛攻过来。

她此刻已不受“九脸龙王”重用，只忝作个“龙王庙”、“黑杀”赴唐门路上接应而已，她见到海难递一千人带唐方投宿此处，知道是重大讯息，早已留下暗号，通知慕容不是，一方面贴在屋顶上监视诸人动静，不巧恰好遇上“刚极柔至盟”的中叔崩、疯玩老人来袭“西方霸主”，打到最后，连她也无处遁形。

中叔崩这边，知道走鬼婆婆伏在屋上，早把一切听去，今日万万不能留

下活口，初时还忌走鬼婆婆武功厉害，但见之十指全折，而且隐忍退让，知道此人并不足畏；更萌杀人灭口之念，要知道“南方霸主”中叔崩这等人是“凶则惧，顺则欺”的人，走鬼婆婆愈是想退走，他愈是觉得非下毒手不可。

这点走鬼婆婆也甚了然。所以中叔崩猝下杀手，却杀不了她；她猛下绝招，也打不着中叔崩。两人较量起来，走鬼婆婆吃亏在双手俱折，她一生功力，大半浸淫在双手之上，所以渐落下风。唐方趁这个机会，为海难递解穴，惜功力不佳，几次都解不开禁制，唐方只好一连串用力推拿，希望能撞开血栓，这可苦了海难递，强忍血气翻腾之苦，咬紧牙龈不作声。他肉体虽苦，但精神上却犹坠仙境，只觉唐方抱他、救他、为他解穴，一股似兰似麝的幽香袭人鼻来，他觉得陶陶然，如坠神仙境界，就算一辈子穴道不解，他也甘心情愿，只恨不得这美好情景不要过去。

中叔崩占了上风，估计在五十招内可以解决这老太婆之际，走鬼婆婆忽然将身上的葡萄向他抛去！

中叔崩不知是什么作用，但知是极厉害的武器，否则走鬼婆婆断无理由手脚不离地将它携带着，当下急翻滚闪避，只听轰隆一声，木屑纷飞，忽然间天塌地隐，唐方、海难递、中叔崩以及尚未掠出房外的走鬼婆婆，还有在走廊外淋雨的疯玩老人，一齐站足不住，向下跌落！

走鬼婆婆的“葡萄”，当然不是葡萄，而是炸药！

这一炸，本来被疯玩老人、中叔崩打劈得千疮百孔的房子，终于坍塌下来。唐方功力未复，海难递穴道被封，疯玩老人自以为中毒且不说，连同走鬼婆婆和中叔崩也不例外，在这凌厉炸药的震荡下，直摔了下来。

中叔崩、走鬼婆婆二人一跌下即设法扫除身上事物，跳将起来，准备再斗，两人中以中叔崩受伤较轻，双手灵便，动作较快，但炸药在他极近处爆炸，他所受波及也最巨，所以当他拨开障碍之际，走鬼婆婆已厉啸踢到！

中叔崩忙乱之中，也双手陡出，刹那间点了走鬼婆婆双足“中渎穴”，接着又点中了她的“京门”、“五枢”二穴，走鬼婆婆砰地摔了下来。

但在他点中走鬼婆婆穴道的同时，走鬼婆婆的双脚已同时踢中了他的“中注”、“育俞”两穴，中叔崩只觉全身一震，虽已打倒了走鬼婆婆，但全身同样动弹不得。

这一来，中叔崩、走鬼婆婆、海难递三人皆穴道受制，动弹不得，唐方穴道将开未开，似闭未闭，只是全身无力，剩下疯玩老人，又以为中了唐方毒镖，只冻得在那儿抖哆，却不敢乱动。湿透，却一筹莫展。

这种情形十分古怪，几个名动一时的武林高手，尽在雨中。现在占上风的是唐方，因为众人之中只有她能略为移动，其实真正有实力的是疯玩老人，偏偏他又以为自己中了剧毒。

唐方知道现刻间这人也最危难，恐怕久了他不相信，便自怀中掏出一颗药丸，递给他道：“你先吃下，可以将毒力延两个对时再发，那时我再配给你。”

疯玩老人半信半疑，唐方叱道：“你不吃，那自己早死早好。”说着便要药丸丢弃，疯玩老人见状忙拿了过来，仰脖子就吞了入喉，嚅嚅道：“万望姑娘……能早些给我解药。”

唐方冷冷地一颌首，道：“那要看情形再说。”疯玩老人谦卑十分：“姑娘要是有什么差遣，请尽管吩咐。”

这时忽听一阵蹄声，在雨中破幕而来，激得泥水飞溅，五骑急驰而至！

这五骑究竟是谁，实乃关系重大，是敌是友，更令人关心，这时五骑似已发现这片残破的房楼，五人一齐勒马，马匹齐齐发出一声长啸。

本来五马骤止人立，在黑夜雨中看来，颇为壮观，可惜其中一骑，却不知怎的，收勒不住，兀向前冲出几步，马上的人狠狠地用马鞭一抽，吆喝道：“死扁毛畜生，偏不听人话！”忽然哇地一声，原来那马野性难驯，被马上的人鞭得几鞭火了起来，竟将那马上的人摔了下来！

马上大汉一下小心，已摔落泥淖中去，叭地一声，泥水高溅，比适才五马踏泥而来还要壮观。

那大汉溅得一口，脸是泥，刷地抽出腰刀，就要斫杀那匹马，马上另一人问：“老四，你斩了马，待会儿坐什么？”

那“老四”狠狠骂道：“我干他娘，待会儿我坐老五的马不行么？”只听一人摇手怪叫：“你跌得一身脏，我才不跟你同骑。”

又有一人笑道：“你干它娘？没想到你有这般能耐，连马也……”话未主完，其中一人紧张地道：“你们看！”

这时五名大汉都发现了在坍塌楼房中的五人。中叔崩、疯玩老人、海难递、走鬼婆婆，心中暗暗叫苦，却不知来者何人。唐主在梁王府曾见过这五人，仿佛跟那“东南霸主”是一种的，但也不知是何方神圣。

其实这五个人便是“五方太岁”。

“五方太岁”分老大“躬背太岁”，老二“卑眼太岁”，老三“虬髯太岁”，老四“飞骑太岁”，老五“莲花太岁”，五人都是江伤阳的“高足”。江十八爷屈居“十方霸主”之末，他素不心服，故将自己五个徒儿取绰号为“五方太岁”，大有囊括各方这豪情胜概。

只是天不从人愿，江伤阳的这五个宝贝徒弟，一到“梁王府”便吃了大亏，被公子囊手下二大将歌衫、气伯，拧得团团转，一点法子也没有。

现下这五方太岁，见到有这么几个人，倒在泥泞里，状况甚是古怪。

他们除唐方外，也没见过其他数人，其中“虬髯太岁”昔日在“梁王府”前被“气伯”泰誓一喝而震伤了内脏之后，事事小心，杯弓蛇影，便低声说：“我看情形有些古怪。”

“莲花太岁”便是那不愿与那摔在泥泞里共乘一骑的那人，颇不以为然：“我看没有什么蹊跷，别疑心生暗鬼，擒下唐方，交给师父，可是大功一件。”

“躬背太岁”笑逐颜开道：“正是，正是。”

“飞骑太岁”便是那摔下马来来的汉子，因不满“莲花太岁”不让他共骑，故意说：“不是，不是。”

“莲花太岁”怒道：“为何不是？”

“飞骑太岁”最喜自夸“骑世上最难驯之马”，而今给马甩了下来，正是一肚子气，便说：“想当日这唐方在梁王府中，一见尚难，而今哪有这般容易给我们劫到手，简直痴人说梦话！”

“莲花太岁”怒道：“有什么难？”对方有五个人，我们也有五个人。”冷冷地睨视“飞骑太岁”道：“你要是没胆子，就不要抓好了。”

“单眼太岁”作事向来比较审慎，上次“梁王府”前也是他与泰誓、歌衫正面交涉，大概当一个人只剩下一只眼睛时，为了不想把另一只眼睛也让人挑掉，当然会慎重一些了：“我看也没有那么简单，‘梁王府’的人，是个个都不好惹的。”五人听了，都有些变色，昔日他们五人就一齐在歌衫手下吃过亏，扛着个石狮子，又被点了穴道，在大太阳底下干熬着，那滋味可

不好受。

五人囁囁私语，不敢上前，唐方等五人又是心急，又是好笑，唐方暗忖：总要想个办法，让五人上当替自己解开穴道才是。

中叔崩这时突然嚷道：“喂！”

莲花太岁勃然大怒，过去端了中叔崩一脚，骂道：“你说，你叫我什么来着？”中叔崩“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忍气吞声道：“我叫‘太岁爷’。”莲花太岁下颔一扬，威风凛凛地道：“是不是，他叫我做‘太岁爷’！”飞骑太岁冷笑道：“这里我们人人都是‘太岁爷’，也不定是叫你。”

莲花太岁想想也是，更是懊怒，刷地拔刀，架在中叔崩脖子上，吱地划了一道血口，叱喝地：“快改口，叫我做‘五太岁爷’！”

中叔崩这下可心里气苦，他原本想招呼五人，佯作自己和江伤阳是好朋友，叫他们来解开自己穴道，谁知只叫了一声“喂”，就闹了诸多事儿，对方刀架自己头上，换着平时，这五人联手，也难走过自己二十招，如今只好乖乖叫：“五太岁爷！”这一声叫得无限凄苦，无限委屈。

莲花太岁犹不甘心，骂道：“你不会叫大声一些吗？要不要我先把你两片猪耳割下来！”

中叔崩只好又委委屈屈，叫了一声较响亮的，唐方见此情形，虽在险境，但她个性易喜明朗，向不知愁，不禁噗嗤一笑。

五名太岁除了莲花太岁足踏中叔崩，没看见唐方的笑外，其他四人，都瞧见了，只见那一笑灿若花开，酒涡深甜，所有的娇羞明媚，都给她一人俏丽笑开了，四人看得眼睛都直了。

虬髯太岁喃喃地道：“真美，真美，真美。”

单眼太岁虽只得一只眼，但看东西向比人快，也比人准，又自称为独目金刚，便道：“岂止是美。”

躬背太岁也道：“是美，是美……”忽想起他在“梁王府”前看到个俏丽的丫环，结果弄掉了身上穿着的至宝“金丝银甲”，顿生“美人祸水”之概，忙不迭补充道：“可惜不好，不大好。”

飞骑太岁怒道：“明明是美，有何不好，难道要丑八怪才好么？”

这么多人中，惟有自以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太岁没看到，于是放了踏中叔崩身上的脚，凑过来一叠声道：“美在哪里？告诉我，快告诉我。”

唐方见这几个土头土脑的人赞她笑得美，心中也高兴，便说：“五位行行好，解解这位哥哥身上穴道，小女子感激不尽。”说着又是一笑。她知道自己被抱残所封之穴，凭这五个“太岁”的功力也解不了，不如要他们先解海难递身上穴道，以便救护自己。

这时五个太岁一齐抢着道：“好！”而莲花太岁这可看见唐方的笑，加了一句：“真的是美。”

忽听中叔崩嘶声道：“你们别听她的，我……我是你们师父江十八爷的好朋友，我叫中叔崩，是替你们师父捉拿唐方的……快快解我穴道，不要笨头笨脑听这妖女胡言……那人是你们师父大仇敌，万万不可解他穴道！”

五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唐方道：“这人说的鬼话，你们五位精明过人，怎会相信！”

只此一句，五人心里都倾向唐方这面，“单眼太岁”低声道：“据我判断，唐姑娘的赞美，甚有眼光，大有道理。”

“躬背太岁”道：“是，是，老二眼光最准，人所共知。”转头大声道：

“喂，崩牙的，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

“莲花太岁”更是支持唐方，加了一句：“是呀，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也不相信。”

“飞骑太岁”虽也支持唐方，但禁不住问了一句：“既然真的，为何不信？”

“莲花太岁”被问得一愣，“虬髯太岁”却喝道：“他说咱们五方太岁笨头笨脑，你看像吗？”

“飞骑太岁”闪电的反应也没那么快地道：“当然不像！”

“虬髯太岁”便道：“这不就是了。既然这崩头裂额的家伙说了一句假话，自然说得一百句假话，反正他说了半句假，便从头发假到脚趾尾，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了。”

“飞骑太岁”恍然道：“三哥高见。”“单眼太岁”愈听愈心寒，说：“既然他什么都假，那姓名也未必是真，不如咱们一刀宰了，省得真真假假，让人晕头晕脑。”

其实他是在想，万一这中叔崩真的是自己师父的好朋友，放虎归山，可麻烦透了，不如一刀把他宰了，省得手尾长。此刻五人再蠢，也看出这儿的人穴道全被封制。

谁知其他四人，跟他一般心思，如雷般叱喝了声：“好！”

唐方到没料到这五人如此好玩，真的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头发遭雨淋湿，披在肩上，笑起来微微颤动，在湿寒的夜色里，有一种深浓清楚的美。五人看得更是直了眼。

中叔崩这下可是眉毛上挂炮仗祸在眼前，见五个太岁看见唐方眉开眼笑，看向自己就黑口黑脸，情知不妙，但苦于穴道受制，动弹不得，心中大急，向疯玩老人叫道：“老头儿，别给唐方唬着，快去打发这几个人，擒住了唐方，不怕她不给解药！”

叫了几声，疯玩老人却是不应，最后只懒洋洋说了声：“你刚才不是说今晚谁也活不出去吗？现在可应验咯！”一副事不关己，莫不关心的样子。

中叔崩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正想再设法劝说“五方太岁”，“单眼太岁”最心狠手辣，行事决绝的一人，知此人不可留，忽撻箭开弓，呼地一箭，直刺入中叔崩张开的口里。

中叔崩闷哼一声，登时了了帐！

却忽听一人像凭吊古迹时怀旧缅昔似的，轻叹了一声，说：“没想到十方霸主威名远播，给区区几个五方太岁，一箭穿喉，惨死于斯，永埋黄土，不明不白，呜呼，既然人生如此无常，又有何恋？你们个个，不如在这反复世间立即死了的好。”最后一句话，尤说得令人惊心动魄。

第三十九章 走鬼婆婆

来的人轻如一张落叶，仿佛他人的重量，就只有蝶衣那么薄弱，但他说完那句话的时候，“五方太岁”就只剩下了四个人。

“单眼太岁”已经被自己的弓弦生生勒毙。

其他四个太岁不是不救，而是手脚都吓软了，心也凉透了，筋络都麻了。来者是一个胖子。

这胖子比任何胖子都胖，但他比任何胖子或瘦子都著名：因为他就是“九脸龙王”慕容不是。

九脸龙王说：“不是我非要杀你们不可，而是中叔崩他说过一句话：‘在场元一人能活……’我要带走唐方，去找萧秋水遗物，多一个知道，张扬出去，既是不便……所以，”他说到这里，“躬身太岁”的一双斧头，已嵌在他自己的身上。

剩下的三个太岁，开始逃命。

九脸龙王似有一声微唱，他一脚就踢开了走鬼婆婆的穴道，顺手将一匹马抡起来，砸在“飞骑太岁”身上，好似一颗西瓜被大石砸得一团稀烂般的。

走鬼婆婆更是知机，九脸龙王是被她放信鸽通知来的，这正是大好的好时机，她双手已废，如果九脸龙王不要她，天涯海角，也会有人找她算帐的，她武功很高，但没有了一对爪子。胜过她的人，也着实不可胜数。

所以她立刻追上“虬髯太岁”，这位太岁立刻发出一声恐怖的惨叫声来。

唐方看在眼里，为之发指：适才还很欣赏她的五个男子，一下子，便死了四名，而且都死得极惨，她禁不住道：“慕容先生。”

慕容不是本想将吓魂飞魄散的“莲花太岁”一并杀了，而今回头问：“唐姑娘有何指教？”

唐方道：“我常听说，九脸龙王十恶不赦；罪该万死，我一直不怎么相信，如今……”

九脸龙王居然还有脸问：“如今怎么样？”

唐方冷冷地道：“如果萧大哥在，他一定会诛你这种混世魔王！”

九脸龙王笑眯了眼，道：“可惜，可惜。”

唐方问：“可惜什么？”其实这般无聊的问话，问等于是问，唐方问的目的只是想反时间拖延一些，希望能想出一些法子来。

果然九脸龙王道：“可惜萧秋水早死，我慕容不是没死在萧秋水手里，实一大憾事也。”说完之后，“莲花太岁”也变成一具尸体。他一面和唐方说话，但下手绝不容情，又将“莲花太岁”太岁杀了。

那边的走鬼婆婆，也施施然的走回来。九脸龙王下令道：“你将这两人杀了，我带走唐方！”

就在这时，一声轻叱，两道急风，飞到九脸龙王背门！

这一下来得快极，又全无征兆。来人显然悄悄掩近九脸龙王已久，而在场之人，无一不渴望九脸龙王死，所以谁也没有出声示答，待九脸龙王听得嗤嗤两声极之轻微的剑风时，剑尖已贴近背影长袍！

而在同时，一只大箩筐，已向九脸龙王迎头罩下！

九脸龙王的反应，可谓极为快速，那柄剑点及他的背后衣衫时，他才惊觉，心随意动，当两柄剑透入衣袍时，他全身已掀起了一个大旋转，这时两柄剑尖已划在他肌肉上，从背至胁，随九脸龙王的回转而划了两条白痕——

但没有血。！

九脸龙王的肌肉松软无力，就似一堆棉花不怕剪刀一般。就在这时，九脸龙王一双厚大多肉的手，已抓住了两柄剑。

那出剑暗袭他的人大吃一惊，没想到已经刺中了他，但丝毫伤不了对手，而且连双剑都给他扣住！

同时间，那只大箩筐已至，套住了九脸龙王！

箩筐作为武器，是武林中极罕见的事，九脸龙王一生纵横数百战，但也从未遇过这种怪兵器，不觉怔了一怔。就在他一怔之间，已被套个正中！

用箩筐作为武器的，在武林中目前仅有二人，一个是东瀛高手，而另一个中土人士，叫哥舒晓天，外号“日月一箩筐”，正是公子襄门下七十一弟子之一。

九脸龙王虽没有避得开去，但在箩筐中他的瞬间，已从对方武器中猜出来者是谁了。

九脸龙王执住那人的双剑，本有厉害杀着，将那人致于死地，但他上身被箩筐所套，一时挣脱不出，那人应变奇快，立时将双剑一旋。

双剑剑锋握在九脸龙王手里，尽管九脸龙王的肥肉不怕刺刺，但用剑锋嵌在肌肉上拧旋，就算是铜皮铁骨也禁受不起，慕容不是在这刹那之间，当机立断，立刻把双剑放了！

这一放，持剑的人嘻地一笑。

原来九脸龙王痴肥臃肿，套在箩里活像一头肥猪装在里面一般，两只狭长眼睛还咕碌转溜，那人看了忍不住笑了出来。

但笑虽笑，手下却不容情，在一笑之间，已对九脸成王刺了九剑。

这九剑一刺上、一刺下，但每一剑刺出，都换了一个方位，变成这九剑是刺向九脸龙王前后左右各个不同的重要部位上去！

而九脸龙王却正在箩筐之中，难以闪躲。

这时唐方已看清楚来人，不禁叫了出声：“歌衫！”

来人正是秦歌衫及七十一门生中的哥舒晓天！

原来公子襄安排好护送仲孙漱返“梁王府”事后，即赶赴唐门，希望借以谋救唐方，一路上，因唐方留下“往唐门”三字，所以他一路上，反复思索，如果唐方是单只到“唐门”，写“唐门”二字便可，又何必多写一“往”字，显然是往唐门一路上，都要留意，而且那些字明显是没写完便被人掳走，所以公子襄对一路上情形，越发留意起来。

公子襄这下细心琢磨，果然跟唐方在地上刻下三字的心情相去不远。唐方听得海难递声音说要带她走，心中捏拿不定，远离唐甜和慕容不是这一狐一虎虽好，但落入海难递这头狼的手里，也是不妙；不过，这一狐一虎，一奸一恶，比狼来得难以应付，她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要海难递放她，只怕很难，但要他顺好的意定下去向，并非难事，唐方一早就计划着在沿途设法摆脱海难递，但抱残太师点穴手法太过诡异，唐方始终无法逃脱。

公子襄沿途分遣三路，自己率领主要部队，跟唐藕、气伯泰誓、落花娘子等，在主要沿途各大市镇中一面前进一面留心唐方行踪，歌衫则带七十一门生中哥舒晓天。明扫华二人走山路，百里树林率另二名门生水路推进，沿途注意，一有唐方消息，即飞鸽传书，公子襄生恐众人莽动，使得唐方危险，所以一再吩咐尽量等到他来会合后才动手，而他本身极盼望是他的主队觅着唐方。

他希望能首先第一个找到唐方，在唐方遇难的时候，他若能救，纵九死无愧，正如唐方希望自己第一个先见到萧秋水，不惜自己以身代死。

公子襄切盼这缘份，唐方更渴望有上天的安排。

可是先觅着唐方的是秦歌衫这一组。

海难递手下，“乾坤八杰”，在客店中逐走一文士二书僮，使是这歌衫和哥舒晓天、明扫华乔装扮的。

三人本路经此地，也不想投宿，加夜赶路，复见饭馆中几名伙计的打扮人在大吃大喝，心中纳闷：怎么瞧这些人装扮，分明客店伙计，却有空一边嗑牙？便留心细听，知道这店因来了批客人，高价包下了客栈，却连他们都逐出去，这些伙计们也巴不得不做生意，乐得清闲，也上馆子来做“客官”一番，让老板独个儿悉眉苦脸担心去，正是一般苦哈哈儿难能可贵偷懒的好机会。

秦歌衫心中知那批人有些古怪，便花些银子，探个明白，知道来人中确是武林人物，且有一女子似行动不便，又美得让那几个伙计说起来天上有、地下无，当下不动声色，便佯作投宿，去探个究竟再说。

果然一人店门，就被“西方霸主”的手下赶了出来，于是秦歌衫等料着七八分，正欲设法救唐方，却见一白发年迈的老太婆，形迹可疑，潜上了屋顶潜伏，其中明扫华对江湖中人，了如指掌，瞧出那枯瘦老太婆正是武林中人闻名丧胆的“走鬼婆婆”。

秦歌衫一听走鬼婆婆也来了，九脸龙王当会在不远处，慕容不是的武功，非他们三人所能匹敌的，于是便叫哥舒晓天放飞鸽传书急告公子襄。

可惜其时山中森寒，微雨漫天，信鸽不惯夜飞，居然咕噜咕噜缩在笼里不肯出来，真是气煞了三人，就在这一耽搁之下，只见一形貌古怪的老人和一名中年男子飞掠而来，杀气腾腾，明扫华眼尖，一下便认出那中年人是“南方霸主”中叔崩，哥舒晓天便问：“那老头儿是谁？”明扫华一时认不出来，秦歌衫便笑着：“说不定是走鬼婆婆的老伴儿。”众人想笑，但想到走鬼婆婆、中叔崩先后赶到，事情自是非同小可，只怕自己三人应付不来，记起公子襄临行时一再吩咐自己等人不可莽撞，便决定还是先遣人通知公子襄。

明扫华去后，剩下秦歌衫二人因恐居高临下的走鬼婆婆发现，又以为南方霸主跟西方霸主是一路的，便一直静观其变，远处监视，不料听得里面砰砰碰碰地打了起来，走过去看时，秦歌衫却听远处有蹾声赶来，以为是公子襄，便要待公子襄来救唐方，不料来的是“五方太岁”。

结果，“五方太岁”很快就成了替死鬼，九脸龙王终于出现。秦歌衫、哥舒晓天知道情势危急，唐方决不能被慕容不是掳走，于是配合出手，潜近九脸龙王，由于两人深知慕容不是的诡异神功，所以出手暗袭，绝不容情。

秦歌衫叱喝一声，双剑一分，转刺向走鬼婆婆，她正想带伤立功，救护九脸龙王，换作平时，她定以双爪缠斗双剑，现下十指披废，只好以手腕之力，弹起葡萄，震开秦歌衫双剑。

秦歌衫双剑刺向走鬼婆婆的同时，九脸龙王得这一缓，吐气扬声，身上箩筐被震开，全皆碎裂。

哥舒晓天的箩筐，并非用普通竹子所制，而是“十八火炎山”之竹，“月宇宙”之藤，“虎山泉”之麻，“双连”埤之丝制成的，就算两头老虎一只大熊给同时罩在里面，任凭它们怎么样挣不出来，却不料九脸龙王运气一冲，竟将箩筐震得片片碎裂。

哥舒晓天看家武器毁于九脸龙王，更加愤怒如狂，拼命出手，在九脸龙王未挣出樊笼到裂筐而出之际，已先后击中他一十七掌。

那一十七掌没有击倒九脸龙王，只震得他双手发麻，掌心红肿。

再也没有第十八掌。

因为九脸龙王已裂筐而出，两只肥大的手，捉住了哥舒晓天一对手掌，只听一阵格勒格勒连响，哥舒晓天痛嚎一声，九脸龙王一捏就放，但哥舒晓天的手已不复掌形，恰似一块甜饼被小孩的手捏拿过一般，歪曲变形。

哥舒晓天虽是热血汉子，但十指痛归心，纵是铁打的也抵受不住，他一面呼痛，但此值生死一发的时候，脚下毫不怠懒，连环踢出七八脚，踢向九脸龙王。

哥舒晓天踢第一脚的时候，九脸龙王确是在他眼前，等到他踢至第八腿时，九脸龙王已不见。

九脸龙王已经在走鬼婆婆与秦歌衫之间，他的手上已多了一双银剑。

秦歌衫脸色苍白，她手上的一双银剑，已然落到九脸龙王手里。

走鬼婆婆也脸有惊恐之色，她的左肩，翻了几颗血珠子，显然是在秦哥衫剑下挂了彩，要不是九脸龙王及时出手，走鬼婆婆只怕就要在这双银色的短剑下难逃厄运。

至此说来，秦歌衫的伏击计划，可谓完全失败。

唐方疾呼道：“歌衫，你退后。”九脸龙王冷笑道：“退后前进，都一样是死。”秦歌衫听唐方的呼唤，心头一热，说：“方姊，你走，我挡住他。”

唐方急道：“你走，我行动不便，回去通知公子……”九脸龙王又一声冷笑，此时他胜券在握，好整以暇，倒也不急着杀人。

秦歌衫这时说：“救不到方姊，我不走。”

唐方道：“你回去，公子要你照顾。”

这几句话，唐方是另有所指，她跟萧秋水，已有白头之约，终身之许，明知公子襄待她千百般好，她也不能移情于彼，秦歌衫自幼受公子襄恩泽，对公子襄的感情深挚，便是连她自己也分辨不出来，究竟是婢仆对主子之感情，还是女子对男子之慕情，她见主人对唐方深情暗种，而唐方举止形貌又只教人喜欢，不让人嫉妒，所以她就将主人的一往痴情，转注到唐方身上去，越是危难之际，越是深刻地表现出来。唐方何等机敏，自是深明此点，所以出言提醒秦歌衫，她应留下来照顾公子襄。

秦歌衫听得脸一红，怔了一怔，心口又一阵酸，大声道：“我不回去，我要与方姊同生共死。”

九脸龙王笑道：“她生，你死。”唐方忍无可忍，叱道：“她如果死，你林想我生。”九脸龙王只想得个活着的唐方，来造成寻宝的方便，唐方如果死了，他就变成众矢所指，不是好玩的事儿，倒有点变色。

唐方心中极希望萧秋水能够复出，若是九脸龙王这等奸恶之徒遇着他，定然夹着尾巴逃还来不及，哪有在这儿为非作歹、耀武扬威的份儿？一时之间，只觉七年来找萧秋水的心血，如荷叶凝水，不去无还，如濛濛细雨，一片悉云惨雾，昏暗晕黑，不禁黯然伤神。

九脸龙王见唐方若有所思，怕她自萌短见，他武功再高，她抢救不及，且怕妄动反而促成唐方自决，便缓声道：“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姑娘，只是请姑娘过去叙叙……”

话未说完，走鬼婆婆一步踏前，扬起手掌，向海难递“天灵盖”上击下，

喝道：“吉拉觅里华光亟度，我先宰了你。”

唐方一见，吃了一惊，忙窜前，一扬手，又射出三镖，走鬼婆婆遽尔收掌，避过三镖，就在这刹那间，九脸龙王运指如风，已封唐方三处穴道，令她说不得话，连想动一根指头也难。

秦歌衫见状掠来相救，九脸龙王袖袍一拂，秦歌衫立觉一股劲风，扑面而来，身子不由自主被倒吹回去，到她定过神来的时候，双足已在原地，仿佛完全没动过一般似的，秦歌衫这才知道这儿脸龙王慕容不是确有罕世的功力，绝非她自己所能匹敌的。

九脸龙王回首向走鬼婆婆柔声道：“你做得很好。”

走鬼婆婆十指虽废，但适才引开秦哥衫，以致九脸龙王能有时间破筐而出，再声东击西使她分神，九脸龙王乘机一击得手。

走鬼婆婆垂首道：“龙王夸奖，老身为主人尽瘁，纵死无怨。”

九脸龙王点点头道：“那你就跟着我，好好练下去吧。”

走鬼婆婆猛抬起头来，在她满是皱纹围绕深隐的眼里，却是泪光，唐方虽然不能稍动，但心细如发，看在眼里，九脸龙王却没有看到。原来走鬼婆婆心狠手辣，江湖中人畏如蛇蝎，哪有人敢和她做朋友，她无夫无子，到了老来，越老越孤独，九脸龙王在十几年前收服了她，在她心里，隐隐已将此入当作了自己儿子一般看待。所以她为他作事，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屡建奇功，故此在九脸龙王手下，稳坐第一位，先是“龙王庙”前一役，她被少年卫悲回折碎手骨，以后自己出道成名的武功，全皆废弃。九脸九王是寡情决绝的人，唯利是图，唯材是用，走鬼婆婆没了双手便等于废人一个，所以他对这部下也不再关心，几乎等于“打入冷宫，废弃不用”。走鬼婆婆一生，最怕就是到老来没有要人理，所以在这时刻特别卖力，居然又得到九脸龙王重视，她心中对慕容不是可谓充满慈爱，又感激又欢喜又满意。

正派人物中，如萧秋水、公子囊诸子，可谓有情有意，邪派之中，她走鬼婆婆、海难递，也有血有泪。

第四十章 惊心

九脸龙王眯着小眼笑道：“唐姑娘，这次你眼我去，可毋庸置疑了吧？”

唐方作声不得，自是无法应对，穴道被封，周身动弹不得，血脉同时受到封锁，全身麻痹，有如万蛇噬心，极为痛苦，唐方咬紧牙关忍受，心中暗怒：这是寻找萧秋水过程万苦千辛之历练，祈望皇天不负苦心人，有日让我找到。

秦歌衫见状叱道：“休得对方姊无礼！”又掠了过来，九脸龙王大袖一拂，冷哼道：“萤虫之芒，也来争光！”他这一拂之力，已比适才加重一倍有余，有意要取秦歌衫的性命。

这下极强的风劲卷出，秦歌衫几乎闭过气去，但她的身体却没有被卷飞，霎时到了九脸龙王身前，九脸龙王一愣，秦歌衫也是一呆。

这电光石火间，秦歌衫双指，已向九脸龙王如猪一般的小眼睛直戳了过去！

九脸龙王没料到这一拂居然逐不去秦歌衫，反而大意之下闪躲不及秦歌衫这一式“二龙抢珠”。

这刹那间，九脸龙王只来得及将双眼一闭。

秦歌衫武功虽远不如九脸龙王，但她本身的武功，绝非常人可比，慕容不是就此慢得一慢，怔得一怔，秦歌衫出手如电，已戳中他的双目。

九脸龙王这时已合起了眼，秦歌衫双指，就戳在他眼皮上，只觉指尖所触，如两道深谷，直凹了进去，两团东西在里面滚动，竟无处着力。

就在这时，九脸龙王双掌已然拍出。这双掌是九脸龙王情急之际打出的，可谓开碑裂石，排山倒海，如击个正中，秦歌衫必有肌裂骨折，惨死无疑。这瞬息间，有人叫了一声：“救歌衫！”秦歌衫的身子，突然向后飞起。

九脸龙王双掌虽然击了一个空，但迫退秦歌衫，双眼亦受伤不轻，可是此际他已感觉到一个可怕的足可与自己匹敌的一流高手到了，当下喝道：“公子襄！”

秦歌衫本来心中也大感纳闷，以自己的功力，又怎能在九脸龙王掌力笼罩下欺近得去？这断断无可能之事，居然给她办到了，还戳中九脸龙王的眼睛，这是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在九脸龙王一股巨力当头拂罩之际，她只觉背心也似被衣袂拂中似的，一股劲力潜起体内，引出反弹，才能破九脸龙王摧击的劲气而入，顺利戳中慕容不是，而今听九脸龙王一呼嚷，她便在半空中侧首过去，只见拎住自己后领飘起的人，却不是公子襄是谁！

她也不禁失声呼道：“公子……”这半声呼唤，虽然低微，九脸龙王已肯定来人便是南面称王的青年高手公子襄了，当下发出一声冷笑，内心却大急，希望眼睛赶快复原视物。

来者确是公子襄。

他一路上，赴四川途中，特别留意唐方行踪，但沿途俱无所获，颇感失望。行驿中不禁反复地想：“往唐门”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唐方自己要去唐门，还是别人要胁她去唐门？如果别人威胁唐方赴蜀，唐方又从何得知？如果是唐方自己愿意赴蜀，那义为何不等自己一道儿去？莫非是唐方中了流言之毒。真的误会自己无诚意找萧大侠？想到这里，他几乎要跳起来，可是回心一想，断无可能，唐方分明是受人挟制而去，一念及此，又担心起来。

就在这思潮万端起伏之际，忽见百里树林与明扫华二人气喘咻咻地赶了过来，公子襄知百里树林平日气定神闲，遇事沉着，变通有方，冷静笃慎之人，而今如此仓皇，定必有事，何况还有明扫华也跟了来，当下详问情形，才知道秦歌衫一组，已发现唐方行踪，似受西方霸主挟持，在蜀道“平门”遇敌，当下要百里树林主持大局，不理一切，飞窜赶去。

这提气急奔之下，公子襄可谓浑身解数，全已用尽，只恨不得自己多生对翅膀，好早一些救唐方，明扫华名号“报晓将军”，除了事事晓外，一双腿走得比野马还快。公子襄倒抢奔前头，明扫华落后到连影子全不见了。

公子襄奔近“歪口”隘谷“琴心客栈”之时，唐方已受九脸龙王之制，公子襄是何等人物，一看之下，知道断不可硬夺，免受威胁，所以借九脸龙王得意忘形之际，将劲力传到秦歌衫身上，破慕容不是劲风而入，他在这稍纵即逝的光景，已到了唐方身边，他认穴何其精确，立刻看出唐方被制之穴，一刹那间，已换了三种手法，解了唐方四次穴。

九脸龙王点唐方的穴道，所用手法十分诡异，但公子襄在第四次解穴时，已解开九脸龙王在唐方身上所封之穴，但抱残所点之穴，公子襄却毫无办法。

这时天色已亮，唐方已能发声，见秦歌衫遇险，不禁惊呼出声，公子襄飞身出手，往秦歌衫衣袂背上一拎飞退，这才及时从九脸龙王双掌下救回秦歌衫一条命。

九脸龙王双目一时不能视物，但他听觉，却十分清楚，他临危不乱，知道来的是公子襄，又知道公子襄先到唐方处再救走秦歌衫，以为唐方穴道已解，他现刻身陷公子襄、唐方、秦歌衫等包围之下，双目又难以视物，尤其唐方暗器更为难防，心中暗自惊惧，外面却镇定如常，道：“想不到啊想不到。”

公子襄恨他对唐方无礼，不去睬他，秦歌衫死里逃生，自己冒死救唐方，唐方自然深知，公子襄也目睹，满心欢喜，便问：“什么想到不想到的？你没想到本姑娘我本打得着你这头肥龙蠢虫吧？”

九脸龙王不去理她，径自道：“没想到仁义取名声的长江公子襄，是背地里偷袭的小人。”

公子襄迅疾掠回唐方身边，在短短的替唐方解穴的时间内，已经从抗力中摸清了抱残对唐方所封的穴道，是以极怪异的手法将手厥阳心全经九大要穴，跟手少阳三焦经的三处大穴，即臂道处之“臑会”，耳后“翳风”，以及肘上之“清冷渊”连在一起，使经络的循行输送改道，而致气血失去周流不息之效，这是一种极其特异的封穴手法。公子襄知道，如假以时间，靠自己真纯内力缓缓输送，可望经络输送能重回原位。但在九脸龙王的虎视眈眈下，几乎绝不可能。

——如果要救唐方，免不了要与九脸龙王一决生死。他开始运劲使秦歌衫破九脸龙王掌力而入，不过是希望秦歌衫的功击使九脸龙王阻得一阻，以俾他解唐方之穴，但事与愿违，九脸龙王一时大意，竟然为秦歌衫所伤，只是公子襄确无意对慕容不是施暗袭。

九脸龙王如此骂他，公子襄便说：“是，我不该如此，我便待你可以视物再动手好了。”

九脸龙王没想到公子襄如此坦然承认，倒是呆了一呆，公子襄道：“你也是武林中成名人物，唐姑娘在无战力之际，你此时威胁于人，就有失宗师身份了。”

九脸龙王紧闭双目，冷哼一声，并不答话。

公子襄道：“其实我们也不是非交手不可的……只要龙王转身就走，不对唐姑娘无礼，在下足感盛情，永志不忘。”

这时忽听唐方闷哼一声。公子襄转过头去，只见唐方脸色苍白，原来她穴道刚解，另外抱残所封的空道将解未解，一时只觉血脉不畅，如像吞了块木炭又置身于冰窖之间，时冻时热，无法控制，很是痛苦。

公子襄见唐方如此，心中大是焦急，想即刻替她推宫过脉，解除抱残独特的禁制穴道手法，抱残点穴劲道甚怪，他初以为很快就放唐方，不料唐方被人动走，穴道迟迟未解，反累唐方苦痛。

公子襄想为唐方解穴，唐方知此时非同小可，怎可为自己分心，便道：“公子……大敌当前，不要理我。”

公子襄道：“不费事的。”返首向九脸龙王道：“你抢你的天书神令，我不管你，这里没你的事，请自便吧！”公子襄此说，已是极为忍让，按理说“忘情天书”、“天下英雄令”是武林人士欲得而甘心之至宝，公子襄苦袖手不理，除非是黄河欧阳独亲至，否则以九脸龙王的声势武功，又有谁堪与争锋？

九脸龙王闷哼一声，并不答话。

公子襄向唐方低声道：“唐姑娘，我先替你解穴再说。”将手厥阳心全经大穴者手少阳三焦经三道要穴黏合拴结冲破，必须要双方配合才能达至，何况公子襄未得唐方同意之前，怎敢碰解唐方身子？

唐方知九脸龙王是大患，大患不除，是万万疏忽不得的，便道：“这时候解不得……”话未说完，手厥阳心全经的“中冲”一穴，手少阳三焦经的“三阳络”、“丝竹空”二穴又是一麻，只觉齟齿略有些咸咸，有血溢出，但是所封的三大要穴中之“臑会”穴却为之一松，不解自开，心中正是纳闷。公子襄见唐方脸色又是一变，以为她经脉不畅，颇感痛苦，顿时比他自己身受还难过十倍百倍，便蹲下来道：“什么解不得？解了再说……”

唐方心中感动，便没有要他住手，公子襄决定先解她“翳风”穴之苦，转拨开唐方垂下的发丝，忽然见到唐方的耳朵，白得好像一朵黑夜里的花，柔顺匀美，公子襄此情此境一看之下，那拨发丝的手，直似有一种掀开自己心爱新娘子凤冠流苏的激动，连手也不禁微颤起来，一颗心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仿佛那是一件奇珍玉器，容不得凡夫俗子的手去触摸一般。

那“翳风”穴正在耳后，下颌角与乳突之间凹陷处，是为手足少阳经交会处、是人体大穴之一，公子襄左手轻将唐方白玉似的柔耳垂接近颊车，另一手本拿捏在耳本后鸡足青络脉之下一折处，运功气冲而入破闭拴的，但那只手，竟一直按不下去。

唐方颇觉奇怪，转首一望，只见公子平时潇洒斯文，而今却愕在那儿，这双眼一接之下，唐方马上觉察出公子襄满目情意。这情意之深之浓，唐方见之，也为之心折。仿佛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一切都目蕴深情。唐方跟公子襄那么久，对公子襄，焉会不知，只不过公子襄从未像今天那样贴近，那样表达。当下心头、好像纺车乱了轧一般丝絮乱织，乱成一团，不知因“翳风”穴未解之故还是别的原因，耳朵嗡然一片，只有公子襄的鼻息呵来，又痒又舒服。

就在这时候，秦歌衫忽然哎呀一声。

待公子襄醒觉时，只见旭日忽灭，人稍一侧首，砰的一掌，已击在背上。

公子襄晃了一晃，咯了一口血，但在此际，他并没有想到要还手。他一生盼望能接近唐方，明知唐方心中只有萧秋水，他也不死心，只求“梁王府”中能住着唐方，便是莫大的快乐，而今他觉得唐方看他一眼中，居然也无责怪之意，而他指尖所触，是唐方柔和的肌肤，他虽非无行浪子，且对唐方敬若天神，只是到了此情此境，觉得唐方那一眼中也有许多说不出道不尽的意思，直教他愿以一死搏取。

所以他心里只有喜欢，问道：“唐方……我……”他犹大梦未醒，唐方却已醒了，粉脸登时羞红，将头一偏，叫道：“小心！”公子襄也醒了过来，知道九脸龙王暗算了自己一掌，便急道：“我先替您解穴！”

唐方这时已完全清醒，一颗心忐忑跳着，既怨责自己对不住萧秋水，又恨自己致使公子襄受伤，心知此时若不令公子襄奋起抗敌，恐怕自己等人就会毁在九脸龙王手中了，便急道：“别管我，快去。”

公子襄只望能救得唐方，固执不肯：“不能不管。”他平时机警聪明，而今非轻重急缓，却全分不出来，唐方气得粉脸煞白：“我是萧秋水的人，你也别碰我！”

这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公子襄的心如同被战马踩过，战车辗过，碎成片片，陷于泥淖，一直沉了下去，沉到了不见底的所在九脸龙王其实眼睛早已恢复视力，只是在运气调息，图施暗袭。他飞扑过去，打了公子襄一掌，幸好秦歌衫叫破在先，公子襄内力已到了运转自如阶段，总算先护住心脉，硬受了九脸龙王一掌。

九脸龙王一击轻易得手，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有这般容易，以为对方有诈，忙一个翻身跃开自保，但觉对方体内一股大力涌来，反震得自己手掌隐隐疼痛，却仍没有什么厉害杀着。九脸龙王一看情形，明白了七八分，另一方面暗自庆幸，凭公子襄内力反震，使自己手臂酸麻，若单打独斗，放手一搏，自己倒也真未必是公子襄之敌。如今一来，大敌重创，胜券在握，九脸龙王开心起来，哈哈一笑。

走鬼婆婆道：“龙王，从今以后，这长江公子的名字，该换成‘长江龙王’了。”九脸龙王笑了一下，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这一次笑，才是开怀大笑，没有抑制：“长江龙王，黄河欧阳。”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心中得意至极，可谓无法形容。

唐方这时见公子襄的身子，如他适才按在自己耳垂的手指一般，猛烈的颤抖了起来，嘴角溢出来的血，越来越多，不禁悚然道：“你受伤了？”

公子襄点点头，又摇摇头。唐方知道此时非同小可，便温声道：“你先杀了慕容不是，我再跟你说，刚才我说得太重，公子不要搁在心里。”

就在这时，只闻一声惨叫。

公子襄转过头去，只见哥舒晓天“百会穴”着了一戟，登时惨死，这时明扫华已飞驰而至，一见此情，立与二人联手，苦斗缠战九脸龙王。

眼见门人之死！公子襄这下可全醒了，虽然内心凄苦，但先逐九脸龙王，是当前的生死门。

公子襄倏地站起，忽觉天旋地转，空中宛似有数十只蚊蝇在点着烛火交战一般，一时只觉五脏六腑，皆离了位，他一个踉跄，唐方连忙扶住，他一手按在唐方秀肩上，只一碰触，立时醒觉，急剧收回，这下倒使他反而站住了脚步。

唐方哎了一声：“你受伤很重……”公子襄说：“不碍事的……”但自

知背腰腹部，皆被大力震伤，幸而内力护体，未致摧折，但作战能力，余不及半，面对九脸龙王这等高手，自是一件苦事。

这时又一声狂嚎，明扫华飞跌出去。

公子襄长吸一口气，半空截住，双手一兜，接下明扫华，只见怀里的“报晓将军”，肋下着了一戟，伤口掀处隐见血肉模糊，伤得显然不轻，公子襄气极，只因自己一时不能自制，使得两名门生，一死一伤，心中大是歉疚。

这刹那间，唐方突然呼道：“快救歌衫！”

公子襄半空抱住明扫华，脚下可全不停顿，已到了九脸龙王头顶，这时秦歌衫已迭遇险招，危殆已极！

九脸龙王猛觉白影一闪，他曾暗算过公子襄，最怕同样遭遇在自己身上，双掌立时冲天而起！

公子襄到了九脸龙王头顶，他手里还抱着人，双足已踩了下去，正好脚板对着九脸龙王手心！碰在一起，公子襄双足运力，自不及双手灵便，不敢与九脸龙王碰实，借势一沉，如白鸟一般冲天而起。

公子襄一起，九脸龙王也起，公子襄翩若飞鸿，九脸龙王却疾如弹丸，别看他痴肥臃肿，身法之快，煞是可观，已追上了手抱一人的公子襄，半空又拍出两掌！

公子襄双足连环飞踢，踢向九脸龙王左手腕“湿溜穴”，右手腕“偏历穴”。九脸龙王陡然变招，十指如就，直叉公子襄左腿“三阳交穴”，右腿“商丘穴”。

公子襄倏然收腿，缩膝齐腹，骤然半空撑出，直冲九脸龙王胸膛。

九脸龙王尖喝一声，手腕一翻，速然而上，扣上公子襄足踝，这下暗藏无数厉害杀着，如公子襄仍直撑过来，必能先扣住公子襄后足五大要穴“太经”、“大钟”、“水泉”、“照海”、“然谷”，如公子襄缩退，这两下反扣变为极厉害的攻杀，要将公子襄重创当堂。

公子襄不闪不避，却一曲身，将足缩入腹部，双膝一齐，向九脸龙王面门顶撞过来。

双膝之力，远比足巨，这一下几乎是公子襄挟他本身与怀中之人明扫华半空飞撞之力，九脸龙王变招不及，双肘一缩，猝然推出，砰砰！双膝一撞，两人俱向后跌去！

九脸龙王痴肥臃肿，但灵若狸猫，人向后翻，就将及地，突以一指之力，往地上一顶，借这一指卸力翻了个身，双足飘然落地。

而公子襄那边，向后暴跌，却将明扫华轻巧置于地上，他自己双足一前一后，拉成一字，腹部着地，双足贴地而下，卸去大部分劲道，而明扫华也丝毫无损。

这一刹那间，两大高手在空中已交手数招，一用双手，一以双足，怀中还抱了个重创的人，看得秦歌衫，走鬼婆婆心摇神驰，敬羨不已，唐方也禁不住叫了声：“好！”

第四十一章 龙王的雨伞

九脸龙王心中暗惊，没想到自己空着一双手，居然还对身负重伤怀中抱人的公子襄取之不下，他人一站起，又哈哈一笑，如果他身材苦不是那么肥胖，这下翻身动作，倒是可以说是潇洒大方、从容利落。

随着他哈哈一笑，手心一掣，已多了柄银光熠熠的短戟，公子襄道：“这是我第三次会你的……戟。”此语一出，两人脸色皆变了。

九脸龙王脸上闪过一丝狂喜，他原本心中惊惧，公子襄吃了他重手一击，居然若无其事，而今听他出声，知其中气短弱，内腑焦竭，故此那一句话到了末尾，居然不能一气呵成说下去，有了中断，伤势显然极沉重。公子襄脸色也一变，因知自己伤势发作，真气不畅，以致说话尾声不继，让九脸龙王看了出来，可是大大不妙。

九脸尼王一旦把握到机会，哪里肯放过，笑道：“是呀，恐怕不会有第四次了吧……”公子襄情知此战非同小可，暗自凝神，运气调神，不去理他。九脸龙王哈哈笑道：“长江公子、九脸龙王这一战是迟早的事，今儿就要在这里了结。”

唐方道：“慕容不是，你趁机偷袭，不嫌卑鄙无耻么？”

九脸龙王冷笑道：“卑鄙无耻，是他先和那妞儿两个打我一个，就不卑鄙无耻？”

唐方骂道：“您强词夺理，笑脱别人大牙。”

九脸龙王也有些生气，冷笑道：“笑不笑脱别人大牙，是别人的事！今个儿谁是赢家，说的话便是对的。”

唐方也冷笑：“只手遮天的事，古来成功有几人？”

九脸龙王道：“自然多如过江之鲫，凡作这种事而不为人所知，旁边无人又怎知道那些享有名声的英雄豪杰莫不是如此？”

唐方哼了一声，说：“那是你的说法。”

九脸龙王道：“何止说法，而且是我一贯作法。”

秦歌衫初不明唐方何以要说这些，但见唐方一双眼睛，不似平日如此清明宁定，心中忽憬然而悟，接道：“你这种做法，除非杀尽天下的人，否则休想遮天瞒日。”

九脸龙王怒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来插嘴！”

唐方道：“她不是东西，她是人。”

九脸龙王冷笑道：“一个不知好歹的黄毛丫头！”秦歌衫回骂道：“总比一只不要脸的肥猪好！”

九脸龙王怒极而笑，道：“我不上你们的当，故意逗着我说话，让你们家公子爷调息养伤……”他机警过人，见唐方、秦歌衫纷纷逗引自己说话，大起疑窦，立刻醒觉过来，唐方本来就是想尽量拖延时间，让公子襄以内力压抑伤势恶化，秦歌衫，明扫华同一样护主心意，先后领悟，故意激怒九脸龙王，只求将他注意力转移，不惜出言相激，其实两人手里冷汗直冒，万一九脸龙王翻脸出手，自己可绝不是他对手。

九脸龙王一旦洞透三人意图，笑道：“你们三人，自要为所说的话，付出代价，一会儿就让你们知道我九脸龙王的手段……”话题一转：“不过，无论你们怎么说，公子襄都是死定了。”话一说完，和身扑起，银戟直刺公子襄。

秦歌衫、明扫华见主人危急，也飞身而起，想要救援，但白衣一闪，公子襄双目陡睁，神光暴长，半空飘起，已截住九脸龙王！

这一下两人再次半空中交手，九脸龙王银戟如点点寒星，又似灵蛇吐信，欲吞欲吐，公子襄在半空腾挪闪移，一对手掌，戟刺到哪里，他就往那里劈去，两人交手十数招，一齐落到了地上。

两人一落下地，只见公子襄洗得发白的长衫，宛似洒了百点梅花，衣帛掀裂，但都没有见血，原来，每一次都刺破他衣衫，虽未及肉，也是凶脸已极！

两人一落地面，轰隆一声，跟着砰的一声闷响，震了一震。秦歌衫、明扫华、唐方看得人神，都吓了一大跳。

这一声大响，是九脸龙王发出的。他身形极重，急着求胜，全力施为，便不愿在轻功上花气力，所以从高处落地时轰然大响，地上让他踩了一个大洞。

公子襄却如一张落叶，飘然落地。

这时公子襄一及地，九脸龙王身重已先行脚踏实地，银戟如水银洒地，无孔不入地攻了过去。

公子襄如风浪中的小舟，左腾右挪，尽管迭遇奇险，却都是有惊无险。

这一轮急攻过去，公子襄身上衣衫，又多了十数处破口，唐方练过暗器，眼比谁都快，不禁低呼一声，原来公子襄这次衣衫破口处，已隐有鲜血渗出，鲜血点点，如朵朵红梅，点缀在月白色长袍飘飞中，公子襄微白的脸色，深邃的眼神和紧抿的唇，更令人感到他一种落寞的凄酸。

公子襄心中伤却是多于肉体上的痛。唐方的话，一直萦回在他耳边。

九脸龙王心中更惊：这第二轮急攻，他虽占了上风，但也全力施为，他第一回合中以双掌力攻公子襄双腿不下，还可以说是自己失于轻敌，而今空中再交手二次，已知公子襄体力恢复得出奇的快，如果此际杀不了他，恐怕一待他复原，自己恐非其敌，当下将心一横，尽力抢攻扑打公子襄。

此际两人交手，迅若惊鸿，公子襄由和转劣，迭遇险招，就在此际，他的双袖，忽然被一种无形的劲风卷了起来，变得像两张刀一般，一刀又一刀向九脸龙王劈了过去，刀时横斩、直劈、斜削、抹切、反割、正斫，变化万端，俨如两面大刀操在刀法名家手上一样。凌厉的刀风使得在外的旁观者都看得透不过气来。

九脸龙王挡了几刀，已显得手忙脚乱了。

秦歌衫等正要脸露喜色，蓦然之间，九脸龙王手上又多了一只短戟。

九脸龙王两只短戟在手，寒芒大增，十招一过，“嚓”的一声，公子襄右手袖袍，已被划破，又嗤的一声，右手袖袍，也被戳了一个洞。

这一来，公子襄双袖俱裂，以袖为刀的绝招再也无法施用，情势即刻大变，公子襄又居于下风。

九脸龙王双戟如一头苍龙的两点寒目，遨游于天，时东时西，忽点忽刺，打到后来，他身子越轻，本来他每一步踏出，地上均被踩了一个窟窿，可是到了后来脚印愈浅，最后边脚印都没有了，他的身子，也轻如一张纸。纸的面积虽大，但依然轻若鸿毛，飘然任意。他积聚的功力达到了完美的状况。

公子襄这边，却颇捉襟见肘，下步越来越重，每一步都使脚陷入泥中，好不容易才能举足而出。

这在与一流高手如九脸龙王支对敌之际，可谓十分凶险。

唐方一见此情形，心中焦急到了极点。

只是局面突然变了。

公子襄手上多了一把刀。

一把淡青色的刀——短刀。

这只是一把小小的刀，但这把刀一握在手中，局势立即有了起死回生的转变。

九脸龙王双戟的寒芒，即时暗淡了下去。完全暗淡了下去，就似一头怒龙老，连眼睛的锐芒也沉昏了下来。

九脸龙王如果真的有九张脸，那么现在他一定九张脸色都是极为难看。他一直以为他先下重手伤了公子襄，满可稳操胜券，没想到公子襄的刀法如此无暇可袭，又让人无法可御，他只有将心一横，忽然收回了戟，摘下了一直绑在他背后的伞。

九脸龙王背后一直系着一把伞。唐甜等“刚极柔至盟”的人，在闹市中见着他对付卫悲回时，也是没注意到他背后的这样一把毫不起眼但令人好奇的伞。有人叫这把伞为“龙王伞”，但“龙王伞”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九脸龙王一张开雨伞，一股阴寒之气，砭人肌肤，本来公子襄的刀芒大炽，九脸龙王寒芒大敛，现下龙王一张开雨伞，只见他伞尖突出一柄黑黝黝的尖物，伞沿旋转时隐有刀刃破空之声，这都不足为奇，可怕的是一种阴寒之意，笼罩全场，连站得远些的疯玩老人，也禁不住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

公子襄刀势顿弱；但他东一刀、西一刀、中一刀、左一刀、右一刀，一共五刀，再左一刀、右一刀、中一刀、东一刀、西一刀，用来用去，还是那五刀，在九脸龙王寒伞的急攻狠打之下仍然强峙不败。

这实在是因为柳五的这一套刀法，受实太过奇妙，他以过人的才气，加上武艺的造诣，和智慧上的苦心孤诣，这五下刀法，可以说是吸收了各家刀法的精萃，而又自创一路，攻守皆宜。当年柳五以一把短刀，夺去南少林掌门人和尚大师之命，这路刀法，岂轻易破得了的？公子襄天性聪颖。而又无柳五之狠毒，所以刀法也自具新格，由这五刀演变出来的“正字五剑”，更是气势恢宏。格局端然，仲孙湫亦单凭这五招剑法，饮誉武林。连“十大霸主”，也难以接下他一招半剑，这五招变化这奇，取法之严，技法之精，也可想而知了。

九脸龙王的“龙王伞”，虽确有乌云掩日之邪力，但公子襄之刀，凝聚一代才人的精血，如此使来，虽处劣势，却不致落败。

如果公子襄不受伤在先，内息均匀，而功力旺盛的话，局势当然就不同了。

九脸龙王久取不下，他骤然离开战圈，扑向唐方。

这下急转直下，他伞尖的利刃，自是可将唐方刺杀，但公子襄若趁此向他背后追袭，只怕他也难以自保。

只是他决定使出这下破釜沉舟之策时，早已计算好公子襄的为人。

果然公子襄脸色大变，他数遇凶险，都没有动容，这下可惊呼出声，情急中抢身在前，伞尖已然刺到，公子襄“叮”地一刀，架住伞尖，九脸龙王冷笑一声，一掌向唐方拍去，这下掌意倏忽，公子襄无把握以空手接下，万一接不着实，唐方定必重创在这一掌之下，当下矮身一伏，拦在唐方身上，啪的一声，硬受了一掌。

九脸龙王这一掌看未打得甚轻，其实是聚集了平生大力，旨不在伤人，

而是想将公子襄震了出去，这下重击，公子襄本已有伤在身，再受这一震，脚未沾地，又连吐了两口血，咕咚一声，跌了下去，但他心系唐方安危，才一扑跌下去，立即弹起。

九脸龙王何等快疾，一掌将公子襄震跌出去，另一手持雨伞，一阵急旋，所发一股狂风似的大力，将秦歌衫、明扫华二人卷跌了出去。

公子襄正要扑出，九脸龙王大喝：“站住！”公子襄知九脸龙王已贴近唐方，如果他真的下手，自己要救，已经来不及了。心中一阵激动，气血翻腾，又欲吐血他这时正在海难递身边，海难递低声喝道：“公子襄，你不要妄动，小心害了唐姑娘”

公子襄长叹一声，呵谓万念俱灰，忽拍了一下海难递的肩膊、海难递的脸上，升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来。说不出是什么。

公子襄徐徐站直，他那一件洗得月白色的长袍，沾着点点血花，煞是怵目：“慕容不是，有什么事，你找我便是，放了唐姑娘。”

九脸龙王此时稳操胜券，尖声笑道：“公子襄，今个儿我找的本不是你，是唐方，谁教你送上门来着？”

公子襄道：“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放了唐姑娘，我梁王府的人今后绝不与你为敌。”

九脸龙王哈哈笑道：“听来虽好，但我不放唐方。”他笑笑又道：“除非……”

公子襄问：“除非怎样？”

九脸龙王道：“除非你先死了。”

公子襄道：“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九脸龙王倒是一愕：“你真的死？”

公子襄昂然道：“只要你放了唐姑娘，我立即死在你而前，只要你重江湖义气，大丈夫一诺千金，不得反悔。”

这几句话说得坚决无比，九脸龙王听了踌躇半晌，秦歌衫急“叫道：“公子，不可……”接下去的话，也不知怎么说是好。唐方大声道：“公子，你舍身救我，我很是感激，但慕容不是只是挟持我到唐家堡，谅他也不敢杀我，你为我如此牺牲，太过不值，实无须如此。”这几句话说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但九脸龙王听得心中大怒，暗忖：好哇，你这女娃子，以为我不敢杀你？心中一狠，已有分数，忽然将伞尖一点，架在唐方背后“玉沈穴”上，冷冷地道：“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公子襄上前一步，急道：“您不可言而无信！”

九脸龙王反问：“我几曾答应过你什么？”

公子襄一张脸突然涨得通红，咬牙切齿道：“您若伤豁唐姑娘，我教你碎尸万段！”

九脸龙王见一向文质彬彬的公子襄眼神竟如此凌厉狠毒，心中不禁微惧，虽明知公子襄此际已非自己敌手，但跟他三次交手，已心有余悸。他本来知道若杀唐方，难免会招惹部分武林人士与自己为敌，自己虽艺高胆大，毕竟众怒难犯，但他又决意要挟唐方到唐家堡为自己觅宝，一旦能将天书、神令夺到手中，那时武功盖世，还会怕得谁来？所以他将心一横，要把在场的人杀个精光，在未得宝物前，来个杀人灭口，免除后患。

现在他听公子襄如此说，更加要除此大敌，九脸龙王虽然无耻，但江湖上讲究言而有信，已诺必然，就算是慕容不是，也不致“无信”，事关“无

义”，虽令人齿冷，“无情”则连名都出不成了。

九脸龙王心下计议已定，便说：“我什么也不答应你。”

公子襄见唐方危在旦夕，情怀激荡，道：“你要怎样？”声音已呈嘶哑，那好听的鼻音也不复闻了。

九脸龙王冷阴阴地道：“我要杀了唐方。”

公子襄上前一步，喝道：“你敢？”

九脸龙王怪笑道：“我有什么不敢……”作势要将伞尖一送，公子襄眦眦欲裂：“你……”

九脸龙王阴恻恻笑道：“也好，你伤自己三次，我便不杀唐方。”

公子襄大声道：“好！”

九脸龙王道：“那你先用刀在自己脸上剁十刀八刀再说吧！”

这句话他是随想随说，故意刁难公子襄的，要知道公子襄领袖南面武林，定必重视自己容貌，如此剁上十刀八刀，哪里还出来见得了人？九脸龙王见公子襄生得那么俊秀的一张脸，便有意说这些话儿来为难他：应该他也狠不下心对自己容貌如此毁损。

岂料他的后方才出口，公子襄猛反掣刀，已在脸上反斫了九下，刀刀着肉，入肉三分，鲜血飞溅，淌淌而下，九脸龙王没想到公子襄会为唐方一至于斯，不禁呆住了，秦歌衫尖叫：“不可！”唐方呼喊：“停手！他不杀我，也不放我，没有用的！”当她说完这风句话时，公子襄脸上已多了几道纵横的刀痕，掀翻肌肉外露，只听他忍痛道：“慕容不是，你说过的，不杀唐方。”

九脸龙王喃喃地道：“是，我说过的……”他设想到公子襄真的为了唐方，狠心对自己下这样的毒手。他知道公子襄被他逼成如此，恨毒已深，自是非杀不可，便道：“我不杀唐方，但我也没说放。”

公子襄颤声道：“那……那你……那你要我怎样……才放唐姑娘？”这时他已血流满脸，血水伤痕使得他一张脸甚为可怖，又摇摇欲堕，秦歌衫、明扫华上前扶住，都掉头不忍看。

唐方怔怔地看着，泪水自眼里不住流下，怒声道：“公子……你不该如此，你不该如此……”

九脸龙王道：“你自断一臂，我便立刻放她！”

唐方恐怕公子襄会真的做，尖声道：“公子……你听着！我穴道被封，他放了我，我也逃不开去……你若自断一臂，我们又怎能幸免于难……你万万不可如此傻……”唐方知公子襄是个深情的人，若劝他不要做，他反而义无反顾，故即时晓之以理，来阻止他。

公子襄果然顿住，这时脸伤、内伤痛极，全身微颤了起来。九脸龙王一笑道：“唐方，我说过不杀你，我可没说过，我的手下也不杀你。”

说罢，回首向走鬼婆婆望去，眯着眼睛道：“您该知道怎么做的了？”

走鬼婆婆当然知道，她这时正要在九脸龙王面前好好表现，于是她走向唐方。

第四十二章 神州后裔

秦歌衫、明扫华二人何等机敏，知道九脸龙王想假借走鬼婆婆来杀唐方以威胁众人，便立即跃出，拦住走鬼婆婆，叱道：“你要过去，没那么容易。”

以走鬼婆婆的武功，在九脸龙王座下坐第一把交椅，武功自不可谓不高，若要相较，勉强可说仅在公子麾下仲孙湫之下而已，但她双手被卫悲回所废，一身功力，七八俱在双手，所以跟秦歌衫交起下来，只有招架的份儿，加上个明扫华从旁掠阵，无论她是多想在主人面前立功，都没有办法突围而出，反而左继右支，应付得相当勉强。

打得一回，九脸龙王又将伞尖往唐方后心一点，沉声喝道：“你们再不停手，我就……”

公子襄闻言，用从齿颊里喝出来的声音道：“慕容不是，你想食言，贻笑天下么！”

九脸龙王顿得一顿道：“你们再不停手，我就割下唐方一条臂膀！”他只说不杀唐方，并没有说不伤唐方，此语一出，秦歌衫、明扫华哪敢动手？走鬼婆婆冷哼一声，趾高气昂，走到九脸龙王那儿去。

疯玩老人眼见唐方是必死无疑，便颤声道：“唐姑娘……你可怜可怜我……把解药配方告诉我，免得我跟你……”

唐方虽明知九脸龙王为夺宝藏，不致当即杀她，但少不免利用她作饵，尽情伤害公子襄等，而公子襄又对自己情切，说什么也不听自己相劝，反萌死志，心中暗忖：大哥，只怕今生，我们没缘份相见了……听疯玩老人如此问，知他怕死，也不想多造杀孽，便说：“那针无毒。我唐方的暗器，是从不淬毒的。”疯玩老人听了，又喜又气，登时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唐方此刻心中已萌死志，只觉平生唯一遗憾，就是没跟萧秋水死在一起。

公子襄这时说：“你别叫人伤唐姑娘，我自断一臂就是。”说着举刀便砍，唐方叫：“慢着。”

公子襄刀停半空，黯声道：“姑娘不必相劝……”唐方叹道：“公子这般做，又何补于事呢？”公子襄惨笑道：“纵无补于事，也不能眼见旁人伤害姑娘。”唐方道：“公子。”却没说下去。

公子襄只觉得唐方欲言又止，定然有话要说，便问：“姑娘，您有话尽管吩咐。”唐方一笑，道：“公子，你的情意，我来生再偿还了。”

唐方说完这句话，便待嚼舌自尽，倏然之间，忽然一物，呼地一声扬了开来，身了忽给人推了一下，往公子襄那儿跌去。

这下出人意表，公子襄抢身搂住唐方，不让她跌倒，走鬼婆婆却一足踹来，直踢公子襄后脊“志室穴”！

公子襄一接住唐方，背后已吃了一脚，但他右脚，也自后撑出，砰地踢在走鬼婆婆“软筋穴”上，他虽身负重伤，但身手依然快妙绝伦，后发先至，走鬼婆婆才刚踢中了他，他也立即踢中了走鬼婆婆，他“志室穴”一窒，迅即运气冲破无碍，走鬼婆婆这才倒飞砰地摔在地上，半晌爬不起来。

九脸龙王这边，他原本正防着头号敌人公子襄，事实上以慕容不是的武功，现场中除公子襄外，可以说了无所忌，所以对其他的人根本不加注意。

蓦然眼前一黑，一物迎头罩下，九脸龙王反应虽快，仍被罩了个正中，海难递左拳右掌，砰砰二声，隔着披风，一捶在他脸上，一捶在他胸膛！

这两下打得奇重无比，乃尽海难递全身之力而为！

九脸龙王连中二击，觉得气闷难当，海难递立觉得披风下的物体犹如河鳗，滑手难克，击下去的力气，不知消去了哪里，也为之一窒，运力再击。

这刹那间，便闻披风里嘶的一声！

海难递反应奇快，不及思想，倒后飞退！

他退得快，但对方的伞尖，裂帛而出，噗地一声，伞尖利刃离伞而飞射，噗地打入他小腹里去！

海难递狂嚎一声，退势加剧，这时公子襄奋力一拦，又把他拦住，只见他小腹中了利刃，血流不止，海难递捂伤强忍痛苦，冷汗已渗得脸颈俱是。

九脸龙王又手一张，呼地披风飞上了半天，只见他脸部鼻孔，渗出了一些血丝，嘴唇边也有一点血迹，使得他本来已经够扁的鼻子，更扁得像干柿子一般，看来他虽伤了海难递，但自身所受的伤也颇不轻。

九脸龙王本来精明机警，怎会轻易受人暗算？主要皆因他从未想过，海难递的穴道解了，而且他心目中的“十方霸主”，除田堂堪可虑外，余不足论，绝没想到海难递会在这时候对他痛下杀手。

九脸龙王怒叱道：“你……”凭九脸龙王名声，足可与“十方霸主”十人对抗，而今竟伤在“西方霸主”一人手上，气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是公子襄替海难递解穴的。当公子襄被九脸龙王击飞时，落在海难递身边，公子襄眼见这次难有活命之机，无谓叫人陪死，使顺手在一拍海难递肩膊之时。解了他被封的穴道。

公子襄出手替海难递解穴，本着一番好意，至于故意不让九脸龙王知悉，也是免了使慕容不是预早醒觉，多杀一人；但公子襄的行为在海难递心里，却激起万丈波滔，直如万潮拍岸。

九脸龙王恨得牙嘶嘶地道：“海难递，我队一数到十，十下之内，你不命丧当堂，我就不姓慕容。除非……”

海难递早有一死报唐方之心，截道：“您不必除非了！”

九脸龙王笑容一敛：“你不怕死？”这四个字，以内力逼出，尖锐如刀削在磨上，刺耳难听之极，海难递脸色一变道：“怕！”

九脸龙王哈哈大笑道：“怕死的滚你妈的蛋！”

九脸龙王没想到海难递敢用这种话来辱骂他，便问：“什么？”

海难递说：“我怕死，却不怕你！”

九脸龙王怒得全身肥肉都颤动起来，叱道：“你不怕我宰了你！”

海难递道：“你多行不义，枉自为武林宗师，这等以怨报德，恶毒小人、也要人怕？哈哈！”

这几句话，说得正义凛然，说完之后，再也不去理他，转身向公子襄道：“我有没有资格跟你一起死？”

公子襄只觉得一股热血上冲，大声道：“可以，咱们是兄弟，兄弟本就应该同生共死。”

海难递眼睛发亮，小腹淌着血，也大声道：“我比你长，你叫我哥哥。”

公子襄眼睛也炽烈地烧着光彩，嘴角溢着血：“哥哥！”两人击掌为号，跪地礼成。

唐方瞧得热血沸腾，回想昔日强渡乌江风和日丽神州结义的一幕，竟忍不住也要加入一份：“我和萧大哥，也加入一份。”

公子襄、海难递两人俱是一愕，但见唐方温婉凄楚，令人心痛无限，如此一个女子，纵教自己等两个伤心人无缘份，但有福份结为兄妹，也算是前

生修来。

公子襄有些迟疑，当下道：“姑娘不嫌弃，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是……”海难递见他讷讷，便接下去道：“萧大侠不在，似乎不怎么好……”

唐方抿嘴一笑道：“萧大哥的为人，我自是清楚得紧，他若在此地，定不饶那条肥猪，也必定与你们相交刎颈……他虽不在，我在这里，也是在了。”

海难递听得一腔热血，大声道：“好呀！”

公子襄道：“萧大哥是大哥，今后我们几人，都是一家人了！”

三人相视而笑。其实唐方因穴道始终闭塞，这时体内血气冲击甚烈，难以站立，故公子襄以左臂环肩扶持。海难递小腹重创，血流不止，也无法站稳，公子襄以右臂搀持。三人中公子襄伤得最重，脸肉模糊，但三人里也以他武功为最高，故支撑得住。

公子襄漫声朗吟：“我们今后也是‘神州结义’的一分子了！”

海难递大声笑道：“没想到我做了半生霸主，也有这样一天，做了当年只有传言中听说过‘神州结义’的汉子！”

唐方也激动地道：“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她这几句话，说云坚决无比，海难递和公子襄反而一时笑不出了。

公子襄和海难递本就有“同生共死”之意，但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两人心里都觉得，自己身死，也不足惜，但唐方却万万不能死，而今唐方这么一说，海难递和公子襄都情怀激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唐方笑道：“怎么？不是吗？”

海难递道：“这可作不得准。”公子襄道：“是呀。”唐方心里也知两人是为她好。

秦歌衫这时叫道：“姑娘。”

唐方回眸应道：“嗯？”此刻她心里颇为安详平静，既找不到萧秋水，本就欲一死以报，只是欠人之情，而今跟公子襄、海难递成了结义兄妹，倒是一了百了。

秦歌衫嗫嚅道：“歌衫见姑娘与公子等结义，心中好生羡慕唐方素不讲究主婢之分，笑道：“歌衫儿，也想结义么……”目光投注向公子襄，遂微笑不语，因她毕竟是客，公子襄是主。她虽不注重名份尊卑，却不知公子襄感觉如何，既不想代决，更不能僭越，公子襄正想说话，九脸龙王已然忍耐不住，咆哮起来：“你们死到临头，还在这儿结什么雾水兄弟？海难递……你数一至十声吧！”他初时给三人豪气所感，顿觉自己闯荡江湖一世，却半个兄弟知交也无，心中不禁一阵伤感起来，他却不知身边不个追随了他十几年，忠心耿耿的老妇人，正在他身边，而他却连想都没有想起来。

一直到秦歌衫参入话题，九脸龙王方才如梦初觉，心中奇怒，决意先杀海难递示威。

海难递刷地一声，将尖刃拔出，血流如注，但昂然道：“来吧，肥猪，姓海的等着你！”

公子襄道：“还有梁襄。”

唐方勉力站稳，道：“蜀中唐方。”

秦歌衫、明扫华也站了过去。九脸龙王倍感孤寂，怒不可遏，阴森森地道：“好，那我就五人一起杀了。”心中却在盘算着，若是五人联手，那倒是不易打发掉。走鬼婆婆上前一步向秦歌衫戟指骂道：“凭你这丫头，也配和我家龙王交手？”

明扫华站出一步戟指回她：“凭你这老不死，也配跟秦姑娘说话？”

走鬼婆婆在武林中也算是前辈之尊，几时被一小子如此一轮臭骂，当时火起，双足并踢明扫华，明扫华身法灵动，与她交起手来，两人尽出的狠辣招数。

这时忽听一阵喧哗，公子襄脸露喜色，原来百里树林见公子襄匆匆而去，生怕公子襄孤身一人，只有明扫华随行，未免过于凶险，便遣了四名门生，紧蹙而去。因四人跟公子襄轻功相差太远，故至些时方至。

这四人赶至，正是声势大增，加上公子襄、海难递和秦歌衫联手，以及唐方用暗器从旁侧击，虽难以赢得过九脸龙王，但至少也可与他拼个两败俱伤！

可惜天不从人愿，斜里，又掠出几条人影，夹着几声断喝，原来有两名“龙王庙”的高手，和另外两个“黑杀”杀手，以及那曾冒充“姐姐”、“弟弟”的好手赶到，他们同样因见走鬼婆婆传讯，九脸龙王匆匆赶到，安排人手接应龙王。

当下四名“梁王府”门人，跟六名“黑杀”、“龙王庙”与九脸龙王麾下贴身高手，在这古蜀道中“恶口”上厮斗起来，一时难解难分。

九脸龙王生恐夜长梦多，冷笑道：“该我们了。”公子襄这四人中，武功上惟自己尚可与九脸龙王一搏，于是强挺身子，短刀遥指慕容不是，凝眸注视，宛若人定。九脸龙王身子离他刀锋至少有二丈之遥，也觉一股寒气入侵，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这下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公子襄，唐方忽觉背后一阵急风袭来，他俩全神贯注于九脸龙王，不料背后有人施暗算，已不及斜掠架招，就在这刹那之间，砰砰两声，接着下来是两人骨折之声，和一声惨呼。

只见海难递闷哼一声，脸色惨白，摇摇欲堕，公子襄急忙扶住。他双手齐折，自是疼痛难当。

原来疯玩老人得知自身并无中毒，老羞成怒，不但丝毫不感激，反而欲杀唐方而甘心，他趁四人全神贯注对付九脸龙王，他趁机过去向公子襄、唐方背后各打一掌，这一击若然得手，他疯玩老人可是大大有名，连公子襄、唐方都死在他双掌之下，又可得九脸龙王宠信，这疯玩老人这番重入江湖，本就想大图享受一番，只是他远道而来，北方高手辈出，令他待不下去，此番来到中原，必须投奔有力靠山才行，看来九脸龙王的实力远在“刚极柔至盟”之上，不趁此领功加入，尚等何时？

疯玩老人心中如意算盘既定，便立刻付诸于行动，双掌聚集“童子功”之力，劈向公子襄和唐方，海难递可一直注意着疯玩老人一举一动，眼见他出手偷袭，便左拳右掌，硬接疯玩老人的来袭！

疯玩老人“童子功”纯阳之力，浑厚无比，但海难递的左拳右掌，借力打力，正是“童子功”的克星。

可惜海难递受伤在先，加上小腹为九脸龙王刺伤，两股力量一对，海难递的圆形绵力与方形刚劲未及周换，双手腕骨在“童子功”纯阳之力一震之下折臼，只是海难递在击掌拳之后，已悄悄一脚踢出那支射伤他的尖刃。

疯玩老人暗算唐方、公子襄，满以为可以得手，却不料双掌被硬生生拒住，见是海难递，正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正想趁他受伤之余将他震死，见削折他双腕，心中大喜之际，那尖刃噗地射入他左腰里去！

疯玩老人吃痛，狂嚎一声，这次再也不是唐方“千毒百绝、断肠腐肌、

醉生梦死、化成脓水”针，而是给五寸利刃，射人一半，其痛可知，其伤不轻！

第四十三章 能杀得了人就是好剑

这时已近正午，天光白日了，阳光耀眼。

疯玩老人和海难递瞬间斗得个两败俱伤，九脸龙王乘机发动了攻势。

开始时他只是把伞柄捏在手上转，转到后来，越来越快，快到伞面像似未转一般的程度，丝丝的破空之声，越来越尖锐，公子襄一直凝神贯注等他发动攻击，但九脸龙王只在旋动雨伞，一直没有出手。

到了后来，九脸龙王的脚步不定地走动起来，走动由慢至快，由前至后，不消片刻，伞影已将公子襄、秦歌衫、唐方三人团团包围。

公子襄憬然而悟，九脸龙王这套伞法，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酝酿发挥的，一至发挥到淋漓尽致完美无缺时，要破已无从。他一念及此，大喝一声，手中短刀嗖地划出一道惊虹，劈入重重伞影之中。

秦歌衫本待出手相助，怎奈眼前只见影影绰绰，净是雨伞，她欲出手也无从，若不是公子襄的喝声：“照顾唐姑娘海兄弟！”秦歌衫才来得及应了一声，公子襄的身影和声音，已在漫天伞影中消失和切断。

公子襄的刀，逢着九脸龙王的伞，两件兵器，可以说是完全配搭不上的，公子襄的刀原是行家所谓“一寸短、一寸险”，必须近身相搏的武器，九脸龙王的伞，却是以守为攻，旁人根本攻不进去的，两人搏斗七八十招，唐方都见不到两人身影，只有漫天遍地的伞影。

原来来脸龙王这一套伞法，叫做“无法无天”，伞面旋至急时，似全然不动一般，但教人眼睛瞧久了，大受影响，而且伞沿，旋转着横割，只要给他扫中，直比朴刀劈中的杀伤力还大。

但是公子襄的刀，每每要破伞面而入，这柄刀是柳五遗物。自是神兵利器，九脸龙王的纸伞，尽量避免与他短刃相碰，无形中“无法无天”威力便大打折扣。同样公子襄竭力挪开九脸龙王伞沿旋割，也左支右绌。只见两人时远距离闪挪腾移，时缩短距离闪电般交手数招，又各自退开，看得秦歌衫等捏了一把冷汗。

唐方在歌衫手中暗捏一下，道：“你设法助公子一臂……”只是秦歌衫见九脸龙王前后左右，浑是伞影，直如“老鼠拉龟。无从下手”一般，又从何助起？

九脸龙王是以守为攻，公子襄是疾攻远守，两人攻守了一阵，公子襄脸上创痛加上内伤发作，渐渐被伞面困在一幢幢钢山铁壁之中。

公子襄暗一咬牙，此时此际，他伤已重，绝不是九脸龙王之敌，唯一的办法，就是使出那五招刀法，是胜或败，决于数招。当下长啸一声，第一刀就劈出去。

这五刀正是当年柳随风苦心孤诣创的五道绝招，柳五招法本来就深微激越，不讲法度，这五招将他一生所学，尽收在内，更是椎轮大辘，恣肆浩瀚，这第一刀劈出，宛似公子襄暴长七尺。一尺七寸短刃，也变作十丈神兵一样，破伞而入。

就在这时，伞影顿灭。

公子襄竟劈了个空。

他因内力不继，要与九脸龙王数招间分出生死，但才出了第一招，已然劈空。

九脸龙王骤然收招，掠向唐方。

秦歌衫清叱一声，拔出玉钗，电光石火的刹那，刺向九脸龙王的眉心！九脸龙王雨伞一架，运力一旋，秦歌衫顿觉大力涌来，被回力带飞出了八尺之外。

公子襄此时已然赶到，但九脸龙王却是第二次再用掌抵住唐方背心死穴，九脸龙王的手一贴在唐方背门，回首便笑道：“你输了。”

公子襄硬生生止步，此时他已气愤到顶点，骂道：“慕容不是，你真比我想象的还卑鄙无耻！”

九脸龙王笑嘻嘻地道：“你却比我想象的还蠢笨无知得多！”

公子襄跺足道：“您要怎样？”

九脸龙王慢条斯理地道：“你要她活，自己便要死。”

公子襄怒道：“刚才你不是答应过不杀唐姑娘，而今食言，你不是人么？”

九脸龙王笑道：“第一，我不是人，我是龙王；第二，刚才我答应，是刚才的事，我已放了唐方一次，等于饶她一命，谁叫你没护着，让我再次捕着唐方？”

公子襄只觉一阵羞愧，恨不得死了好，海难递也气愤地骂：“刚才哪是你放的！明明是我救的……”

九脸龙王脸一寒，道：“公子襄，我不跟你讲这些，总而言之，你不死，她就死。”

公子襄怔怔地道：“我死，我死，我一定死……”

忽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道：“谁也不必死，要死，我死。”猛然眼前一花，一人已挡在九脸龙王和公子襄之间，九脸龙王和公子襄俱是一怔，只听那人叫道：“放唐姑娘。”九脸龙王只见来人十分白皙，鼻子很挺，但口里竟如此托大，不禁骂道：“见你的大头鬼……”公子襄那边只见那人一笑，笑得极为倨傲，却又谦和好看，一个人的笑容兼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可是少有，就在这时，那人已出手了。

九脸龙王身前是唐方，但那人一出手，就击中唐方背后的九脸龙王！

九脸龙王不知对方出手如此之快，已不及闪躲，一掌回击过去，但那人竟不闪不避，砰砰两声，两人均着了一掌。

两人俱是身形一闪，那人抢前一步，已趁机扶过唐方；九脸龙王见人质顿失，呼地击出一拳，待那人格这一拳，他好乘隙夺回唐方，控制大局！

但那人仍不闪避，将唐方轻轻一托，轻巧地将唐方托向公子襄，反手一拳，正中九脸龙王胸膛！

但闻“蓬蓬”二声，那人和九脸龙王各中了一拳，九脸龙王一生出道以来，几时受过此等奇耻大辱？发出一声龙啸，伞面竟离柄飞旋，刷地割向那人腰际！

那人居然也不闪不避，伞沿割中腰肌，但他这时左右手一动，黑光白光，同时一闪，只听九脸龙王怪叫疾退：“黑白神剑！”

那人淡淡笑道：“管他黑剑白剑，能杀得了人就是好剑。”说着，吐了一口鲜红的血！

九脸龙王长啸一声，再也不敢恋战，返身就逃，他可是说走就走，清啸过去，走鬼婆婆和他座下的六大高手，俱失斗志，纷纷撤走，人虽走远，但顷刻之间，清啸犹在隔山传来，回音不绝。公子襄亲眼见九脸龙王先着了海难递二下重击，再挨那持黑白双剑青年一拳一掌，外加两道剑伤，但退走时居然仍如此迅疾，内力如此充沛，不禁为之心惊。

只见那青年鼻子渗出些微血来，身上衣衫，甚为破旧，但一看过去，觉得他如王孙公子，十分倨傲。公子襄从未见过此人，亦从未见过如此舍身不惜的打法，但知自己一行人，全仗此人相救，才免受九脸龙王凌辱丧命，当下长揖道：“感蒙阁下相救之恩，未知高姓大名……”

那人截道：“公子襄，你应约而来，那是最好。”

公子襄一呆：“阁下约了我？”

那人说：“蜀道垭口，正是我们一决生死之地。”

公子襄心头大震：“一决生死？我们无怨无仇，素不相识，却是为何？”此刻他如在五里雾中，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那人道：“我姓方，上觉下闲，山居野人，一事无成，你叫公子襄，是大侠梁斗后裔，这便不是相识了么？”

公子襄道：“既蒙方兄相救，又已识荆，更何必相斗？方兄三招败龙王，武功自然远在区区之上，不必交手，便已分晓。”他以为方觉闲要分高下，乃青年人好胜之心，所以上来便自甘认输，图免一战。

方觉闲摇摇头，疲倦地道：“公子襄，你有所不知，咱们此战，既然你来了，便断断不能或免。”

公子襄奇道：“区区实是……实是不解。”方觉闲苦笑一下，也没答他。原来他少时曾受容肇祖容身避雨之恩，而容肇祖又因感恩于萧七，萧七因爱慕唐甜，而唐甜欲杀公子襄而甘心，故此方觉闲允诺杀公子襄以报当年之恩，及此他眼见公子襄挺身护唐方，绝不似唐甜口中所说的欺骗唐方的不义之徒，心中很感懊悔。

他曾下战书请萧七送交公子襄，约其于蜀道要塞垭口一战，书中说明，他亦不欲战，但因允诺在先，若公子襄届时不至，便可作罢，而他一生一世隐逸山林，永不涉足江湖，就当没见过公子襄好了，他约好时间正好是中秋前三天正午，不料公子襄虽收了信，但因“怀抱五老”决战，被纯罡气激得纸柬粉碎，并未读过柬书中所书，自然无从知道此事。

上苍撮弄，公子襄为救唐方，也赶赴这必经之地垭口，跟九脸龙王从黎明斗到天亮，时近正午，方觉闲赶到赴约，及时以惊人声势打跑了九脸龙王，但两人一战，已在所难免；这过程公子襄自然不解。

方觉闲道：“公子襄，你还是不解，我也没有办法，但这一战，上天入地，无人能阻，自是不判生死不回头。”

公子襄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绝无挽回余地，知江湖中人说话，一言九鼎，自不像九脸龙王狡诈诡辩，食言而肥，便黯然叹道：“如果此战方兄一定要坚持……在下只好舍命陪君子……只是，只是在下跟方兄向无怨隙，何生误会，盼方兄告知一二，以令在下不致不明于九泉……”

公子襄这几句话，原是说得极谦，自认非方觉闲之敌，方觉闲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已答允别人，非杀你不可，待会儿公子出手，务请全力施为，不须客气。”

公子襄问：“却不知道谁人能请动方兄杀我？”

方觉闲本想说是容肇祖，但又不忍说，也想说是阴谋出自于唐甜，却又不屑去提她，便道：“其人不值一提……只是我允诺在先，享在必行。”

公子襄长叹道：“我了解。”

方觉闲道：“你受的伤不轻，但我刚才也故意着了九脸龙王一拳一掌，创伤看来也不比你轻多少……我们一战，还算公平。”

公子襄苦笑道：“我们的命，都是你救的，没什么不公平的。”

方觉闲点点头道：“这样最好，大家可以全力出手，不必顾忌些什么。”

公子襄茫然道：“我们就在此地一战么？”

方觉闲移目四顾，目光最后停在几间未倒塌的木屋上，道：“这里人太多，我不想有人打扰。”

公子襄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乐意替他说出来：“那我们在其中一间房里动手是么？”

方觉闲颌首道：“那房间长约十一尺三寸，宽约六尺七寸，以我们两人武功，在这样狭窄地方动手，当无妨碍。”

此语一出，秦歌衫与几名公子襄门人，大为震服，这青年竟在一瞥之间，道出房间大小度量，眼光之准，世所罕见，其中一名门生，精研土木，知道方觉闲判断分毫不失，更是叹服。

公子襄对此战胜望不大，也不愿唐方从旁见了徒自担心，便道：“在房内一战更好……不过，若我死于方兄之手，这位唐姑娘……尚请兄台代在下匡护，直至她穴道启解为止。”

这下临危授命，竟当方觉闲为知交，方觉闲一向恬淡，心境明照若虚，也不觉得震动，道：“若我侥幸能不死……必替唐姑娘寻着萧大侠为止，这点公子放心。”

公子襄笑道：“这样就好，我死无怨愆……”遂转首向众人嘱咐道：“我要与这位方兄一战，毋论生死，各安天命，不得报复……我去后，你们要好好照顾唐姑娘……”秦歌衫等听公子襄出言不吉，不禁痛哭失声，唐方闻公子襄临战尚念念不忘保护自己，情怀激荡，不知要说什么话是好，只听公子襄又道：“海兄。”

海难递上前一步，肃然道：“在。”此际他身受重伤，腕骨俱折，但神态之间，邪气反而尽消，眉清目朗，挺胸昂腹，端然立在公子襄身前候命。

公子襄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道：“照顾唐姑娘。”

海难递道：“不！”这个回答也是斩钉截铁，犹如用斧凿在石碑上一样不容抹去。

公子襄倒是奇道：“为什么？”

海难递道：“因为你不会死！”

公子襄眼中闪过一线痛苦之色：“生死乃是定数，我……也只不过是交代明白，好放心一搏而已……”

海难递还是道：“你不用交代清楚，纵要交待，也不必与我说，我不会替你去完成。”他顿了一顿，用坚决无比的声音道：“因为我们刚刚约过，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刚刚才结拜，我俩已是兄弟，你难道忘了吗？”

然后对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公子襄鼓励地笑了笑，用脚踢了他一下，道：“兄弟，你好好打这一战，不能输……如果输了，你死，我也不活！”

公子襄怔了半天，忽然用尽全力，指着海难递的鼻尖骂道：“你疯了！我跟你萍水相逢，不过才相识半天，你是魔头，我是君子，你哪有资格跟我称兄道弟，你……你……”

海难递神色不变，冷笑道：“你用这种话相激，是小看了我，也小看你自已。”然后厉声喝道：“在你还尊敬萧大侠，向往‘神州结义’……当年神州兄弟的一句话：‘一朝是兄弟，一生是兄弟’，你难道没听过么？你难

道忘了么！”说着呸了一声，竟吐了公子襄一脸口水，然后铁青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地道：“记住，为了我，为了唐姑娘，为了你的门人和武林正义……我要你……活着从房间里走出来！”

公子襄一句话也没说，大步走向那房间去，这跟他刚才委靡气沮的神态全然不一。

因为他知道几条性命全悬在自己的手里。他已不能败。

方觉闲见公子襄踏步而去，他也跟着起步，只不过在午间的阳光底下，山谷里的稀薄空气、鸟啭松静的寂寥里，方觉闲有千万种感触，微微掠过心头。

他没有这样的兄弟。

他没有这样的知音。

他只是一个平常人，最大的愿望是闲居在山林，不想获得什么钱财武功，除了能活下来及自卫外，他也没什么企求。

他也不想多交什么朋友。

但唯一给他帮助过的朋友，是容肇祖，那是在他还不会武的时候，他为了他，今日，他要来杀公子襄。

他跟着公子襄，走进那屋里，阳光都被隔绝在外头。公子襄先走了进去，回过了身子，朝向他，他转身将门掩上，屋子里顿时一团黑暗，只留下潮湿、闷窒和两个受伤的人，而其中一个人顷刻之后，就要逝去。

公子襄道：“我们真的要比？”

方觉闲道：“要一决生死。”

公子襄紧抿着唇，他握刀的手，也紧了一紧：“分出高下便好。”

方觉闲接口道：“可是我答应了别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公子襄沉默，良久，道：“你要怎样比？”

方觉闲鼻子一挺，道：“闻说你有五刀，叫‘五瓣兰’，我也有五剑，叫‘五展梅’，咱们以剑搏刀，不死不休。”

公子襄在幽暗的房间里沉默良久，终于说了一声：“好。”

公子襄在练“五瓣兰”时，年纪还小，不知道那跟他投缘的年轻师父的身世来历，如果当时知道了，以他身为大侠梁斗的后裔，恐不能接受被视为邪魔外道高手柳五公子的绝学。方觉闲师承赵师容，但他较少涉足于武林，对赵师容、柳随风一代的情仇恩怨，也无从得悉，无论如何，这一战，是他们上一代师父所始料不及，而且也是极不愿见的。

可惜他们都不知道。

然而目送两人走入木屋的人，心情好像悬在崖壁上，唐方明知劝阻不住两人，故未劝阻，歌衫急得什么似的，不晓得这两个男人为何而战。海难递却最清楚，因为换了是他，他也只好走进木屋里。

男儿在世，有些事非做不可，有些事宁死不为。

那几名公子襄门生，也趋近来，张盼木屋。木屋里面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

第四十四章 物是人非

秦歌衫叹了一口气，又幽幽叹了一口气道：“我真不明白。”唐方微微一笑道：“我也不明白……不过，有些战阵，男儿在世，是只可战不可退的。”她此刻心中正想起了萧秋水，不觉心头一阵温柔甜蜜。

这时太阳渐渐西坠，山中日月，变化瞬息，只见山间的雾气，渐渐升上来，却是越来越浓。

唐方等注意力一直在木屋那边，但木屋未见动静。

浓雾袅动，东一簇、西一团的，若隐若现，时有时无。唐方想起峨眉山洗象池的浓雾之夜，好像人在太虚里，飞云在头上脚下身边疾走，一切都是动的，一切都是浮的，没有什么事物能把握得住。转念之间，一团云雾向她飘来，忽然想到，这山并不太高，而且正是午后，立时省起，叫道：“远离那雾！”

这一声叫，在场的人，一时皆未意识过来是何事。只听咕咚一声，四名门生中，一人已被团团浓雾罩住，摔倒地上。另一人也被灰雾困住，脸上似笑非笑，摇摇晃晃，状甚诡异。

海难递诧道：“这雾……”

话未说完，叭的一声，又一名门生仆倒下去，另一门生也沾着浓雾，似尽力左冲右突，但未能移动半步。唐方疾道：“唐门‘雨雾’！”

秦歌衫和另一门生想去拉拔。碰的一声，那门生又告不支倒下。剩下的一名门生，半声惊呼，竟又沾着雾气，纠缠不脱，秦歌衫想去牵扯，唐方急喊：“不行，这雾气内蕴淬毒暗器，不得接触……”秦歌衫忙缩手跳开，未几，那门生又砰的跌倒。

唐方道：“用掌风……”

秦歌衫和疯玩老人怕雾气及身，一以曼妙袖风一以纯刚掌风驱雾；歌衫内力不足，但胜在袖曳及地，扇起风来，很是方便，疯玩老人本不想帮人，只是他自己怕死，当然全力施为，他掌力本来浑厚，大部雾气在他凌厉掌风下一卷即散。

原来这雾气是唐门一种极其特异的暗器，叫做“雨雾”，昔日“神州结义”在“夜雨洒金街”黄果飞瀑前一役，唐方便以“雨雾”分了“三绝剑魔”孔扬素的心，歼除此魔。“雨雾”胜在伪装雾气，不留心者不会觉察，很容易便为敌所趁。只是“雨雾”也并非什么高深暗器，虽难闪避，但速度太慢，只要对方稍为留心，便不易奏效，而且对方若内力修为相当不弱，只须用掌风便可驱散“雨雾”，故“雨雾”只能攻其不备，而并非当者披靡。这是“雨雾”长处，也是弱点。

疯玩老人因心怀恐惧，怕自己步入公子襄后尘，所以全力出掌，他负伤之下，抖擞神威，如山中狂风，吹得“雨雾”七零八落，纷纷乱散。

只听空谷中一个女子声怒道：“疯玩老人，你当真玩疯了么？”

疯玩老人听得一惊，纵在山中凉爽气候中，也不禁大汗涔涔而下，怔怔地看着自己双手，颤声道：“可是，这雾……”

唐方忽厉声接道：“甜儿，你别装神弄鬼了！”唐方施放暗器，尤其是“雨雾”，在唐门中辈份远在唐甜之上，只因她全神贯注于木屋，所以才发觉较迟，而现在她又穴道未解，无法立即破去“雨雾”。

只听那甜得发腻的声道：“好呀！唐方，那么好的眼光，那么好的耳力，

无怪乎萧秋水、公子襄、海难递，在你石榴裙下拜倒了。”只见盈盈走出一人，腮孕春风，貌胜春花，身后跟了两个人。

海难递怒道：“你敢污蔑萧大侠！”

唐甜冷笑道：“萧大侠又怎样？就算公子襄又如何？反正就没有你姓海的份儿！”

唐甜悻悻然地道：“当日你加入‘刚极柔至盟’，对我如何，有眼的人都看得出来，而今见了唐方，冬瓜缠到茄田里，东攀西爬，我看你见异思迁，也不过是灯盏无油白费心！”

秦歌衫左看、右看、东看、西看、正看看、侧看看、越看这女子越不顺眼，截道：“凭你也配叫唐姑娘的名字？快叫小姨。”唐甜称人名号，屡被纠正，十分无趣，气得不去理她。

海难递被唐甜一轮数落，涨红了脸，心里却难堪。他平生无大恶，只是稍好色了一些，在西域一带憋久了，被唐甜甜言蜜语所吸引，便到中原来，又因唐甜貌美甜蜜，被她柔腻言语诱得神魂颠倒，也是有的事。只是他一见唐方，一颗心就倾了过去，不属于他自己了，却也定了下来，待唐方真心诚意，倒是给唐甜旧事重提地这么一说，只觉自己正所谓“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更愧自己以前有千般不是，万般恶劣。唐方却道：“甜儿，海兄定力是弱了些，但不失为一位好汉子，你诱他在先，又讥讽他于后，实是不该。”

海难递只觉脑中心里，轰地一声，好像血液一齐冲上来，唐方这几句替他解围的话，说得他又感动又羞愧又赧耻。

唐甜冷笑道：“说来说去，错都是在我了？”

唐方一笑道：“那也不见得，这世间上，痴痴错错，总会有人说。”

唐甜也甜笑问：“但我愿意人说我好，讨厌听人说我坏话。你说该怎么办？”

唐方淡淡地道：“一个人若听人评语活着，就无快乐可言了。”

唐甜故作忧悒地道：“但我又喜欢听人这么说我……”秦歌衫瞧不惯她说话作状，低骂了一声：“装腔作态，无聊至极。”唐甜不去理她，径自说下去：“我倒有一法。”

唐方笑笑，不去理她。唐甜道：“趁公子襄、方觉闲未知生死……我先把说我坏话的人，尽皆杀了，岂不是好？”这句话她说来如柔情密语，其实听来让人惊心动魄。

原来她逼方觉闲与公子襄一决生死，又遣使萧七送挑战书，自然对决斗时间地点，知晓得一清二楚，这次她来，便为瞧“两虎相斗，两败俱伤”之局。不意遇上唐方等，而海难递身负重伤，难以动手，唐方又显然穴道受制，自己估量形势，大是有利，便萌杀机。先以“雨雾”，暗算了公子襄座下四名门生，只剩下秦歌衫便不足畏，至于疯玩老人，也算自己一路人马，可谓占尽了优势上风，故此她才现身。

唐方冷笑道：“要人不说自己不好，原有千方百计，杀人灭口，却是最愚蠢不过的事。”

唐甜脸色一变，却忽然一笑，道：“你看我，”唐方看看，只见她笑得很甜，也没感觉出什么来，唐甜盈盈笑道：“我终于有了酒窝，你难道没看出来？”

唐方看去，果见唐甜两颊酒窝深深，就她记忆中唐甜小时候是没有酒窝

的，微觉讶异，随而却有一种心生畏怖的寒意涌上心头。

只听唐甜说：“我小时候，看见你笑，便有酒涡在脸上，我只恨自己没长出一对酒涡儿来……所以天天用筷子戳刺，也戳不出酒涡，拿三千她们那几张脸来试，也不生效……”唐方想到唐门中几个婢仆无缘无故长出一脸麻皮，似被戳，但当时相询，她们都眼有惧色，不敢说穿，原来唐甜竟然狠得下手！唐方心中，更觉一阵悚然。

唐甜甜咪咪地笑道：“后来我研究了出来，酒涡是人脸肌肉接衔处有了松弛的隙缝，才会酿出酒涡……所以我日日夜夜，都绷紧了脸上‘观谬’、‘地仓’、‘巨谬’等穴，而放松腮部肌肤……你看，我最近长了两个酒涡，跟你一般美丽，跟你一般迷人，比你更讨人喜欢了……”唐甜笑得花枝乱颤，目光散乱，又一敛笑容道：“可见人是可以被取代的。”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一定取代得了你。”

她一说完了这句话，人就像风中的一朵红花，“吹”了出去，在极端柔美中，对唐方下了七道杀手。

秦歌衫一直在等着她的出手，唐甜一出手，她立刻出手。

她在唐甜背后下了五道杀手。

但在刹那之间，唐甜的七道杀手，忽然变了，变得不是对唐方，而是对秦歌衫下的，就像本来就预算到秦歌衫会中途拦截一般。

两人一接之下，秦歌衫顿现下风，飞退。

她退的原因有三：一，她在五对七招中已发觉，唐甜武功只在她之上，不在她之下，她只好以退为进，卸开唐甜主力；二，她对自己轻功最有信心，希望以轻身功夫与之周旋；三，远离穴道被封的唐方，以免她受伤害。

但是她这般心思，唐甜焉看不出来？她并不追赶，一出手，又是向唐方身上招呼。

秦歌衫怕唐方受伤，急忙赶了过来，全力急攻，唐甜似也不想杀唐方，收掌转战歌衫。这一来，秦歌衫再也不敢稍有疏离，而她的轻功也无从发挥，不消片刻，便处劣势。

唐方瞧得大急，只觉众人都为了她受到折磨创伤，叫道：“歌衫，快点走，快走……”但这时唐甜呼地一掌向她天灵盖拍了下来！

歌衫急煞，回掌架住唐甜向唐方的一击，这一下是绕身过来险险接住，腰身暴露在唐甜另一只手下，她武功原本就逊于唐甜，当下腰身“胞盲穴”一麻，浑身无力，让唐甜一脚踢倒。

唐甜怒美道：“还不是让我拿下了！”只听闷哼一声，那边海难递奋起力战，疯玩老人想在唐甜面前戴罪立功，先缠住了他，海难递因重伤未愈，力不从心，便终于让疯玩老人点倒制住。

唐甜见公子襄手下尽歿，唐方、歌衫、海难递尽为自己等人所擒，心中高兴，无可形容，哈的一声，一拍双手，双眼发出一种明亮至极的光彩来，向身后垂手而立的甄厉庆、江伤阳、疯玩老人道：“你们看，我是不是打倒了唐方，取代了唐方？哈……”

忽听“哈！哈！哈”三声，远远传来。这三声如三声鼓击，众人听在耳里，犹如心房被碰、碰、碰撞了三下。

紧接三声大笑之后，一人阴阳怪气地道：“你笑什么，萧大哥走了七年，剩下我们，和尚，还不如大哭一场的好！”

说罢，有人道：“好，哭就哭。”又听“哇、哇、哇”哭了三声，这人

功力更高，如雷鸣三响，直震得疯玩老人脸黄，江伤阳脸青，甄厉庆脸紫，唐甜也白了脸，疾道：“快，将他们移入屋……”

江伤阳、疯玩老人和甄厉庆等知道来人内力已到了非同小可的境界，而且语态之中，跟萧秋水还是旧识，怎容他们见着唐方？三人行动极快，一人抓住一个掠入另一座未塌的木屋里，轻轻掩上了门。

三人掠入屋内，屏住了呼吸，又点了唐方、海难递、秦歌衫身上穴道，忽听一人道：“哇！这里死这么多人！”声音响起，只隔了一道木板，江伤阳、甄厉庆、疯玩老人等均吓了一跳！原来来人在瞬息间，已到了木屋之前，只因毫无脚步之声，若不是开口说话，众人都不知有人逼近了。

只听那语音是女子之声，声音甚为响亮，江伤阳等均感纳闷，武林之中，何时出了武功如此犀利的女子？正犹豫间，有人道：“怎么死了一地的人？”

另一人道：“才不过几个，哪里算是一地，夸张！”

先头那人反问：“天有几个？”

第二人顿了顿，道：“头上青天，当然只有一个，难道还有假冒的不成？”

原先那人又问：“地有几个？”

第二人又怔了怔，答：“一个呀！”

第一人骂道：“我是说死了一地的人，又没说一地死了很多人，地的的确确只有一个，我哪点说错了？”

第二人被这样一问，倒愣住了，忿忿回骂道：“你……你这是强词夺理嘛！”第一人哈哈笑道：“你才吹毛求疵！”又听一个女音劝道：“你讲不过他，要是小邱在，就跟屁王旗鼓相当，你呀，光黑，嘴巴可不行啰！”第二人甚为不服，气呼呼道：“哼，哼，嘿，嘿！”忽听一人念道：“阿弥陀佛，你他妈的哭就哭出来吧，不要哼哼唧唧！”

众人听这一群人胡言乱语，心中大奇，又听这人先念佛偈，又骂粗话，更感稀罕。这时只听一人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吸得甚长，从两人相骂第一句起已开始吸气，吸至此居然不吐气，反而又再深深一吸，即时有另一个说话极急疾的女音道：“喂喂，洪华你可别再吸气大哭了，刚才三声震得我好不舒服！”那人便没再吸气。在屋里众人倒是悄悄舒了一口气。

江伤阳、甄厉庆、疯玩老人面面相顾，不知来者何人，但知唐甜一定在外躲了起来，颇为放心，但又怕万一屋里唐方，给这干人发现，以这些人说话内力充沛，自己等万万非其所敌，不觉担心了起来，想到此处，江伤阳是负责抓唐方进来的，连忙悄悄将唐方放到地上，自己心里忐忑，稍为算了一下，连同那相骂者二人，大笑大哭者二人，说话一响亮一急速二人，以及一个念佛的人，总共来了七个人。

听这七个人说话，真气充沛，内息悠长，却不知是何人，不禁自板缝向外看了看，瞥见全场，高高矮矮，男男女女，黑黑白白，肥肥瘦瘦，不只七人，一共站了八个人！

他这一看出去，立即有一人，向他这儿瞟了一眼，这一眼犹如陡亮的烛芒，使得江伤阳眼前一花，心中一寒，一颗心怦怦乱跳，只觉那眼神有莫大的威力，不敢与之对视。

又过得一会儿，才敢再瞥去，只见那人一直无声无息地闲站着，却是又肥又胖，眼小颌长，鼻孔朝天，样貌忠厚，身体臃肿，但来时不带半点声息，因他一直不出声，使得江伤阳等以为·只有七人，可见此人内力轻功皆已至炉火纯青的境界。

另外七人，江伤阳一面细听他们说话，一面仔细分辨，才知道强词夺理的那人，头细腿粗，一口白牙，满脸皱纹，瞧他样貌，已是老人家，但行为举止，却似幼龄小童。跟他对骂的人，肤色黑得像块爆炭，腮帮子涨卜卜的，正在没好气地翻白眼。

另一个狮鼻阔口，高大壮硕的银须老人，就是发出三声大笑的人，至于大哭三声者，却是一个戟发铁脸，沉着蹙眉的汉子。

还有两个女子，一个正急急如律令念咒似的说着话，挽髻束发，皮肤甚为白皙。另一个女子，一足微跛，矮人半截，但不时加一两句话，声音远远地传了出去，响亮至极。

剩下的一个是和尚。额角突出，油光满脸，肚子胀出来，已经到了眼往下望不能见趾的地步，江伤阳只觉这群人相貌古怪，不伦不类，隐隐似乎听过形容这几人形状的传说，却一时想不起是谁。

江伤阳正想诘问甄厉庆，却见他一张惨青的脸，早已转为蜡黄，见到他欲开口要问，连忙摇手不迭，宛似惊吓过度，怕自己一出声招来大祸一般。

唐方在地上，眼睛刚好对着板隙，别人不知道那八人是谁，她可比谁都清楚。要不是穴道受制，哑穴被封，她早就呼叫出来了。

这八人正是萧秋水尚存的八名结义弟兄，强词夺理的铁星月、大肚和尚大度、刁钻古怪的李黑、肥头大耳长下巴的胡福、白皙高挑的施月、嗓门大人瘦小的陈见鬼、银发威猛大笑老人是蔺俊龙、精悍短发大哭汉子是洪华，这八个人，有的是“神州结义”的兄弟，有的是“两广十虎”中的好汉，有些在浣花萧家突过围，有些渡过乌江，有些还在丹霞山苦守过，有些在长坂坡擂台大会下杀过金兵……这八个人，当年叱咤风云，而今各有疲态。

唐方瞧得心口一阵痛。

只听“杂鹤”施月正说到：“我们这些日子，心灰意懒，也不是办法。”

李黑截道：“哪有什么办法？萧大哥去后，人心思散，岳元帅被害死后，江山难复，更轮不到咱们说话了，这江湖嘛，也不是昔日的江湖了。”言下不胜疲惫，又蕴无尽唏嘘。

商俊龙砰的一声，一拳打在一块横架的木板上，道：“难道萧大哥去后，咱们就此萎靡不振？若萧大哥未死，咱们对得起他么？”

洪华冷冷加了一句：“就算已死，也对不起。”他极不好多言；说话简短，却语必中的。

李黑苦笑道：“就算对不起，也是没法子的事。没有了萧大哥，咱们也凑合不起来。咱们在一起，偶尔聚聚，已不容易，还是骂架的多，和气的少，又焉能做出一番什么劳什子的事来？你看陈见鬼就好了……”

众人向陈见鬼望去，陈见鬼竖眉瞪目：“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李黑优游淡定地说：“就是没什么好看的……从前嘛，还水深火热，救人千里，急人之义，解人之困，到了今天……”

陈见鬼截道：“你别尽对我拿着锄头找黄连来挖苦我！人心思散，人人不都是这样！你拿灯笼打招呼，光照别人，不照自己，你这副德性，不也死里活气的！平日尽找忙呀累呀的借口，到头来叫河山变色，还不是坐着空喊！”

胡福叹了一口气道：“这也难怪，外边人人传说，萧大哥投蒙古人去了，高官厚爵，所谓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也……也怨不得人。”

洪华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大肚和尚道：“没有证据，别冤枉人。”

胡福垂下头不语。唐方听得一口气憋在心头，气得心肺都恨不得代替嘴巴说话，只可惜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第四十五章 一颗飞石

过了一会，施月转了个话题说：“这儿死了人，横七竖八的倒了几具尸体，想必有人在此交过手。”

李黑道：“废话！”

施月怒道：“怎么废话了，这儿明明有场格斗，”难道不是！”

李黑懒洋洋地道：“明明有人在这里打架，鬼都看得出来，你还来多说一次，不是废话是什么？”

“杂鹤”施月为之气结。

却听铁星月即接道：“我说你才是废话。”

李黑似对铁星月甚为惮忌，“我不跟你说。”

铁星月哈哈笑道：“你怕了，所以不敢跟我说话。”

李黑怒道：“我才不怕你，你别蛤蟆打喷嚏！”

铁星月大笑道：“你说‘鬼都看得出来’有人打架，世上哪有神鬼？说这才是废话嘛……”却听大肚和尚低声念道：“有鬼倒好，我相信萧大哥已经……这也可以回来看看我们……”

众人笑骂到这里，听到此语，只觉在大白天里，残垣废墟的荒野上，生起一股寒意。

陈见鬼嘀咕道：“大白天的，你说这些来干什么……”

突听葡俊龙喝了一声道：“难道我们就壮志全消，天天打打骂骂了事？”

众人顿感脸上无光。铁星月道：“你这面破鼓，也别敲了，大家没有头领，心里总不是劲儿，也不是不难受的……”施月叹道：“找了那么久，也没个讯儿。”

洪华一个字一个字地道：“虽无音讯，也要寻觅。”

胡福道：“这个当然……但我又听人说，萧大哥极好色，入了唐门，被唐门那些丫头迷住了……”唐方听至此，心里骂他们一千个不是，就算萧秋水如此，该气的是她自己，也轮不到这些人来胡乱揣测。

却听李黑嘬嘴道：“据近日江湖传闻，说当旧萧大哥抗虏之举，只是为了个人权力……”说到这里，沉吟着没说下去，陈见鬼问：“有人说他好色，有人说他好权，有人说他投蒙古人……总之有他在显赫一时，虽艰苦但快活，人一旦不在了，便什么流言都有了，只是……只看我们信不信？”

众人都一时沉默了下来，忽听“喀刺”一响，一块木板忽折为二，落地来，原来是刚才被“千手剑猿”葡俊龙击了一拳的木板，此刻拳劲才发，木板方告断落。这一下功力先凝后发，简直匪夷所思，甄厉庆等自缝中见了，莫不惴惴。

过了一会，只听铁星月道：“不管如何，萧大哥是我们大哥，这危难当口儿，我们不该怀疑他才是。”

李黑说：“不管如何，我们天涯海角，都要找到他。”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绝无挽回余地。

陈见鬼站了起来，道：“我们这就去蜀中唐门，再找一遍，此生纵上穷碧落下黄泉，跟萧大哥不见不散！”她人虽矮小，一旦大声说话，却又不胜豪概。

忽听一人拍掌娇笑道：“好，好，好。今日幸蒙得见名动江湖的八位大侠，幸何如之……”

铁星月最怕跟女子唠叨，故意刁难截断道：“你年纪轻轻，娘娘腔的，怎知道我们是谁！”

那女子声音抑扬顿挫，甚是甜腻动听：“哎哟，我虽出道未久，但对铁星月铁二哥，大肚和尚大度三哥，陈见鬼陈六姊，李黑李八哥，胡福胡九哥，施月施十姊，蔺俊龙十一哥，洪华洪十二哥……诸位声名，如雷贯耳，江湖上传诵已久，武林中名闻八方，小女子又焉会不知？”

这几句话说得几人心中舒泰，商蔺龙和杂鹤施月却甚瞧不惯，一个心骂：“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往后退了几步，不欲亲近；一个骂了出口：“装腔作态！”

这句骂得最声小，秦歌衫却听了个清楚，心中大有同感，因为冒出来说话的正是唐甜，而她刚才也用过同样一句话骂过唐甜。

可惜她也无法出半句声，否则一定拍手欢呼：“骂得好！”

唐甜这一轮报名，却吓傻了在木屋中的甄厉庆、江伤阳与疯玩老人。

大肚和尚等八人武功，虽远不及萧秋水，但也闯下一番名声来，从万里桥之役，到一公亭之战，尤其七星岩决战剑王，雪夜探牢冒死救岳飞，更是动人心魄，家喻户晓。这八人均曾受萧秋水指导过“忘情天书”上的武功，自非“十方霸主”能敌。

疯玩老人等吓得绿了脸，唐方也气得脸色煞白。她算准唐甜出来，准没好话说的。

果然唐甜道：“诸位对萧大哥的义气，我很明白，但世间上的事，要用脑袋去想，光义气是不行的。”

施月怒道：“你这算什么！”

唐甜笑得斯文淡定，道：“我听人说，萧大侠的兄弟是一条肠子通到底的，老说义气，愚忠盲动，听不得人劝的。”

铁星月呼地跳起来说：“谁说受不住？你说，我听！”唐甜嘟起腮帮子道：“我屡次说话，都给打断了，是没有人听。”

铁星月怒道：“谁不让你说，我打他老大耳括子！”

唐甜媚笑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李黑沉下了脸，道：“你要说就说吧，噜苏什么！”

唐甜含笑衿衿，道：“小女子叫唐甜，正是唐方唐小姨侄女。”

胡福微笑道：“我一见你容貌酷似，又有酒涡，想必是跟唐姑娘有关的人了……”唐甜得意至极，游目往木屋那边流盼一眼，故意问胡福道：“我像唐小姨么？”蔺俊龙在旁忍不住大声道：“不像！”倒是吓了众人一跳。李黑沉着脸压低了声调道：“你要说什么快说。”

唐甜一昂下颌，道：“萧秋水到唐门大闹之后，拣男的杀，拣女的受用，早已遁迹江湖，投身官宦享福去了，哪还记得你们！”

铁星月怒得握紧了双拳：“胡说！大哥不是这样的人！”

“那要看你们怎么瞧了！”唐甜目光像甜滋滋的蜜汁般扫了全场每人一眼，道：“你们各位，也是江湖上有头有面的大宗师，更是武林中人所尊重的老前辈，你们往昔跟萧大侠可谓剖腹献胆，死尽忠心，只是真正饮誉天下的，还不是萧秋水个人来着……”蔺俊龙低吼了半声：“叫萧大哥！”

“好，叫萧大哥就萧大哥。”唐甜冷笑道：“你们的‘萧大哥’形象，不容人轻侮，未免太讲感情义气，脑袋瓜子拧直了谈——他有义军统帅之位，一代大侠之称，还不是你们辛苦堆搭出来的台面？骑着骆驼牵着鸡，高的高，

低的低，我不客气地说句话，瘸腿跟马跑，一辈子也赶不上！”

众人都寂静无声，显然在各动各的心思。唐方气这干人直肠直肝，听了唐甜甜言蜜语，便等于拿舌头磨剃刀，吃亏的是自己，心中急极，只盼望另一木屋中有打斗声传来，能引众人进去查询，援救自己，出声解释破疑。只是木屋那边，仍静悄悄的。全无打斗声息，却不知公子囊、方觉闲二人怎样了？

唐甜的口好像油漱过，又道：“你们也有精忠报国的人，但秤钩打钉，以曲求直，光冲动嚷嚷，是不行的，你们也该好好充实身手，作一番事业，别跟错了人，破开屋梁做人把棍，变成大材小用。”

众人又默默不语，唐甜连忙加了一句：“我看你们，还是不用找萧……你们的萧大哥啦。”原来她刚才伏在另一间木屋旁，贴得较近，已闻兵刃轻微缓慢催动之声，所以赶紧跃将出来，不住说话，以图掩盖兵器交击之声。唐甜说的话句句打动了陈见鬼等，而木屋里兵刃之声又极端微弱，不见增强，所以洪华等人武功虽高，但失于大意未察觉。

胡福沉声道：“我们对萧大哥为人，自有分寸，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们甘心情愿，绝不会出卖大哥的。”

唐甜嘴儿微撇一下当是笑容：“那你们想怎样？”

陈见鬼毫不考虑就说：“我们还是要找他的。”

唐甜眼珠一转，也学唐方抿嘴先笑道：“那也罢了，诸位实心实眼，忠肝义胆，小女子佩服得紧。”她也瞧得出八人中早已有些人动了心，她反正不急在一时，露了痕迹，便不说破，笑问：“诸位可知往唐家堡捷径所在？”

胡福抱拳道：“正要请教。”

唐甜还礼道：“不敢当。此去出歪口右转上山坡小径，可见掬霞谷，谷中有一株千年红桧，红桧下正中小径，可直入向欣岩，转十八洞天，便可提早一天抵蜀中唐门。”

胡福在这群人中最是谦厚，也最不虞人有诈，抱揖谢道：“多谢姑娘指点。”

忽“嘯”地一声，一条白影，一晃而至！

这白影迎面向唐甜疾撞而来，来势之急，不可思议，唐甜及时一蹲，那人疾飞而过，撞向一棵大树，一面叫道：“原来你们在这里！”但身法无法即止，只听刷地一声，那人一挺臂，一剑穿树而过，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已冲到树后，双指一钳，夹住树后突出白亮的剑锋，剑柄在树前干上，白衣人这一扯，剑嵌入树中，使得他去势一顿，这才止住了脚步。

白衣人露了这一手，唐甜吓得几乎魂飞魄散。那人轻功之快且急，只怕当世罕见，而出剑之迅疾，尤在轻功之上，他以剑穿树身，再自树另一边夹剑以稳住去势，可谓诡谲已极，而如果白衣人来意不善，早在越过自己的刹那，已足可把她杀死十次八次了。

唐甜犹有余悸，李黑眼快，欢欣叫道：“林七哥！”陈见鬼眼也不慢，叫：“七弟来了！”

来人正是东海林公子。

这一干人，正是大侠萧秋水往昔的结义兄弟，跟萧秋水一齐闯荡过，立过不少大功大业，自然也经过不少大风大浪。他们都以义气为先，侠气峥嵘，只是萧秋水自权力帮瓦解后，赴蜀中唐门一战，这一战迄今无人知其结果，只知唐家堡实力也因而消解，而萧秋水去年所作所为，也众说纷坛，乘机落

井下石，添油加酱的流言更是不少，真正关心寻觅，力辟流言者也有，这些对剩下兄弟的坚定信心，确也影响不少。

唐方见林公子赶至，很想呼叫出声，但苦于无法出声。唐方原在“神州结义”中排行第五，跟铁星月等份属兄妹，自有至亲之情。

只听林公子微微喘息，道：“我……我探得大哥消息……”

李黑、铁星月、大肚和尚同时抢着问：“是什么消息？”

林公子显然因赶来报讯，不惜大耗真力，身上隐隐蒸发了薄薄雾气：“听说一个以前在萧大哥与唐老太太一战中未死的老仆人揭露，萧大哥可能还在唐家堡一带地方……”葡俊龙跳起来道：“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转头望向洪华。

洪华人虽矮小，但说话挺有分寸，微一沉吟，疾道：“去！”众人携手挽肩，立刻要走，唐甜没想到他们说走就走，心里也巴不得这些瘟神去得越远越好。

忽听林公子问道：“唐家的路，我可不识……”胡福道：“我早问过了……”声音传来，已在山腰远处。

此刻唐甜心中，暗笑不已，她对诸人的指点路向，实则谬误千里，掬霞谷中确有路通往唐门，只是近日路面坍方，碎石堆积，就算留心也万万看不出来该处路径，而另一条小路，位于中央，完全无损，料九侠一定循那条路走去，的确也能到“向欣岩”等地，但同名不同地，只是离唐家堡愈离愈远，待得众人知晓折返时，已是一两天后的事了，那时唐家堡里，也不会留下任何东西让他们来捡。就算众侠责问起来，她也可推说不知有坍方一事，而乱石后确曾有一小径直达唐门，只恨他们自己大意了。

唐甜一念及此，忍不住偷偷笑起来，一张绯红的脸，涨得像红苹果一般。

唐方却被气煞。

唐家堡的路向，她也清楚得很，虽不知路径被岩石所没，但知道唐甜故意引诸兄弟走另一歧径，心中着急，但又无法出声相唤，实是苦极。

只听“依呀”一声，唐甜推门进来，笑道：“那几个傻瓜？已让我三言两语，支开到大江南北去了，也没见过那么没头脑的。”

唐方心中暗忖：他们一根肠子通到底，宅心仁厚，可不像你这般心思。唐甜得意洋洋地叉腰站着，忽问：“你们说，这三人，该怎么办？”

江伤阳摇摇头道：“这些人留着累赘，不如杀了……只是唐方……萧大侠的未过门妻子……杀了等于开罪天下英雄，总是不好。”

甄厉庆摇摇头道：“依我看，还是一并宰了……反正别人去唐门，还要唐方引路，我们赴唐家堡，有‘小妹’在，还怕什么，还是杀了好……只是……杀掉唐方，要让人知道，这罪名可大哩……还是多考虑一些的好……”

疯玩老人点点头道：“杀是要杀的，只不过要嫁祸给别人，我们万万担不起这个罪名……”

唐甜侧首问：“那你认为如何将罪名扣到别人身上去？”

疯玩老人迟疑了一下，只见唐甜一双妙目看着他，有说不尽的美丽，也有说不出的狠辣，知道不能不说：“不如将公子襄那四个手下衣服脱了，把唐方装成自杀而死，好教人以为是公子襄的人图逞兽欲，同归于尽……”

唐甜蹙眉道：“既是这样，只好依你之计……不过既要嫁祸公子襄门下，不如连公子襄也一同宰了，罪名担在他身上，最好不过。”她心里却暗度：自己引疯玩老人出谋献策，这恶名也就卸下来了，有日自己得了天书神令，

练就一番无敌艺技，将今日在场的人全杀光了，天下之间有谁知个中内情？

疯玩老人犹豫道：“公子囊武功高强，纵受重创，也不好对付。”

唐甜笑道：“公子囊跟方觉闲拼这一回，就算不死，也只剩半条命，杀之易如反掌。”

江伤阳有些心惊，嗫嚅问：“如果公子囊战死了呢？”

唐甜道：“你这人，死人岂不更好？省了功夫……你们男人，脱了衣服，不是一样！”唐甜说的时候，笑意盎盎，一对妙目，瞧住三人，倒是三人却有些不自然起来，目光改投他处。

就在这时，木屋传来尖锐风声。

那风声锐厉得似五十个人，拿着铁哨子在嘴里用尽力气吹一般响。

唐甜变色道：“终于动上手了。”此时她笑靥如花，觉得事事顺心，心中自是高兴。

忽听一人在远方长啸，声音一起一落，瞬息已近，宛若两头大鹏，一在高空，一盘低处，交互长啸急进迫近一般，但听啸声，又似为一人所发。唐甜乍听这声音熟捻，却想不起来是谁。

这不过是顷刻间的事，啸声已然非常贴近。

唐甜忽瞥见唐方脸有喜色，猛想起一人来，疾喝道：“动手！”

江伤阳等不明，问：“嘎？”这时一条青影已出现在眼帘山坳处。

唐甜一个转身，已闪至唐方处，手中扣了一枚飞叉，直往唐方头上插下，就在这时，唳地一声，一枚石子，破空而来，袭向唐甜！

唐甜见来势劲急，顾不得杀害唐方，忙将金叉一架，叮的一响，叉石齐飞，唐甜只震得左臂发麻，刷地右手又抽出一支小剑，向甄厉庆等喝道：“挡住他！”说着一剑翻刺，直插唐方后脑。

这时那白衣人又迫近了很多，嗤地又发出一粒石子！

由于他来势甚速，已拉近了数丈距离，石子劲道更是遭急，甄厉庆大喝一声，以袖袍一兜，想兜住飞石，“波”的一声，石子竟裂袖而出。江伤阳猛跳一步，五指如钩，想抓住石子，但五指触及飞石，如遭电殛，震得五指一阵乱抖，表皮竟被石子削去。疯玩老人见两人都接之不住，及时将头用力一拧，一把灰发，横扫而出，打在石上。这下是他绝技，叫“散发万鞭”，就算高手着了它散发一扫，也得皮开肉绽，普通兵器给他这一甩发缠上，也告脱手，但这一下灰发击在石上“夺”的一声，数十绺灰发飘落，那劲石竟断发而去，其势不减！

这时唐甜的短剑剑尖已点在唐方脑上，只要刺入，唐方便神仙难活，就在这千钧一发间，哗的一声，石子射在唐甜左手剑锷上。唐甜只觉一股奇急奇锐的大力一震，五指握拿不住，虎口破裂，短剑脱手飞出，跟石子一齐啪啪射入树干中，石子直嵌入树身里，剑也直没及柄。

这小小一颗石子，竟有莫大的威力！

第四十六章 木屋一战

就这缓得一缓，来人已到了众人面前，身法之快，罕所未见。

疯玩老人、江伤阳、甄厉庆都一愕，只见来人温和洵儒，发这一颗力似千钧飞石的人，竟是一名中年文士！

唐甜忽一现身，如蛇一般溜到唐方背后，文士道：“你别拿唐姑娘威胁我，你知道，你只要一伸手，我便杀了你。我没有杀过人，但你若敢动唐方姑娘，我就杀你。”

唐甜这时贴唐方极近，但她确实没有把握可以在这人面前挟持唐方。而且她双手被两颗飞石震得酸麻，出手也定必因此迟缓，这文士武功又绝非自己等人能敌，正转念间，知道文士虽举手间可杀自己，但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从自己手中救下唐方，知道此时不谈条件，以后就没机会了，即道：“我不伤害唐方，你也不要伤害我。”

疯玩老人、江伤阳、甄厉庆见唐甜似乎十分畏惧此人，心中都惴惴，没人敢上前动手。那文士点头道：“好，你放唐方，我放你走。”

唐甜喜道：“君子一言？”

文士叹了口气道：“快马一鞭。我骗你作甚？”

唐甜即刻离开唐方，笑得甜甜，道：“你是武林前辈，说了的话可不算数哟。”

文士摇首道：“我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但你这样逆天行事，总有一日，会遭报应的，还是及早回头的好。”

唐甜一笑道：“梁大侠也不必这样诅咒我，上头这天，有时也不怎么灵的，好人快死，坏人当道，也有的是。”

疯玩老人、江伤阳、甄厉庆等面面相觑……梁大侠？莫非是……三人心中，惊疑不定，连地上穴道受制的海难递，也是暗自揣测。

文士道：“我不是诅咒你。上天报不报是在天，人心安不安是在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唐甜打躬作揖，涎着笑脸，漫声应：“是。那小女子走了？”

文士道：“我还要问你一件事。”

唐甜道：“哟，你说放我走，可没提条件。”

文士看了她一会，终于道：“所以你可以不答。”

唐甜眼珠子一转道：“梁斗大侠真是信人。”

文士微微一笑：“言而有信，份属当然，你也不用捧我。”

疯玩老人等听得来人竟是昔年名动江湖的大侠梁斗，心中惊得莫可名状，以哀求的眼光望向唐甜。原来梁斗侠名卓著，十年前武功虽不算顶尖儿高手，但他行事光明，仁侠为怀，威名远播，声威犹在他武功之上，所以黑白二道，无不敬重。近年来他武功更有大进，名副其实，所以一颗石子，也能以至柔之力，发出至刚之威。

唐甜却暗度：自己此际，正待用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救了江伤阳等三人，让他们感激一辈子也好。便道：“你问我答，但这三人，须也一齐放了。”

梁斗微笑道：“这三人杀来作甚？我本就无杀人之意。”三人闻悉大喜，形露于色。

唐甜一昂首，樱唇翕动，问：“你要问什么？”

梁斗瞧着她，一字一句地问：“地眼大师死于你手中，是不是？”

唐甜不动声色，反问：“你说过不杀我的，是不是？”

梁斗冷然道：“我说过不杀，就是不杀。”

唐甜冷笑道：“怀抱五老已找过公子襄的麻烦了，是不是？”

梁斗点头：“但误会也已经冰释……你害不着人。”

唐甜浅浅一笑，似一头美丽的红狐，眯着双眼道：“那你都知道了，还问我作甚？”

“果然是你杀的！”梁斗叹气道：“我就知道是你杀的。小小年纪，如此歹毒，真叫人难以置信。”

唐甜道：“也没什么，行走江湖，心不狠，手不辣，一个女孩子去闯，只有送死的份儿。”

梁斗想想也是，便没说下去。唐甜挨近一些，腻声道：“梁大侠，小女子从小就敬慕你的为人，但你梁大侠却像沙河里的石头，磨得没棱没角了，风采名声，都教萧秋水一人抢光了，还费神费时为他东寻西觅，实是挑雪填井，枉费心机。”

梁斗微微一笑道：“唐甜姑娘，你这番话，跟别人去说，也许还真生效。我们是萧大侠的朋友兄弟，要是这就信了，那就枉作半世人了，这些风言风语，如雪里埋人，久后自明，不顶事的。”

唐甜气得一顿脚，一撇嘴，道：“好，你不听就罢，我也省省气。”掉头就走，疯玩老人等三人忙不迭跟上，梁斗忽道：“慢。”

唐甜怕梁斗反悔，即道：“梁大侠，你就当我嘴上抹石灰白说好了，何必丢了一世侠名。”其实她心里害怕，梁斗真动起手，四人可不是他的敌手。

梁斗淡淡地道：“侠名在我，如同虚幻。我不杀你，你且放心。不过……”梁斗顿了一顿，双目逼视唐甜，道：“若是他日你再胡作非为，撞在我手里，就如此剑。”他反手一拗，崩地一声，竟把剑柄拗了下来，剑身仍然留在树干里，随手一扬，“伏”

地一声，唐甜只觉发上嵌了一物，正是那剑柄。刚才梁斗以飞石“破三人截击，再震飞短剑打入树中，是何等刚劲，而今剑柄射入髻内，竟毫发不折，又是何等浑圆的柔劲。唐甜手里捏了一把冷汗，作声不得，猛回身，急纵而去。

江伤阳、疯玩老人、甄厉庆见唐甜一定，更忙不迭紧蹶而去。

梁斗回首一笑：“委屈你们了。”一一替唐方、海难递、秦歌衫解开穴道。

只是唐方身上穴道，是抱残所封，饶是梁斗武艺超群，功力深厚，竟也解不开，梁斗道：“真糟，五老忘了跟我说解他们独门点穴手法之道了。”抱残所封之穴虽解不开，但唐方被唐甜等所点穴道却一一解除。

唐方一旦能开口便叫：“梁大叔……”

梁斗轻拍她肩膀，柔声道：“你受苦了……”

秦歌衫也叫：“老爷……”梁斗原来身份是“梁思王”，歌衫对他自是尊敬有加，海难递在一旁，自惭魔道中人，正是叫也不是，不叫也不是。

梁斗却向他笑道：“这位就是‘西方霸主’了？能弃暗投明。精神可感。”

海难递见梁斗识得自己，心下一阵惭愧，涩声道：“梁大侠，我，作过很多错事……”

梁斗哈哈笑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忽问：

“我那孩儿呢？”

唐方这才省起木屋内已无尖锐兵刃之风，道：“他与人入内决斗去了。”

梁斗对自己儿子，有莫大信心，淡淡地道：“他又和谁交手去了？”

唐方这可急了：“公子原为了相救我们，受了九脸龙王几下重击，那人及时赶至，重创了慕容不是，也故意受了不轻的伤，坚持要与公子一战……”

梁斗一听，这才动容，能伤得了慕容不是的，武功自然不俗，而故意挂彩不占人便宜，更是好汉所为，梁斗道：“那人叫什么名字？”

唐方道：“我听说……他说是姓方的，叫方觉闲……”

这一下梁斗几乎跳了起来，道：“那人可是高挑个子，皮肤白皙，傲气逼人的年轻人？”

唐方道：“是。”只见梁斗宛若给人兜心一捶，失神喃喃重复道：“天意，天意……”

唐方诧异道：“那人是谁？”

梁斗唉了一声，道：“这场决斗，可万万不能打的。方觉闲是赵师容之徒，学的是‘五展梅’剑法；公子襄的五路刀法，是柳随风柳五公子嫡传的‘五瓣兰’……”说到这里，仰天长叹：“但昔年柳五的武功，略在赵师容之下，他的刀法只恐非‘五展梅’之敌。”

其实“五展梅”未必胜于“五瓣兰”。“权力帮”中李沉舟、赵师容、柳随风三人，柳五武功未必逊于赵师容，只是柳五公子生恐李帮主妒才，故意不外露罢了，所以柳五的刀法，也未必会输给赵师容。此乃因柳五深爱赵师容，又不敢忤逆李沉舟，破坏李、赵之情，故早萌死志，恨不得死在赵师容手下才甘心。故此他的五记刀法，对付别的武功，天衣无缝，攻无不克，但对到赵师容的“五展梅”剑法，到了最后一招，却有一个老大的破绽，足够让“五展梅”最后一剑杀了他。

当年柳五为救李沉舟、赵师容，战死于权力帮总坛，他对赵师容挚爱，李沉舟亦深知，但此事除李、赵、柳三人之外并无人知晓，而今近十年后，赵柳门人弟子，竟因命运凑合，决战于此，可谓造化弄人。

可是梁斗等并不知道，柳五留下的刀法，竟有极大的破绽，为赵师容的剑法所趁。他们只是凭当日李赵柳三人武功声名推断，公子襄可能会输给方觉闲而已。

关于这点连方觉闲和公子襄本人都不知道。

此刻兵刃风声已停，是不是他们已分出胜负，也定下了生死呢？

谁生？

谁死？

唐方急道：“既然如此，大叔快去遏止这场打斗。”

梁斗问：“他们在何处交手？”

秦歌衫急得火烧似的，一指木屋，道：“就在那里……刚才还有打斗声……”

只见木屋寂寂，却是一点声音也无。

海难递也道：“现在去阻止，也许还来得及。”

梁斗顿足叹道：“既已没了声息，恐怕格斗已完了，阻止不及了……”顿了一顿，又道：“如果相斗未分胜负，我这一闯进去，分了任何一人的心，或两人都失神，只怕就更无生理，弄巧反成拙了……”

秦歌衫急得要哭：“这……这如何是好！”

梁斗叹道：“天意，天意啊！”其实他关切儿子安危，自己也是心乱如麻。

唐方心中也乱得像一堆麻似的，公子襄过去对自己的种种情意，一一浮现在心头，只觉得他平生对萧秋水未得一见，但经自己一番言语，即含辛茹苦地甘冒恶名寻找了近十年，结下了不少仇家，种下了不少恩怨，却从未有半丝后悔，心中不禁一阵怆然，只望菩萨保佑，公子襄能平安无事，但又回心一想，那高傲青年方觉闲，又何尝该死呢？

众人望去，只见木屋之门，紧紧闭着，一点声息也没有。那在山中潮湿的木板，顺着山意翠色一映，深绿如苔，直似一棵巨树的干。

只是那里面的人呢？

那一战完了没有？

孰胜孰负？谁生谁死？

唐方忍不住嚷道：“总要想想法子呀……”

梁斗忽然吸一口气，挺身，一挥双袖，道：“我去看看……”一直往那木屋走去。

众人见他长身而去，一时都说不出话，生柏木屋的门一被打开，就会跌出死尸来。

其实梁斗心里也紧张。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他儿子的武功，有部分是他亲自调教的，但柳五的“五瓣兰”，当日饮誉武林，连和尚大师、太禅上人也死于刀下，昔年这两人武功乃远胜自己，梁斗因柳随风这五刀教的是自己儿子，不是他自己，他便不去偷学。

方觉闲学的是赵师容的“五展梅”，“五展梅”当年在当阳城论武，连斩武当卓劲秋、华山冉豆子等数大高手，名动一时。饶是梁斗现下武功，非昔可比，但一旦推门入屋，惊破二人凝聚于身的莫大功力，变成招不得不发，并转移到惊扰者第三者身上——那时梁斗自度纵尽全力，也未必能抵得住二人联手一击。

——也罢。那时惟有身死。梁斗暗忖：子然一身，一生总算义所当为，唯一的憾事，是萧兄弟生死未知，其他的事，倒没欠着什么；有没办好的，只要襄儿平安，必会一一受理，毋须挂心。

想到如此，心中倒坦然了。

这时他已走到木屋之前，心中转过千百般念头，举起了手，正要推门——门却“依呀”一声打开了，只见一个人踉跄走出，挨住门扉，身子摇摇欲坠。

众人忍住惊呼，定睛看去，原来那走出来的人是脸色惨白的公子襄！

他双手正横抱着一个人，却正是方觉闲。

方觉闲一身白衣，染满了血，梁斗退了一步，又惊又喜：“你……你……你杀了他……”

公子襄噗地跪地，悲声叫：“爹……他赢了，却死了！”众人不明所以，只见公子襄神容惨淡，哀伤欲绝，谁也不敢相劝。

原来公子襄和方觉闲进入木屋后，两人都知道此番必有一场恶斗，都凝神以待。

两人都不急于动手、观察对方的破绽，谁知两人一旦观察之下，都惊觉对方全无弱点。

唯一的弱点，就是两人的目光。

谁的眼神上示了弱，谁就是露出了破绽。

所以两人定神以视，谁也不先动手。这时两人心神，只有敌手，当真是耳听不闻，眼视不见，全无感觉，惟有敌人。

所以在外面发生的一切，凭两人的功力，反而没有听到。

这样也好，如果两人听到了外面的危机，一旦分了心，为敌所趁，必死无疑。

两人对峙越久，越来越佩服对方，只觉得前面的敌人，慢慢变成朋友，从陌生变成了了解，从防卫变成友善。

然而友善是对敌时候的死敌。

两人觑不破对方的弱点，反而越暴露了本身的短处：因为互相敬重，顿生一种“识英雄重英雄”的心态，谁也出不了手。

要知道一流高手对峙的时候，是心神意念武功才学倾力以对，就如两人辩论一般，各展奇谋，锋机百出，到最后两人从不识到相识，人格赤裸裸表露，如倾谈一般地相互识重起来。

两人对峙甚久，出手的意志，却越来越薄弱。

就在这时，忽有长啸破耳传来！

这本是梁斗在远处的长啸，目的是引他儿子相和，好寻见他的行踪。

公子襄、方觉闲因听到长啸之际，唐方、唐甜等都尚未听到，那是因为梁斗的内劲远胜唐甜等，所以唐甜扬声说话，公子襄、方觉闲反毫无所闻。梁斗的内功，是阴柔流长的一种，越经重重障碍，回音越大，公子襄、方觉闲锁在屋内，反而听得更清晰。梁斗的内力，不见得比“金刀”胡福等高，但他以柔劲催声，更能及远，是故蔺俊龙等大声说话，木屋里的方觉闲、公子襄因专心应敌，反而听不到，而梁斗发声，却能听见。梁斗的长啸声，甚至在唐甜等未听到前更遥远的清啸，方觉闲、公子襄两人已早先一步听到了。

乍闻啸声，两人俱是一凛。

两人立刻醒悟，对方是敌人；对付敌人，若心存仁慈，等于自寻死路！

方觉闲听见啸声，不禁一惊，惊的是竟有内力哪样柔长的高手赶来；公子襄乍闻啸声，为之一震，知道是父亲来了。

两人在这刹那之间，都曾分了一下心。

这这霎眼间，两人都有了破绽。

方觉闲、公子襄都同时出手！

“五展梅”与“五瓣兰”！

赵师容和柳随风的绝学！

第四十七章 梅花兰花成血花

柳五的刀法和赵师容的剑法！

梅花孤峭！

兰花清秀！

这是武林第一等剑法和第一流刀法的决斗！

梅花点点枝头，兰花片片飘浮。

第一刀第一剑交击平手。

从第二剑起，方觉闲已持两柄剑。

一黑一白。

这正是当年萧开雁的“黑白双剑”。

公子襄不只有一柄刀，但他能使出“五瓣兰”招式的只是一刀。

淡青色的刀。

亦即是从前柳五公子的青刃！

两人交手一招，青刃如青龙蟠动，黑白剑如风起云涌。

到了第三招，公子襄忽觉压力增强：要是对手只有一把剑，他或许还对付得了，但对方却有两柄剑……黑剑处处牵制青刃，白剑猛下杀手！

事实上，连当年学“五展梅”在麦城大显威风的南宫无伤也只是练成单手发剑，不似方觉闲能双手共同施展“五展梅”，至守势与攻招并施的程度。

到了第四招，柳五刀法上的声势大增，杀着连扣，险中求胜，绝处逢生，反而将方觉闲双剑迫得手忙脚乱。原来大凡一种绝招，经过年岁与无数战斗后去芜存菁，自有其精义。“五展梅”是一柄剑所施的剑招，方觉闲以两把剑法去使，剑势上大增声威。但一到较精深奥妙、返璞归真的第四招后，优势忽去，而公子襄的一柄短刃，反而短中带险，险里却有着处处致敌于死的高招。

两人一时间交上了手，因旗鼓相当，一上来就用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而“五展梅”和“五瓣兰”一旦出手，谁也无法控制生死——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赢了就生，败了就死。对手也是一样。

第四招方觉闲闪躲得甚是勉强，到第五招——也是最后一招，方觉闲见对方青刃倏忽，隐约如兰花瓣瓣，秀丽绝俗，对它已全无敌意，只想束手待毙；方觉闲明知如此，也非死不可，但又控制不住心神，那倏忽的青刃已抢入中宫，方觉闲长叹一声，第五招的“五展梅”只好递了出去！

岂知这一招施出，局势全易。

公子襄只觉朵朵寒梅，如雪飞落，无限清爽，恨不得让落花降拂脸上，那青刃的刀势，不但没有封住双剑，反而回刀反卷，被“五展梅”所带，连同双剑一刀，刺向自己额、颈、心窝三处！

公子襄此惊非同小可，但“五展梅”和“五瓣兰”都是两人生平绝学，再无一招可以自救；他此时方知“五瓣兰”刀法绝不在“五展梅”之下，但是到了最后一招，“五瓣兰”竟刚好成为“五展梅”的套招，自动带人必死的自毁中，公子襄茫然不知所以，只有束手待毙；他却不知创“五瓣兰”者柳随风，一生坎坷，力争上游，全为了赵师容，然赵师容嫁给提携他成名的帮主李沉舟，痛苦之余，不敢表达，深情无寄，只恨不得死在赵师容剑下，方有解脱之乐。

两人恩怨缠绵，柳五却终于力救李沉舟与赵师容，死于唐门暗器下。但

两人所创绝招，却由两人弟子分出生死高下！

不过公子襄并没有死。

死的是方觉闲。

他突然双剑势道一逆，“五展梅”依然是“五展梅”，但势度变得全往自己身上而发。

于是两剑一刀，全刺入他的身体内。

公子襄呆住了，待他奔过去时，方觉闲已倒在血泊中，公子襄揽着他，震恼地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方觉闲摇头一笑，眼神里透露出一种悠长的倦意，说：“我根本就不想杀你……你我无冤无仇，我何必要你死？我既答应了人，只好非杀你不可……但你在武林激浊扬清，我只是山野闲民……我死得，你死不得……所以你死不如我死……”说到这里，红润的薄唇带着骄傲的笑意：“我虽死，但我胜了你……”

他说完这句话，就与世长辞。

他一生抱负，不过是作个与世无争的平凡人，结果事与愿违，学就一身本领，为了一句诺言，去杀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结果在动武中相知，不忍杀他而自杀。

梅花消逝了，兰花不复存，在他白衣上，一黑一白一青，三件兵刃，染成了血花。

公子襄哽咽道：“是我败了，他不想杀我，但剑招已出，无可挽回，只有身死。”

他短短几句话，说得极为难过，梁斗等虽不知个中详情，但可以想见其中包含多少惊心动魄的格斗，肝胆互照的相知，出人意表的变化，出神入化的武功。

泰歌衫禁不住欢喜：“只要人……平安没事就好了。”

公子襄涩声道：“可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唐方道：“公子，杀方公子的人，不是你，而是唆使他来与你决斗的人……你应该找到挑拨离间者，替方公子报仇。”

公子襄甚依从唐方的话，便说：“我得先把方公子埋葬……”

众人合力挖穴，不胜唏嘘。

梁斗感叹道：“这几年江湖上，比过去寂寥多了，人材凋零，算得上人物的，死的死，失踪的失踪，散的散，隐居的隐居，譬如孟相逢、孔别离……”

话说到这里，使唐方忽然想起一事，失声道：“刚才……对不起，打断了大叔的话。”

梁斗问：“不要客气，是什么事？”

唐方道：“刚才萧大哥的旧属弟兄们：铁星月、大肚和尚、陈见鬼、林公子、胡福、李黑、蔺俊龙、施月、洪华等人来过……”

公子襄动容道：“他们来过？”他从传说中对萧秋水的兄弟们，仰慕倾迟，缘悭一见，正待详问，只听唐方道：“他们实心眼儿听了唐甜的话，给引到远路去了，只怕赶不到唐家堡。”

梁斗跺足道：“这干老兄弟，石灰木炭一把抓，就是黑白不分，当真属吕布性情的！”当下道：“他们走了多久？”

唐方答：“有一刻钟。”梁斗叹道：“现在下去追，只怕追不到了。”他深知那几人轻功厉害，纵有轻功不怎的，内功也强，就算内功、轻功都

不太行的，武功也吓人，这一路急奔去找萧秋水，只怕现在不全力追上，这一干人不知跑到天涯海角的哪座崖哪处角去了。

当下梁斗向唐方问明李黑等去处，以及往唐门的路向，一一记住后，又替海难递接好了双手腕骨，一面道：“你们先赶去唐门……我追到那几个肉锅里煮元宵的小混蛋，再来与你们会合。”

又道：“你们一道上，要多加小心，襄儿受了伤，唐姑娘穴道未解，海霸王伤不碍事，但也不宜动武……歌衫儿应先发讯号，通知子弟来此接应，再赶去蜀中，比较妥善。”说到最后，“我去了”三字时，人已自各人眼前消失。

歌衫自知一人之力，保护不了三人，又知责任重大，不敢怠慢，忙自袖里抽出一小彩花筒，呼地一声，一道蓝色火花，直冲天空，散成星状，端是美丽。

公子襄惭愧地道：“我保护姑娘不力，令你屡受惊吓，实在是罪该……”

唐方笑道：“怎么？当我是外人，还是弱不禁风的大姑娘，处处要人保护？”

公子襄赧然道：“‘怀抱五老’的事，因我而起，所以才连累姑娘……到如今姑娘受那么多苦，本以为穴道数个时辰即解，不料一封就是三天，到现在穴道未解，实是我罪衍。”

唐方听公子襄语态诚恳，知其当真歉疚于心，便正色道：“公子千万别那么说，我至今没受一点伤，都是公子、海兄和歌衫儿三人拼死相救，公子和海兄还受了重伤……都是我累的，我却还未表歉疚，怎么倒过来说呢。这样说……我听了更难过。”

海难递听唐方提到他，心里一甜，微笑道：“其实要算起来，我才是罪魁祸首呢……要不是我劫了唐姑娘来，公子早就救了姑娘了……”

秦歌衫灵活的眼珠儿转了转，调侃道：“我说呀，我也有错哩。”

众人不禁一愕，实想不出秦歌衫何错之有。

唐方知她调皮，故意问：“你又错在哪里？”

秦歌衫嘻嘻一笑道：“在客来客栈之前，我若好好保护姑娘，姑娘就不会被那老和尚劫走了。”

唐方知她要缓和气氛，笑骂道：“呸，你救得了我！”

秦歌衫装个鬼脸，众人见她活泼可爱，都不禁笑了起来，阴霾一扫而光，这时忽听背后有脚步声，秦歌衫甚是机灵，屡遇暗算，早有警惕，一闪而退，公子襄笑道：“是羊舌寒他们。”

秦歌衫喜形于色，放下心头大石。只见白衣长袍的羊舌寒，率了三名门生，气喘咻咻地赶来。

羊舌寒一见场中情景，他何等聪明，立即明了几分，拜倒在地，惶愧道：“公子，姑娘，属下等来迟，请公子降罪。”

公子襄学着唐方的话道：“你当我是谁人了？”两人相视一笑，公子襄笑道：“哪里学来了这些规矩？人我门下，不必这一套，你是他们的大师兄，领头作好榜样，别成了一门人馒头里面包豆渣，旁人不夸自己夸。”

羊舌寒恭声道：“是。”上前一步，忽然左手五指，势若奔雷，急点公子襄头部本神、颌庆、目盲、正营、率角、承灵、临位、悬颅、阳白、悬厘十处要穴，右手如灵蛇闪跃，疾弹公子襄后脑天冲、浮白、脑空、窃伤、风池、完骨、玉枕、强间、络却、僻脉十穴。右足飞起，踢向公子襄小腹四满

穴！

这刹那间，羊舌寒连攻公子襄二十处死穴，一处要害！

公子襄猝然遇袭，他两只手掌，立即举起来，十指如弹急弦，抖动如飞，瞬间将羊舌寒二十指死穴攻势，完全接了下来。但是四满穴的一脚，骤起仓促，没能避得过去，公子襄砰地中了一脚，全身一麻。

这一麻仅是短短霎间的事，公子襄一股真气，直透四肢，所封之穴立解，但仅在这短短的时间，羊舌寒又飞足踢中了他“京门”、“大包”二穴，然后双手再拿住他的“肩井”穴。

若在平时，公子襄运气冲穴，穴道将解未解，他已可以出手搏敌，但此刻猝受暗袭，气未运注，加上先前屡受重创，聚力不易，终于数道要穴被制，软倒当堂。

他倒下来时，耳际只听一声哀呼。

另外三名跟随羊舌寒而来的门生，一齐出手，秦歌衫骤不及防，一下子，她明丽的瞳孔睁大，三件兵器，五件暗器，都打在她身上。

那三件兵刃拔出来时，唐方发出一声尖呼。

秦歌衫乍受偷袭，身子立即旋动飞起——但在未跳走前已着暗算，但兵刃自体内抽出时，她的旧力未消，一直旋转着，一个旋，两个旋，像穿花蝴蝶一样，一真旋飞入那门开着的木屋里去……沿路血迹点点。

那三件兵器，都是刀，一柄是朴刀，一柄是马刀，一柄是雁铃刀，雁铃刀又名金背大环刀，刀背厚，刀头阔，刀势重，刀背上贯以铜环，由五至九不等，挥动时环刀相击，酷似雁鸣。而刀身类半片雁飞，故又名雁翎刀。朴刀一向用作古代步战，刀身狭长，以劈、刺近搏为主，故兵刃典籍有谓“双刀为父母，拼命之时用朴刀”，又谓“刀如猛虎先走红”，不出则已出则见血。马刀乃骑兵专用兵刃，史记“骠骑兵”即曾以马刀之威，屡挫西域异族进侵，立下彪炳战绩，形状与倭刀略似。这三种刀，撂在人身上，很少有不送命的。

何况这三人俱是用刀好手！

何况秦歌衫还先中了五枚暗器！

秦歌衫死。

公子襄被擒。

唐方穴道未解。

能作战的，场中只剩下一个受伤未愈的“西方霸主”海难递。

海难递原本以为公子襄的手下来了，万事都有了解决，见公子襄待唐方深情无限，磊落胸襟，他只想安顿诸人后悄然离开，回到西域，黯自神销。却不料陡然之间，这四人竟以下犯上，挟制公子襄，杀死秦歌衫！

只听羊舌寒冷冷地道：“海霸主，你原本是‘小妹’的人，这里没你的事，你远远地走开去，咱们‘刚极柔至盟’也不来犯你，你要是想在老虎头上拔毛，不自量力，咱们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公子襄眼见秦歌衫中伏，自己受制，万未料自己七十一门生中的大弟子，善文能武的羊舌寒，居然是无耻小人，一至于斯。

公子襄痛心疾首地道：“羊舌寒，你是人不是？”

羊舌寒笑，因为紧张，所以脸肌绷紧，与笑容很不调和：“公子，还说这些作甚？你自己也快变作鬼啦！”

公子襄道：“我在何处待薄了你？”

羊舌寒道：“没有。”

公子襄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羊舌寒道：“也没有。”

公子襄道：“那我有没有什么地方藏私，没有教你，或者骗瞒了你？”

羊舌寒道：“更没有。”

公子襄又问：“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羊舌寒道：“因为你事事都太公平，样样都太好了，我是你大弟子，除了你和仲孙先生外，事情都交给我管；因此我知道有你在，人人都服你，所以才听我的；有一天你不要我，就没人听我的。故此，我要在你还没有不信任我，先杀了你，这样人人还是听从我的。”

公子襄冷笑道：“可惜你所作所为，又怎瞒得过仲孙先生！”

羊舌寒哈哈笑道：“是瞒不过。”他抽出了一柄剑，剑上染有鲜血斑斑，道：“他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只能够像陶醉先生一般，一起到阎罗王面前告状罢了。”

公子襄一看，脸色倏变：“仲孙先生他……你……”

羊舌寒双目发出寒芒，已越来越镇静，冷冷地道：“剑在人在，剑亡人亡！”

公子襄脸色惨白，颤声问：“谁……谁下的手？”

羊舌寒笑得越来越自然，也愈来愈阴森：“告诉你也无妨，我，小妹，招大喜下的手……元三迁、覃九忧、吕破衣无一人还！”

“小妹”指的当然是唐甜，招大喜则是手持马刀那人，在公子襄门下排行第十三。

唐方也变色，恨声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甜儿，甜儿，你下手狠辣，处处逼迫我们入绝路，而今又害死了仲孙先生、歌衫儿……我不能饶你！”

羊舌寒森然一笑道：“你自己今儿是泥菩萨过江，还在望乡台上弹琵琶，真不知死活！”转首对公子襄冷然道：“我们不止杀了覃九忧、吕破衣、仲孙湫、秦歌衫这些对你死心塌地的人，你嘱叔梁讷、老君奇送卫悲回返‘血河派’，也让我们一并做了。”

公子襄目光暴长，无限冷峻凌厉，羊舌寒久在他门下，虽明知他已不能移动，但不觉心中一寒，退了一步。这时，公子襄忽向海难递道：“海兄。”

海难递应了一声。公子襄厉声道：“你这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此时还不动手，给我滚去远远的，我们本来就毫无交关，今日我公子襄不愿与你这等无耻之徒死在一起！”

唐方也接着骂道：“我跟公子，死而无怨，你别在这里假惺惺，我们不需你来猫哭老鼠假慈悲！”

羊舌寒嘿嘿一笑道：“海霸主，你没听着么？你还是别狗逮老鼠，少瞪这趟浑水吧！”

海难递惨笑道：“我听到了。”

羊舌寒道：“那就请吧。”侧身让出一条路来。

海难递却不理他，凄然一笑道：“公子，唐姑娘，你们越是骂我，那就是越看得起我，要我离开这是非之地，这心意我领了；但我只求你们把我当兄弟看，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死，今日我海某若背义逃生，纵率大队人马回来救援，将公子门人叛变一事告知余众，可是我回来见到你们尸首，

我海某人又能独活么？”

海难递语意无比坚决：“我不走。我一走，他们就会下杀手。”

他无奈地一笑又道：“我知道，公子的门人弟子，当然敌得住区区一个霸主，何况大弟子羊舌寒也在这里，我断非其敌……但海某只求力拼，能与两位同死，不亦人生一大快事？”

羊舌寒恨恨地道：“快事，快事？快事！我看你快死才是真！”

唐方突然道：“甜儿唆使你杀卫悲回，目的是促使‘血河派’与‘梁王府’的人为敌，是也不是？”

羊舌寒冷哼道：“两派自伤残杀，又与‘龙王庙’、‘黑杀’的人残杀殆尽，此正是我‘刚极柔至盟’崛起之时。本来我就偷了公子匕首，给甜姐儿杀了地眼，可惜少林五老黄鼠狼结婚的小打小闹一场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只好亲自动手！”

唐方冷笑道：“唐甜要杀公子襄杀我，使你独揽梁王府大权是不是？”

羊舌寒寒着脸道：“梁斗素不管事，公子襄一死，我暗中将逆我者剪除，大权自然落我手中，势必如此！”

唐方反问：“甜儿既替你筹划取代公子襄，为何又要你杀卫悲回？这不是造成了‘长江’、‘黄河’二派之争，这岂不是等于削弱你的实力，使你穷于应对大敌，而非向‘刚极柔至盟’靠拢不可？”

羊舌寒一怔，即笑道：“不会的……”忽然脸色越来越阴沉，喃喃地道：“你胡说八道！你胡说……”越骂声音越低。

唐方观形鉴色，冷冷地道：“会与不会，你比我清楚。甜儿身边男人，可不止你一个，她嘴上抹蜜，说得甜，听的人不做梦吃糖，想得也甜。”

羊舌寒怪叫道：“你再胡言乱语，我就先杀了你！”

唐方不屑地道：“你要杀就杀，就怕你不怕忠言，拳头打跳虱，吃亏的还是自己！”

羊舌寒脸色一连数变，就在这时，那提雁翎刀的道：“羊大师兄，甜姐儿哪会是这样的人，你莫要妄听人言！”

这拿雁翎刀的，在公子襄门下排第八，叫尹宿疑，武功很高，而且在羊舌寒身边，显然也很有影响力，他这这么一说，羊舌寒立刻镇定了下来。

只听尹宿疑又道：“羊大师兄，此时你该当机立断，不管是谁。咱们并肩子上，一齐杀了，甜姐儿面前，好立一个大功。”

羊舌寒道：“是，是……”转身向公子襄厉声道：“你怪不得我，谁叫你是公子襄，偏又收我作门徒！”

公子襄长叹一声，也不言语，只是深深望着唐方，唐方心里一疼，大声道：“在你身为男子汉，大丈夫，被人耍得团团转，还充好汉！”

羊舌寒怒极：“那我就先宰了你！”刷的一声，拔出蝴蝶双刀，直往唐方颈上劈下！

公子襄怒吼一声：“唐方！”海难递急奔而上，待要营救，但三柄刀已缠上了他，根本寸步难移，眼见唐方就要死在羊舌寒刀下！

蓦然羊舌寒狂吼半声，仰天而倒，脸上被打满了一蓬细如牛毛的针，他的脸也就成了针插绒儿，密密麻麻都是针！

第四十八章 莲藕小筑

这变化委实奇急，那三名刀手一呆，唐方刷地掠起，扑向公子襄，尹宿疑生怕唐方将公子襄穴道一解，自己等就更非敌手，情急之下，雁翎刀一展，截向唐方！

突然唐方身形一转，间不容发地向下一伏，尹宿疑人在半空，心里一凛，忙沉身压力守护下盘，但已迟了，只觉双腿一麻再麻，他急沉身着地，双足竟站不稳，仰天摔倒，这才看见，两脚足足中了十七枚不同颜色的蜻蜓模样的小镖！

唐方杀羊舌寒，再伤尹宿疑，公子襄如大梦初醒，喜呼：“你穴解了！”唐方回首一笑，向尹宿疑道：“‘绝尸断嗣蜻蜓镖’，你听过没？”

尹宿疑的确从未听过，他本来还兀自将雁翎刀使得呼呼作响，护住身子，一听此言，全身都似麻痹了一般，也发不出力来。

他的刀一停，噗的一声，一柄短刀，自唐方手中飞出，钉入了他的心脏。尹宿疑半声未呼，便已断气。

唐方冷笑道：“我的暗器，从来无毒，你的心才是毒的。”所以她用飞刀射穿了他的心。

原来唐方被抱残大师所点的穴道，过了三天，自会消解，所以抱残等也并不担心，也没把解穴之法传给公子襄或梁斗。从歪口遇敌，疯玩老人和中叔崩来袭，一直转战到天明，又从黎明到午后，唐方之穴，在秦歌衫惨死后，已经依时自动冲破，她不动声色，首先试出四人中除羊舌寒是罪魁祸首外，更探出尹宿疑是主脑人物，然后她诱羊舌寒离开穴道受制的公子襄身边，猝杀羊舌寒，再佯救公子襄，引尹宿疑飞身来阻，她蓄势发出蜻蜓镖，专向尹宿疑下盘招呼，再以言语击溃了他的斗志，除此大害，这一系列的计划，连串地实行下来，局势便完全扳了回来。

剩下两人，目定口呆，哪还有心恋战？海难递乍见唐方居然可以起来歼敌，精神大振，反而出手逼住二人，二人本来联手斗海难递，以武功而论，稳胜有余，结果反被海难递逼得险象环生。

这两人，一个叫做招大喜，一个叫做丛小毛，招大喜就是和羊舌寒、唐甜暗杀仲孙湫，以图嫁祸血河派的人，跟羊舌寒是蛇鼠一窝、首尾呼应之辈。

他见势不妙，便向丛小毛道：“你敌住他，我罩住那女的，再来帮你。”

丛小毛是应声虫那一类人物，在公子襄门下排六十八，但身手很是不弱，听招大喜如此说，他也点了头，跟海难递咬牙苦拼。

可惜招大喜根本不是去跟唐方相搏，而是落荒而逃。

丛小毛急叫道：“喂，你……”稍一分神，海难递双手划圆，箍上了他的脖子，右手一折，喀喇一声，丛小毛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了了帐！

招大喜正没命的逃，唐方正要趁这个机会替公子襄解穴，忽听一声惨嚎。

原来招大喜，正一步一步退了回来，用手捂住咽喉，他退了一步，地上便多了几滴血，退到后来，地上流了一滩血，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仆倒于地。

只见两青年人正缓缓走了过来。

一个高颧眉挑，目空一切的青年，用一种傲慢的声音道：“刚极柔至盟不要这种不战而逃，害死自己弟兄的人。”

另外一个书生却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出杀气腾腾的话：“唐姑娘，如果你再走向公子襄一步，那我的货郎鼓就要出手了，那时不只你救不了公了

襄，也救不了你自己，我货郎鼓里的‘雷公弹’是江南霹雳堂所制，它的威力……我想，唐姑娘是唐门的人，当然识货。”

唐方当然知道。

唐门和霹雳堂世代代，时友时敌，就是因为霹雳堂的火器威力太强，唐门无法坐视；而霹雳堂也同样因为蜀中唐门的暗器太厉害而无法容忍。

唐方、公子襄、海难递三人对望一眼，都现出苦笑来，自从梁王府邸被甄厉庆，辜幸村、陆见破、莫承欢、江伤阳等人骚扰之后，直至公子襄与卫悲回相交，与九脸龙王交手，到怀抱五老劫持唐方为追查地眼大师被杀一案。致使公子襄大战五大神僧，唐方却落入唐甜这干人手中，旋又为九脸龙王之袭击而分心，被海难递救了唐方，却让中叔崩，疯玩老人这等唐甜手下走狗追杀。好不容易才制服了他们，九脸龙王慕容不是又插上一手，幸好公子襄及时赶到，加上方觉闲的力量，打跑了他。但因而免不了和方觉闲决一死敌。同时唐甜趁人之危，要下杀手，却恰好萧秋水昔日的兄弟铁星月等人赶到，聊了半天，还是让唐甜引了开去，而唐甜也让风尘仆仆赶至的梁斗赶走。可惜梁斗一走，秦歌衫召人护驾，没料门中有人叛变，羊舌寒等恩将仇报，幸而唐方穴道已解，计歼逆徒，眼看诡异风云，渐臻晴朗之际，却来了这两个唐甜手下一流煞星——正是萧七和容肇祖！

这跌宕崎岖的往唐门之路，不知何时才能抵达，何日才能走完？

唐方叹了一口气道：“你们想怎样？”

萧七道：“唐姑娘，我们很佩服你跟萧秋水等‘神州结义’的事迹，而今‘神州结义’烟消云散，你何不加入我们一伙？”

唐方摇头道：“不可能。”

容肇祖问：“为什么？都一样是赤胆忠心热血大志的结盟啊！”

唐方道：“不一样。”

萧七直挺挺地站着，额上太阳反照一片光：“我们也不勉强你，但你要跟我们赴唐门一行。”

唐方反问道：“你们有甜儿给你们带路就行，何必要我去？”

萧七舐舐嘴唇道：“因为我们想劝服‘小妹’，让你加入我们，有你在，以前‘神州结义’是武林正义的中心，现在如果你加入‘刚极柔至盟’，就会有号召力，使得援友增多，旧部归心。”

唐方淡淡地道：“萧大哥不在……我已不想在江湖上惹是生非，你们又何必拿我做幌子？”

容肇祖紧接着问了一句：“难道唐姑娘不想去唐门找萧大侠么？”

唐方道：“想，但我是跟公子襄、海兄一起去！”

容肇祖笑道：“跟谁去都是一样！”他笑笑又道：“而且，小妹吩咐我们要杀你，如果你不去，我们只好无礼了。”

唐方笑问：“无礼是什么意思？”

容肇祖轻咳了一声，皱着眉，故意露出凶狠之色：“杀了你！”

唐方叹道：“你自己想想看，刚极柔至盟和神州结义，又怎会相像呢？人不从他，就要杀人灭口，侠义、道义、仁义何在？没有了原则，只图要出名成事，哪里可能长久呢？幸好，你们两人，最狠也不过毁尸灭迹，换作疯玩老人这等人，恐怕还将人不当人来办呢！”

萧七努力地把眉往上一剔，道：“唐姑娘，废话少说，你到底去是不去？”

唐方雪玉一般的眼神望定他：“我不去，你就要杀死这儿全部的人？”

萧七点头。

唐方问：“如果我去，你就会放了这里全部的人？”

公子襄听了急道：“唐姑娘，不要跟他们去，别管我。”

海难递也道：“我自会跟他们拼！你万万不要受他们威胁！”

唐方望向他们二人，眼神里有说不尽的坚定：“公子，海兄，你们两位数度舍身护我救我，难道我唐方就天生是负人累人的么？”

萧七忽清了清喉咙，道：“我们盟主吩咐，其他人可以不管，但唐姑娘一定要跟我们回去，而公子襄……一定要杀！”

海难递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容肇祖怒叱：“你笑什么？”

海难递依旧笑道，一面说：“我是笑我自己……笑我自己不成材，不争气！这儿只有三个人……唐姑娘要跟你们去……公子襄要被你们所杀……独活的只有我一个？哈哈！我一个……你们也恁地把我姓海的小看了！”

萧七冷笑道：“姓海的，你自己要送死，我们也不阻拦你，你背叛‘刚极柔至盟’，我们盟主本就下令杀你。”

唐方忽问：“你们盟主就是‘小妹’‘小妹’……便是甜儿了？”

萧七眼睛生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颌首。

唐方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

萧七忍不住问道：“你……你叹什么气？”

唐方淡淡地道：“我是为你们觉得惋惜。”

萧七喝道：“你胡说什么！”

唐方不理他，径自说下去：“两个大好青年，被人利用，一至于斯！”转首向公子襄叫了一声：“公子。”

公子襄一震。

唐方婉然道：“我虽是女流之辈……但公子对我种种好，我总是知道的。我无以报公子……我生乃是为了萧大哥，死……”

萧七见唐方语音奇物，向容肇祖使个眼色。

只听唐方继续说道：“天下好女子何其多，请公子将我忘记骤然间，容肇祖铁伞一举，伞沿飞旋，人在伞下，急扑公子襄！”

他出手虽快，但海难递早有准备，不顾一切，左圆右方，截击容肇祖的伞上尖刀。可是容肇祖的攻势并非主力。主力在萧七。萧七也动了，叮地拔剑，剑如流星，急刺公子襄！

但唐方也动了，她掠向公子襄。

唐方与萧七的武功，相去不远，唐方要在瞬息间解开公子襄的穴道，是断不可能的，因为萧七的攻势，亦绝不容她能有缓手解公子襄穴道的机会。

如果她先去替公子襄解穴，她就接不下萧七的剑。

可是唐方正是想这样。

她全力去解公子襄的穴道，由于她挡在公子襄身前，那萧七的剑等于是刺向她的。

她本非求死，但她知道，她若不如此，海难递必定敌不过容肇祖，而只要容肇祖一空出手来，公子襄和海难递都难活命。

她宁可自己一死。

只要公子襄穴道一解，凭他的武功，虽身受重伤，但依然稳操胜券。

可是她不知道，如果她死了。公子襄和海难递的心里会怎样！

只是这时公子襄虽已看出唐方的舍身救己，但也无法阻拦。唐方五指一挥，已解开了公子襄的穴道；萧七剑光一闪，已刺到唐方背心。

唐方没有死。

她当然没来得及闪避，公子襄也来不及出手制止，而是萧七剑到中途，猝然停住。

这时，喝声迭起，原来公子襄的手下门生：百里树林、杜而未、元三迁、邢似痴等高手已赶到，重重地包围住萧七。

公子襄一跃而起，他内伤未愈，但武功超群，容肇祖情知不妙，不敢恋战，退与萧七项背相靠，厉声问：“你……你为何不下手？”

萧七额上冒着汗，但他反问了一句：“如果是你，你狠心下得了手？”

容肇祖无语。只见公子襄挥挥手，那剑拔弯张的局势立时缓和了下来，公子襄道：“你不杀唐姑娘……我们也不会为难你们。

只望你们好自为之，莫叫一个挑弄是非的女子坏了好名声。”

萧七默然不语。容肇祖哼了一声：“我们可没求你放过我们。”

唐方露出白皙的贝齿一笑：“我也没求你们不杀我。”两人听了，只觉心里一阵温暖。他们也清楚以目前情势，公子襄手下这些门生，武功才智都十分不弱，单以七十一门生最后一人杜而未，就曾挫败过霸主之一的江伤阳，这些人合起来，自己二人绝非所敌，何况还有公子襄、唐方、海难递三人。

萧七无精打采地道：“好吧。那我们可要走了。”

公子襄向唐方、海难递一笑，三人显得既开心，又坦荡，亦亲密：“请便。”

唐方走前一步，盈盈笑问：“不知二位要去哪里？”

容肇祖尴尬地笑笑，“唐姑娘是多此一问了。”

唐方婉然道：“那是去蜀中唐门了。”她的笑容灿若无私，明丽、娇艳如花，看了也让人心怀舒畅，坦荡无私。“那我们就一道去，好吗？”

萧七和容肇祖可愣住了，他们千方百计要掳劫唐方去而不成，如今唐方却自己要去了。

唐方最后那一声，却不是问他们的，而是问向公子襄和海难递。

公子襄笑道：“当然，我们本来就是要去唐门的。”

海难递笑着接道：“只是不喜欢被人威胁着去罢了。”

众人虽然笑笑淡淡，但连夜兼程，到了唐门不远处的“莲藕山庄”附近，萧七便一抱拳道：“冒犯诸位，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们有事先走，就些告辞。”

唐方笑道：“七兄如此匆匆，莫非甜儿要你们在莲藕山庄集合了再动手么？”

唐方这一语问中了萧七心里所思，萧七为之语噎，没能说出话来。唐方笑道：“我们一块儿进去吧……我也想劝喻甜儿几句，你们大好身手，也有志气，何不好好的做点事，而少作损己害人的事情……如此，图的才是千百年的好名声。”

容肇祖和萧七对望了一眼：这些日子以来，他们尽跟着唐甜做些为名有利的事，大违他们本意，也深有同感。唐方见他们不语，便柔声道：“我们不是去打架的，如果甜儿不听，也就罢了……而且，莲藕小筑……我也多年没进去过了……”

容肇祖抬起头来，问：“不动手？”

唐方点点头，望向公子襄。

其实真正要不要动手，是看公子襄这方面的意思。此刻公子襄、海难递、唐方虽在一起，但公子襄与海难递都分别受重伤，沿途虽运气调息，复原了大部分，唐甜这边，不单有萧七、容肇祖，还有甄厉庆、疯玩老人、江伤阳，合起来也不易对付。

但公子襄的门生，实力却真正不可轻视。

公子襄门下七下一人，除覃九忧、叔梁讫、吕破衣、哥舒晓天、明扫华已殉职，老君奇失踪，以及背叛者羊舌寒、招大喜、丛小毛及尹宿疑四人已丧生外，其他六十一人，都已齐集，连同“气伯歌衫正人君”中仅存的泰誓偕同改邪归正的落花娘子，还有小婢唐藕，这阵容不是唐甜的“刚极柔至盟”所能抵挡得了的。

公子襄与诸门人会合。“气伯”泰誓气得银须抖动，秦歌衫、仲孙湫的惨死，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地死于“刚极柔至盟”即唐甜手下的，若给他见着唐甜，焉有不杀之理？当下他愤慨地道：“若让我见着了那毒妖女，我是非杀不可！”

唐藕一向跟秦歌衫相交极好，也禁不住向唐方道：“姑娘……像阿甜这种人，败坏家风，留她活着，不知还要害多少人呢。”

公子襄的门人之所以及时赶到，全因杜而未苦思而悟的，他跟元三迁商议斟酌后，豁然而解，及时通知百里树林。原来仲孙湫死前，曾以手指蘸血，在地上画了一对长尖筒形的东西，杜而未亲眼见着了，但若思不得其解。

后来目睹公子襄的手讯彩花旗炮出现半空，羊舌寒等自动请缨往护公子襄，令杜而未灵机一触。

由于现场覃九忧等的死状来看，杜而未猜测他们可能死于自己人之手，而仲孙湫在地上所画的，很可能是一对角！

一个人在临死前，还画一对角来做什么呢？

更何况是仲孙湫如此精明机警的人！

这一对角，显然有重大暗示，而且，跟杀人凶手有莫大的关系。

杜而未如此想念，便找元三迁详问，了解当时情形，的确似是相识之人所为——人没有角，除非是动物，譬如鹿、牛、犀、羊……

——羊？

——羊舌寒？

仲孙湫以血迹画角一型，而不写出名字，显然是怕凶手发现涂去，所以必须留下让精密如凶手也不发觉的痕迹，让人深思觉察。

——难道并非“血河派”所为，而是羊舌寒所下的杀手？

那么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

元三迁、百里树林、杜而未很快就得到了三个可能的结论：

第一，羊舌寒是公子襄门下大弟子，若公子襄和仲孙湫不在，泰誓年事已高，秦歌衫又是女子，而唐方又无意于此，那么，梁思王很可能将全部权力都交给他——权力！世间上，有许多人，为了权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第二，羊舌寒如是受人主使，那决不会是“血河派”，因血河派决不会傻到嫁祸给自己，那么，武林中敢碰公子襄的，不外是“刚极柔至盟”和“龙王庙”。若是为“刚极柔至盟”，则是为了唐甜的美色；如果为“龙王庙”，则是为了九脸龙王的钱财——钱财和美色，不也是跟权力一般，令人为之万劫不复？

第三，假使真正是羊舌寒等，而今羊舌寒赶赴彩花旗炮处，显然有所奸谋！所以他们决定放弃了原订一切计划赶到垭口。

不管萧七是因为不忍或不想杀唐方，抑或他早已警觉到大队公子襄门下已直赶至而不敢或不能杀也好，这些身怀绝技的六十一门生及时赶到，在声势上可谓一时无两。他们每个人，都对“刚极柔至盟”咬牙切齿，矢志要报唐甜唆使叛乱及杀害秦歌衫、仲孙湫之仇！

公子襄和唐方也不例外。只不过唐方还有一丝亲情在，还想劝唐甜回头是岸，放下屠刀，公子襄则因为唐方这种心思，一时踌躇难决。

这时已十分靠近“莲藕小筑”。莲藕小筑古玉色的建筑，看来雅致简朴，但当年唐门鼎盛时，多少高手连想越此一步，都尸横遍地不可得。

忽听一人呢声呢气地道：“你们又何必为难呢？有胆就进小筑里来吧！我正恭候各位光临哩！”

声音有恃无恐地从小筑内传来，正是唐甜的声音。

第四十九章 唐失唐得唐七更

公子襄和唐方对望一眼，哈哈一笑道：“既然别人已在等我们，我们焉能不入！”

当下大步而进，唐方、海难递、落花娘子、唐藕、气伯泰誓及六十一名门下，全都鱼贯跟进。

别看他们几乎在片刻间组队而入，但世上任何伏兵要击溃他们，都不是件易事，在这简简单单的行阵里，早已布置好一切应变的防备与应付方法，这是仲孙湫苦心调练的。

“君子剑”仲孙湫虽死，但他的精神，以及对七十一门生的调教，仍长存梁王府门弟子心中。

萧七和容肇祖都非常吃惊。他们深知，唐甜若无七成以上的把握，断不会这样冒险的。然而，唐甜又能有什么力量对付得了公子襄等人呢？

就算是“十方霸主”中，汪逼威已为方觉闲所杀，陆见破亦为公子襄所杀，中叔崩糊里糊涂在死“五方太岁”手下，辜幸村被九脸龙王所杀，而海难递及莫承欢，都已弃暗投明，跟了公子襄，成了一伙人，除了本是霸主之一化名“田堂”的唐甜外，“刚极柔至盟”中的方觉闲死了，唐三千也让唐甜杀了，铁恨秋忿而离开，剩下的只有萧七、容肇祖等三人，以及游离分子甄厉庆、江伤阳与疯玩老人而已——这种阵容，哪里敌得过公子襄？

所以萧七、容肇祖两人的心，直如十五只吊桶提水，七上八下，经过了“莲藕小筑”的亭谢水阁，到了“莲云阁”时，遽然停了下来！

“莲云阁”是一个极大、至广阔的建筑，而且十分宽敞，就算有三十队舞龙舞狮在这儿，也还有余裕。这地方共有七十二道柱梁，每梁上雕有麒麟、龙、凤、犀、饕等七十二种不同的动物，栩栩如生。而屋顶成拱形，雕有七彩唐僧取经图，更是生动，开花板中央，只雕了个遒劲万钧的“唐”字，地板也刻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图，而正中厅堂，雕的是太上老君将孙悟空放在丹炉里熬炼的雕画。

令人赞叹的是，地面上雕刻十分生动逼真，手工乃绝世精品，可是更令人惊诧的是，地板并不因为有这些雕刻而有线毫凹凸不平，反而还十分平滑，似走在坚冰上一般，公子襄脚一沾地，便知道这地板十分坚硬特异，为别处所没有。

唐方知道他所思，低声道：“这是唐门以各种打造暗器的余屑所镌的地板，十分滑腻，用来训练在马步极难立稳情形下放镖的伎俩……你要小心了。”

公子襄觉得唐方关心自己，心头自是一热；海难递则悠悠看天花板上的唐字，遥对地板上的练丹图，陷入了沉思之中。

但令萧七等骤然停下来的，并不是因为这殊异的牢固建筑。

而是因为人。

一些特别的人！

大厅里有很多人。

但只有四个是坐着的。

四个坐着的人中，有三人是黛色绸裤褂，雪白袜子、青皂鞋，神态一个绷紧，看他的脸，就像一张上了弦的弓；一个神态悠闲，就像吃饱了饭刚困着足足可以睡三四天的弥勒佛；一个样子色迷迷，就像逛窑子那种想要又没

有钱的“客人”。

唯一相同的，除了衣饰，就是年纪。

他们的年纪，都有六十以上了。

唐方一眼瞥见他们三人，脸就变了色。

蜀中唐门，所以能成为江湖上一大掌有实力的神秘家族，主要原因是店门精英辈出，暗器无匹，更重要的是唐门中有不少运筹帷幄的一流高手，使得唐门如同病菌一般侵蚀江湖中各门各派之内，而又能在动荡仇杀的武林中保持实力。

谁能保持实力，在江湖中，就等于谁不倒下去。

谁不倒，就是胜利。

武林中本就是一个谁站得起来就算谁强，谁坐得最高就是胜利者。

虽然爬得越高，掉下来往往粉身碎骨。

只是登山的人往往只想到自己攀上去何等英风，俯瞰山岳，却很少想不上不下时怎么办？在山峰上摔下来时怎么办？

唐门一直能保留实力，最主要原因，是它宁可退居第二，或雄踞幕后，但不走在前面，充作先锋，成为武林中被挑战的对象。

人们永远注目于位居第一的人，但往往位居第一的人，也是首当其冲被打垮的人。

唐门有的是智慧超众、老谋深算的人物，也有言行独特，武功高绝的好手。这使得唐门具有统领武林的一大家族先决条件，所以落到了唐老太太这个野心的女人掌大局时，连当时天下第一大帮“权力帮”与长江七十二水道的朱大天王麾下，都有唐门高手卧底，篡夺天下大权之意甚昭。

直至萧秋水赴蜀见唐方，为唐老太太所阻，动起手来，以萧秋水武功盖世无俦，当然大挫唐门锐气，江南霹雳堂乘机发动全力攻袭，以致唐门死伤无算，但霹雳堂也从此一蹶不振，唐门亦因此打消争霸武林的野心。

而唐老太太与萧秋水那惊心动魄的一战，武林中迄今尚未知其结果。

而座中这三个人，都属唐门耆老，唐得、唐失与唐七更。

唐得外号叫“得心应手”，他的暗器不得手是绝不出手的。

而唐失名字恰好相反，但意义完全一样。

他的外号就叫做“从未失手”。

至于唐七更，他的辈份在唐门中，比唐得和唐失加起来都高；他的武器，从出手到击中这短短的刹那，可以更易七次之多，接他暗器的人，都没有可能在电光石火间应付那么多变化！

唐方见了他们，所以她脸色倏变，倒不是因为这几人武功奇高，暗器手法甚难应付，而是因为他们毕竟是唐门的耆老，她的长辈！

而以目前的状况看来，这三位唐门的高手，显然是冲着自己和公子襄来的，而且看来唐甜已在他们面前说了不少话——偏偏这三人在唐门中又是好勇斗狠，喜权爱财之人！

另外一个坐着的人，背影老态龙钟，看来是一股寂寞凄凉之意，但一直没有回过身来。

其他的人，像江伤阳，甄厉庆等，在这四人面前，都只有站着的份儿，包括唐甜在内。

这些人当中，还有像气汹汹闯入梁王府的那干人，包括黑龙江的江心虎，“九龙堂”季步修、“刀不留人”荀去恶以及昆仑、崆峒、天山，括苍等那

班贪婪的武林人物，少说也有二、三百人，这些人武功虽说不高，但人多势众，往那儿一站，也着实难缠得很。

其中还有四十来人，是唐门的子弟。

唐方一看之下，更气白了粉脸。

其中十余人，在“李大福”瓷器店之役，唐方见过，但另外二十多名唐门子弟，并不是正常的人。

所谓“不是正常的人”，是因为这些人，是唐门中一些心理不健全、发育畸形，或心态、性能上有缺陷的人。

由于唐门家族极大，所以也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也有这些先天性有残障缺陷的人，而唐门近数十年来因称霸江湖野心，精英高手尽遣出去扬名立万，加上唐门数度风暴，所以余剩下的高手已然无多，这些本有残障的弟子越发显得重要起来。

唐甜游说不到庸门有正义感、识大体的高手出来助阵，竟连这一班因先无缺陷而难辨忠奸的元辜可怜人也不放过！

唐方怒叱道：“甜儿，你太过分了！”

唐得怒喝：“唐方，你太放肆了！”

唐方即垂下了头。

唐甜一笑，道：“有长辈在，唐小姨你就不能倚仗外人欺压自己人了。”

唐得听得更怒，气淋琳地道：“唐方，你败坏家风，干的好事！先跟萧秋水，来到唐门，闹得天翻地覆，满门招祸……而今又带来公子襄的人！”

公子襄忍不住截道：“唐前辈，我跟唐姑娘，只是朋友，只因慕仰萧大侠英名，前来寻他，并无意冒犯唐门，请前辈息怒。”

唐得见公子襄彬彬有礼，倒是意料不到，为之一愣。唐甜即道：“好哇，找人找到自家大门来了！”

唐得又震怒起来：“滚出去！”

公子襄双眉一扬，但念及此人是唐方的长辈，当下欲言又止。唐藕忍不住道：“二十六老爷，萧大侠那次赴唐门。为的只是找方姑娘，只是……只是大家都不让他见，害得他以为方姑娘出了事，才硬闯的，结果……他也没杀人，而且，霹雳堂来攻时，他还帮我们唐门御敌哩……”

唐甜歪着小嘴笑道：“好哇，这个年头，丫头也说起主人来了。别人打上门来，还长他人志气哩！这些数典忘祖的，可忘了老奶奶是怎么失踪的了……”

唐得听了更是火上加油，骂道：“你这丫头，恬不知耻，帮外人说起话来了……吃里扒外，以下犯上，在唐门，是什么罪？”

在一旁的唐失即道：“断十指，剜双目，自决者可以不理，若要人动手，则全身涂蜜，让万虫啮咬，或乱刀分尸而死！”众人虽都是武林中人，但听唐门规矩如此森严，不禁都为之心寒。

人人想到像唐藕这么一个清秀可爱的人儿将受这等重刑，都不忍心，若加之于美得如高山之雪，雪上映梅的唐方，众人更连想想都觉残忍。

落花娘子接道：“好好武林世家，怎么有这么多臭规矩！”

唐失横扫了她一眼，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老夫说话！”

落花娘子可不是唐门的人，她本来就是黑道出身，泼辣的事，粗俗的话可是家常便饭：“你这老没牙齿的别屎壳郎戴花臭美了！你奶奶我的老公丈夫嫁一个死一个，还没轮到你，别在你奶奶面前什么老夫老夫的！”

唐失霍然站起，一张脸胀得发紫：“滚！”

落花娘子哪里是什么善男信女；怪声道：“我说老头子，是你们家的唐甜请我们进来才进来的，别异想天开以为我们当唐家有宝，在我看来，这些玩意，猴儿耍拳，小架势而已！”她要不是看在唐方也是唐门的人面上，还真不知还有多少难听的话要说。

唐失气极，又自恃身份，不想在众目睽睽下向女子动手，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唐方忙接道：“二十五叔，我们此来，只想找出萧大侠跟老奶奶决斗的真相与结果……您不要生气。”

唐失骂道：“我早听甜儿说过了。你串谋外人，欺凌本门中的人，非受唐门重刑不可。”

唐方花容失色。唐藕忍不住道：“二十五老爷，唐门家法，一向是由唐君伤四老爷主持的，四老爷死后，便由老奶奶处理，老奶奶失踪后，一直由唐铁书十九老爷来执行，却不知……二十五老爷这样决定，有没有先问过十九老爷？抑或是十九老爷的主意？”

唐失一呆，答不出话来。

原来执掌唐门刑堂的，一直是唐门五大高手中的唐君伤主理，后唐君伤在攻打“权力帮”之役时丧生，便由唐老太太执掌，唐老太太不久便失踪，一切由唐门中铁脸无私的唐铁书来打理刑堂大事，唐得、唐失虽然辈份甚高，但在唐门中因品性太嚣，好大喜功又好高骛远，故非得力人物，无权干涉刑堂要事。

唐藕这一问，唐失无言语塞。

唐方等也看出端倪来了，问道：“敢问诸位叔叔，这次出来在莲藕小筑兜截，是唐门的指令，还是谁的主意？”

唐失答不出来。

唐得粗暴地道：“逆乱之徒，没资格问！”

唐方寒着脸道：“话不是这样说，如果我是叛逆，应当问罪，但是……”双目冰雪一般明、黑夜一般亮：“据唐门家法，若没得上头同意，是不可私自挑衅或结伙于江湖人物的……不知今日三位叔叔来，是奉了唐门哪位负责人之命？”唐方年纪虽轻，在唐得、唐失面前执晚辈之礼，但她是唐门第一要人唐尧舜之女，也是当日唐老太太至宠嫡孙，在武林中声名极响，在唐门中又极有人缘，辈份非常之高，她这一番反诘，只见唐得、唐失二人脸色阵青阵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忽听唐七更道：“你猜得不错，我们是擅自行动的。”

唐方对唐七更最为敬重，恭声道：“如此的话，更请十八叔跟二位叔叔悬崖勒马，别给甜儿这等无知晚辈累了声名才好。”

唐七更摇首：“我在唐家堡，憋了这许多年了。唐门大事小事，都不派遣我，我不想在这里老死……我还有一身武功……”他的声音愈渐低沉，也愈渐伤感……江湖中身怀绝技的浪子，武林中心比天高的好手，哪一个不想把毕生所学，用在名扬天下的地方？谁愿枯守囹圄，长伴孤佛青灯！

他又道：“我们觉得，甜儿的计划很好，我们是江湖人，天生在江湖拼命，我们不是唐家人，不能虚度此生！”

这次轮到唐方说不出话来，可是萧七却讶然向唐甜问：“你……你说‘刚极柔至盟’有唐门支持，可成大事，原来，原来你连他们也请来了……”

疯玩老人憋不住了，跳起来到：“原来就只这几个人！”

唐失眯着眼，盯着他，好像他是一只飞过的蚊子，问道：“怎么了？不够拎么？”

疯玩老人本就是亡命之徒，这次入中原，图的是扬名立万儿，外加抢夺天书神令，加入“刚极柔至盟”，只是贪图美色，又以为其实力宏大，不妨过过瘾……没想到尽是卖命的事儿，自己就险些丢了命，又眼见伙伴中叔崩死得不明不白的，这下可是驼子跌筋斗，既得罪公子襄这伙不好惹的人，又没有稳实的靠山，便萌退志，道：“就凭咱们几个，捂着耳朵偷铃铛，自己骗自己的玩意儿，我可不干！”

唐失咧嘴一笑：“不干也好。”骤然拔剑。

剑长七尺，金光闪闪，疯玩老人没想到这人说干就干，急欲闪开，忽然金光炫目！

唐失手中的剑神奇般不见了。

金光都到了眼前。

金光不是一道，而是如炮仗开花一般，千片万片的，无从抵挡。

疯玩老人惨嚎一声，金光忽收敛。

金光又奇迹般飞回了唐失的手上，还原成为一柄剑。

但这不是剑。

这就是唐失的“暗器”。

“剑花。”

刹那间，疯玩老人就成了一块磁铁一般，那些金光是铁，都“吸”到他身上。

待那些金光都饮了他的血时，又似蛭一般，吸饱了人血便自动掉落，“飞”了回去。

回到了唐失的手中，又成为了一柄金剑。

唐失嘻嘻地笑着，疯玩老人仰天跌下，再也没有了气息，再也不能作恶。

唐失笑着浏览全场，问：“还有谁说我们不够称？”

“够。”只听一人沉声说。

唐失哈哈一笑，那人却又说了下去，而且语音真气激荡，好象有七八种不同的气流在空气中互压击一般：“放在猪肉秤上称，足够我们下酒，省得买花生米。”

唐失脸上变色。

说话的人比他年纪还大。

但火气也比他更大。

“气伯”泰誓！

唐失眯着眼睛，问：“你武功好得过那人？”他指着瘫在地上的疯玩老人。

泰誓摇首：“不会好太多。”

唐失狠狠地问：“还是你仗着公子襄人多势众，以为我们不敢出手？”

泰誓哈哈一笑：“只怕你们不出手，怎会怕你们出手？”

唐失眯着他色迷迷的小眼，但仔细看去，便知道他小眼里不是贪色，而是嗜杀：“那是你活得不耐烦，寿星公吊颈嫌命长了？”

泰誓脸红如赤，银须飘动，站了出来：“我是寿星上吊，你也是寿星佬吃砒霜活够了，咱们两个老不死的，来斗上一斗，如何？”

甄厉庆在旁，眼见疯玩老人稍加拂逆，便让唐失杀了，得巴结逢迎以表

忠心，所以喝道：“你这个老而不死的！上次没把你杀了，今儿又教我给撞上了！我看你是守着茅坑睡觉，离死（屎）不远了！”

泰誓一见甄厉庆，正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甄厉庆以前在梁王府中不讲规矩，对他施辣手暗算，要不是他武功远超对方，那一仗，定遭毒手，当下大吼一声：“姓甄的，你真有种我就先挑你！”说着一个箭步上前，一拳打出！

甄厉庆本来只是怕唐失等人收拾自己，站出来说几句话，等于是屎壳郎爬料糟自充大香豆而已，没想到挑起了泰誓怒火，说打就打，而唐失只在一旁笑咪咪地看着，一点也没有帮忙的样子。

他心中一凛，本可以躲开溜，但气怕泰誓那一声大喝，竟震住了他，一失神间，已避不及，惟有硬接。

泰誓又大喝一声，攻出一招。

甄厉庆本又想开溜，但被泰誓一喝，双脚移动不得，惟有又硬接了一招。

等到第三招时，甄厉庆心慌意乱，又想掉头就走，但泰誓又大喝一声挥掌攻上，“气伯”的气功何等厉害，甄厉庆凝神抵御了那一喝，已被震得心神狂跳，未及移步，对方又已攻到，甄厉庆惟有再度硬接。

如此硬着头皮接了十七八招，“气伯”泰誓脸涨通红，越战越勇，越喝声音越厚，甄厉庆则摇摇晃晃，被震得混混饨饨，而周遭的围观者，大部分都被吼喝之声震得退开丈外，掩耳运功抵御，亦有二三名功力较差的武林人物，被震得瘫痪在地，若是泰誓专向他们而发，这儿人早被震得几乎心脏停止跳动了。

反观公子襄、唐得、唐失、唐七更诸人，却若无其事一般。

公子襄心知这三名唐门高手，名不虚传，这三人若联了，自己断非其敌；唐失等心中也暗忖：这小子也真有两下子，身受如此重伤，还能轻易抵受这等吼声，绝不能轻视。

这时“气伯”泰誓和甄厉庆那边，喝一声，交手一招，如此三十招下来，甄厉庆已手软脚软，后力不继了。“气伯”又大喝一声，人自上而下压来，双手膀子，直劈而下！

这下可有万钧之力！甄厉庆的心每给喝一下如给抽了一鞭一般，十分痛苦，见泰誓猛然下击，求生心切，双手全力往上一架！

这一下虽然架住，但也震得双肘一沉，击在自己额上，一时金星直冒，忽又脸上一辣，知道着了道儿，以为伤势严重，睁不开眼来，便凄叫道：“饶命啊！”

他却不知道，原来击在他脸上的，只是泰誓由上而下盖下来的长须而已。

第五十章 心有千千结

这一刹那，有几件事发生了。

唐失出手了，他的金剑又裂成金光百片，“飞”了出去。

只是这回，公子襄早有防备。

他突然卸下衣衫，迎向金光，千百片金光给他兜头兜脑地包住，一闪而没。

但真正出手的是唐得。

在唐门中，这两人“一得一失”，有一得必有一失，所以惯于配合出击，唐失的出手，只是个幌子。

唐得才是真正的“志在必得”。

他们绝不容许外人在他们面前杀“刚极柔至盟”的人，他们自己杀又不一样。

唐得发出的暗器是“索”。

一条飞索，有无数个结，只要给他套中一个，一勒之下，必死无疑。

“飞索”也是暗器，他这件暗器能勒中水里的游鱼，草丛内的毒蛇，苍穹中的鹰。

不过他这“飞索”不叫“飞索”，而改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心有千千结”。

只要人给他这索缠上，也是心有千千结：解不开，理还乱，到最后，成死结。

唐失掩护，唐得出手，这种方法，唐方却十分熟悉。

因为她也是唐家的人！

她立刻发出五柄飞刀！

飞刀并不是射向唐得，她迄今还不敢冒犯长辈，但气伯泰誓不能不救。

“结有千千结”也并非有一千个结，其实只有五个结，这五个结一旦缠上人，不管缠在哪里，缠在脖子，颈断，缠在臂上，手断，缠在腿上，脚断，缠在任何地方，都能“一刀两断”。

唐方的五把飞刀，射向五结。

五结一遇飞刀，立刻收紧，无论它遇到什么，都是一样。

刀被箍住，立即粉碎。

若人被这种结扣住，哪里还有救！

唐得脸色一寒，道：“你敢与我动手？”“心有千千结”变成向唐方发出！

百里树林，元三迁，杜而未，邢似痴等人早已掩了过去，护在唐方身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容让任何人伤害唐方的。

唐得冷笑道：“想倚多为胜么？”

忽听一人喝道：“不！”

一人飞旋而至，一道青光，淡而寒沁，飞袭而来，唐得连忙运索抵御，原来来人是公子襄，只见他左手一柄匕首，右手也一柄匕首，两柄匕首，发出淡青色的光芒，他左手对付唐失，右手对付唐是，以一人之力力敌两人，而且身形愈旋愈快，手中两道青光也愈来愈长，本来一尺七寸的匕首寒芒，给他直舞得似七尺青龙一般，腾云驾雾，虎啸鹰唳。

公子襄以一敌二，竟困住唐得、唐失二人，身子旋若鹰隼，而手中青刃，

更如神龙戏水，竟令唐得、唐失的暗器，都无从发挥。

众人哪见过如此精彩的搏斗，都瞧向公子襄与唐氏兄弟这边，眼睛收不回来了，忽听啊的一声，又砰的一响，原来没人阻拦“气伯”泰誓，泰誓终于一掌把甄厉庆打得肋骨碎了十几根，登时毙命。

唐七更倏然站起。

唐方知道这三位长辈中，以唐七更的武功最高，生恐他辣手加害泰誓，便拦在中间。

詎料她身形甫动，眼前一花，已没了人影，唐七更已到了她身后，泰誓身前。

只听唐七更冷笑道：“你很会吼叫是不是？你以为你内力很高是不是？你有种就叫，看能不能把我震倒？”

泰誓一张赤脸，银髯如戟，运功吼了一声。

但就在他张口的刹那，忽觉口腔一寒，三枝淡若无色的飞针，已破他最浑宏的内家劲气而入！

要知道所谓专破内家罡气的武功，诸如纯阳之真力为玄阴之劲所破，或金钟罩铁布衫童子功十三太保横练等功力被抓着练功罩门，但唐七更这种专破内家罡力的暗器可完全不一样。

他的“海底神针”，是不必发出的，只要敌人一运内家功力，就如磁铁吸力一般，将“海底神针”自然吸了过去，泰誓以“狮子吼”催劲，那三口飞针，便直吸入他口中。

这种暗器，内力愈高的人遇着它，就愈无法闪躲，而且命中率也到了百分之百的程度。

通常一个人遇着这种暗器，一定运功抵抗或设法击落和全力闪躲，但运力越猛，躲得越快，卷得越有力，这“海底神针”的威力也就愈能发挥。

无论如何，泰誓是死定了。

却在这时，青光暴长，宛似一头青龙，横空而过。这青龙之威，远胜泰誓的吼声。

甚至泰誓元气充沛的大吼，被青锋刃口斩成数股，那“海底神针”立时调转方向，射向那淡青色的光芒。

公子襄的匕首！

那三枚“海底神针”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三口小针，反而被莫大磁力的青刃所吸往了，正如一块小铁片反被一块大磁铁吸了过去一般。

公子襄以左手青刃，罩住唐得、唐失，右手青刃来援！

唐七更喝了一声：“好！”他也窜身而上，斗在一起，公子襄变得以一敌三，众人正瞧得眼花撩乱，忽青芒大振，两条青龙，化而为三，三道寒芒，在三大高手身前身后，身上身侧点戳刺割，端的是曼妙灵动，变化无穷！

原来公子襄又掏出了一柄匕首。

他总共有五柄匕首，本来其中有一柄为大弟子羊舌寒所盗，交给唐甜狙杀地眼大师，为“风花雪月残”五老所得，但五大神僧知公子襄并非杀人凶手，已把匕首还回给他了，故此公子襄拥有五柄匕首。

此刻，他五柄匕首，已出其三，左一右二，以左手一柄匕首，困战唐得、唐失、以右手二柄匕首，苦斗唐七更，居然以重伤之躯，以一敌三，平分秋色。

“气伯”泰誓死里逃生，怔了一怔，见那儿还坐了一人，背向自己，他

满肚子气，走过去便骂道：“蒜头疙瘩戴凉帽——你还充什么大头鬼，一起出手吧！”

他却未瞧见，唐甜见他走过去惹那人，脸上闪过一片喜容。

简直像拾到天书神令那么欢喜。

——那人究竟是谁？

唐方眼快，一下子便瞥到了唐甜的喜容。

她立即醒觉，想阻止泰誓的行动。

只是泰誓已经行动。

他见那人依旧背向他，理都不理他，更是气上头来，运起中气，大吼一声：“你有没有听见！”存心用这一声“狮子吼”将那人震得椅碎人跌，当众出丑。

这三声简直像半空打了个霹雳雷霆，对方却缓缓回过头来。阴声细气，不带火气地应了一声：“听见了。”“气伯”泰誓声音忽然嘶哑，退了七八步，把桩不住，再退五步，脸都涨赤红了，竭力想立住步桩，但仍站不住脚，再退三步，哇地呕了一口血，道：“你……”还未说完，又吐了两口血，嘶声道：“是……”声音中断，再吐一口血，才能道：“谁？”

说完这短短三个字，泰誓再也支持不住，仰大而倒，那人见公子襄弟子慌忙过去扶搀，便微笑道：“他不要紧，只是被我‘血河神功’反击回去，伤了内脏，十天半月便自可痊愈。”

他说完这句话，全场都已震住。

当他以轻微柔和的声音，反将“气伯”泰誓的纯阳内家罡气“狮子吼”倒灌回去，击倒了他，众人就已经呆住，而今一听，才知道所猜不错，普天之中，能有这等骇人诡异奇功的，除了当今血河派掌门，与公子襄并称为“长江公子，黄河欧阳”的“血手屠龙”欧阳独还能有谁？尽管在场的人都已愣住，但唐氏三兄弟跟公子襄并未停手，事实上，他们是欲罢不能。

哪方面先停手，那方面便先遭殃。

欧阳独顾盼全场，笑道：“好，今日难得大家雅兴，我也正好手痒。”他一说完，身形一展，竟然扑入了公子襄和唐氏三兄弟的战团中。

唐方等大吃一惊，生恐欧阳独帮唐得、唐失、唐七更来对付公子襄，唐甜等也有些担心欧阳独这人行事怪戾偏激，不知会不会忽然来个倒戈相向，却见欧阳独扑入场中，竟以一敌四，打了起来。

唐得的“心有千千结”，自然非同小可，单止他教出来的女弟子唐三千的“三千烦恼丝”就已经称绝于江湖。

唐失的“剑花”一招杀了疯玩老人，疯玩老人身为“十方霸主”之一，武功自是不俗，而且人精似鬼，一直以来，多少人想杀他都杀不到，连中叔崩都先死了，他还好端端地活着，却让唐失一出手就杀了——唐失的武功更是不弱。

但唐七更的武功暗器手法，却比唐得、唐失二人加起来都高，要不是公子襄及时制止，他也已经在一招间杀了泰誓。

至于公子襄，连番征战，身受重伤之下，还能以一敌三，武功自然高绝。

可是欧阳独以一敌住他们四人。

金剑芒没，飞索影灭。连无色无声的海底针也没有出手的余地。

只有漫天血影，那是欧阳独双掌发出血光也似的魅影，偶尔几点碧绿的青芒游移，那是公子襄的匕首。

欧阳独的掌影，已将四人完全笼罩在内。

只听他道：“唐门的人果然不可轻视，长江公子，也的确名副其实。”

隔了一会儿，只听公子襄说：“你听过一个故事么？”

公子襄竟在这时反问了这一句话，不但使众人惊愕，连欧阳独都很惊讶：“什么故事？你说来听听。”

公子襄又隔了一会儿，才道：“一只黄鼠狼抓了一群小鸡，对小鸡说，你的羽毛真美丽……”

欧阳独大笑：“公子襄，你今日若不受伤在先，耗力在前，我欧阳独又岂敢如此托大，以一敌四……与你齐名，算是不冤！”

众人都觉纳闷，为何唐得、唐失、唐七更三人全无声响，原来唐氏三兄弟早已被欧阳独迫得一口气都几乎喘不过来，哪有办法说话？惟有拼尽全力以抗，分不出精神气力分心说话。

饶是公子襄在欧阳独的“血河神掌”覆盖下，也一样极难提气说话，所以他每每在说话之前，都顿了半晌，才能运气来说。

而欧阳独竟能说得自如，且轻描淡写：“既与你齐名，份属幸事，我本不该与你相搏……尤其在你受伤之后，而今如此，你心知肚明。”

这次血河神掌掌风大作，血光披脸，公子襄实说不出话来，忽青芒转厉，由三点成了四点，原来公子襄又抽出一柄匕首，硬生生将局面扳回。

公子襄好不容易才说得出口：“何故如此，在下未明。”

欧阳独冷哼一声道：“真的？”

公子襄又被逼得说不出话来，只得一面交手，一面点头，但发觉欧阳独的掌风下，连多点一下头都不可能，只得眨了眨眼睛，表示意思。

欧阳独冷笑道：“我平生只有一个徒儿，他叫卫悲回，你当然识得？”

公子襄是认识少年卫悲回的，而且惺惺相惜，彼此敬重，只是公子襄此刻不但说不出话来，连头也不能点，眼睛也不能霎了。

欧阳独冷笑一声又道：“你虽然年轻，但名声与我平齐，便可以说是他的前辈了，你不该杀死他，我唯一的徒儿！”他狠狠地加了一句：“你杀他，我就只好杀你，你既受了伤，我就一人打你们四人，让你死了也服气。”

以欧阳独的武功，如果公子襄不伤，以一敌一，是不如他，而今以四敌一，也仍属败定，当无怨言。

可惜怨意还是有的，而且不服气。

因为公子襄根本没有杀卫悲回。

遽然间，血光中青芒大现。

公子襄又拔出了一柄匕首。

第五柄匕首——最后一柄匕首。

他以一人之力，对付唐氏三人，只不过用上三柄匕首，但跟唐得、唐失、唐七更四人合攻欧阳独，却迫不得已要用上了第五柄匕首。

他一用上五柄匕首，就有了说话的机会，这是他争取来的——用自己的平生绝学。

“我没有杀卫悲回！”

这一句七个字，第一个字说时元气充沛，说到最后一个字，已微弱得似蚊子一般——血河神掌的威力，几不容他将七字说完。但他一说完这七个字，压力一松，漫天掌影尽去。

只听欧阳独大吼一声问：“真的？”

公子襄点头的时候，发觉他身上已全被冷汗湿透。

欧阳独遽然住手，唐得、唐七更的暗器，这时才发了出去。

原来这三人空有一身暗器，但在“血河神掌”的威力下，竟一丝都发挥不出来，而今陡然压力顿去，都无法收势得住，将一触即发的“剑花”、“海底神针”、“心有千千结”全打了出去。

欧阳独瞪了公子襄道：“我相信你说的话。”他说这七个字时，双手已将唐氏三兄弟的暗器完全收下，就像神奇的鱼网将滑溜的鱼网住一般，神奇而又合理。

唐得脸色死灰，唐失也心丧欲死，唐七更像斗败了的公鸡——他们三人的暗器，在欧阳独的手中，如三根鸡毛一般无用无力。

欧阳独缓缓地回身，用一双眼睛逼视唐甜，问：“你告诉我，我徒儿是公子襄杀的，是什么意思？”

唐甜正想说两句谎话搪塞过去，但欧阳独一双眼睛直如烈日，的痛了她双眸，一时说不出假话来，只能道：“你徒弟，的确是死了……”

欧阳独厉声问：“是谁杀的？”

萧七上一步，怒道：“你怎可对我们盟主无礼！”

欧阳独咧嘴一笑，道：“她是你们盟主，可不是我的盟主。我姓欧阳的不兴结盟这一套——我来此地，是为报徒儿之仇，你少阻扰。”

唐甜哀呼道：“萧七，你逃命去吧，别管我。”她原本是用语言套住欧阳独，诬公子襄杀害卫悲回为名，使欧阳独替她剪除公子襄，谅欧阳独杀公子后，不拼个玉石俱焚，也两败俱伤，到时再让唐氏三兄弟去收拾他，自己可谓大功告成，故有恃无恐。谁知欧阳独面懵心精，似站在同一阵线，但在紧要关头，他是江湖人物，更有识人之能，听公子襄如此说，生疑起来，唐甜知他这种人不易受骗，而且极不易惹，便凄婉地要求萧七先走。

萧七本就有英雄胆气，只差耳朵软，听什么都信，尤其唐甜的话，向无分辨是非之能，这段日子他和容肇祖见唐甜所领导下的“刚极柔至盟”倒行逆施，心中大感不快，但听得唐甜说得如此真切，便大起护花之心，自以为虽千万人吾往矣，一定要主持公道正义，不让唐甜受到伤害，便站出来道：“欧阳独，你想怎样？”

欧阳独哦了一声，左看看，右睨睨，点点头道：“小子倒有胆气。”

萧七傲然道：“谁要碰唐甜，除非先杀了我！”他转头向唐甜说：“我说过，如你有事，我一定来援，就像唐方对萧秋水，萧秋水对唐方一样。”

唐方听得心中一痛，想起从前种种萧秋水待她之义。唐甜心中一紧，想到唐方处处占尽上风，自己明明占了优势，也变劣势。

百里树林何等精明，立刻为主人解释道：“欧阳前辈，卫少侠是死了，他原是被护送去血河派的，但途中被人狙袭。”

欧阳独厉声问：“你是谁？”

百里树林稽首答：“晚辈是公子襄第二弟子，百里树林。”

欧阳独怪眼一翻道：“你胡说！卫悲回是我之徒，他武功也差不到哪里去，哪里用得着人护送！”

百里树林口齿伶俐，即道：“当时卫少侠为人所伤。”

欧阳独怒问：“谁伤得了他？”

公子襄轻叹接道：“当时我在场，是九脸龙王与黑杀的人围攻暗算他的……”

欧阳独咧嘴一笑道：“所以你就出手相救了。”

公子襄知欧阳独易怒易喜，脾气甚怪，便道：“我与高足，一见如故……如非九脸龙王亲自出手暗算，卫少侠是绝不会致伤的。”

欧阳独沉吟道：“慕容不是也算是武林一大奇才，他确有这种能耐！”仿佛在盘算自己徒儿伤在这人手下冤不冤似的。

公子襄叹了一口气道：“后来我命两位徒儿护送卫少侠返回贵派……没料，本门中有几名叛徒，受人唆使，竟然半途截击，使得高足……”

欧阳独目中射出火焰一般的光芒：“那几个叛徒呢？”

百里树林代答道：“已经处决了。”

欧阳独顿足道：“那究竟是谁主使的呢？”

百里树林还未回答，唐甜即冷然道：“若是一面之词，死无对证就冤诬人，可别含血喷人教天下英雄不服！”

欧阳独目光回扫唐甜，一字一句地问：“那是你了？”突听外面有人怪叫道：“哎呀，这儿好像又有架打呀，我好久没动手动脚了，这回真是老鼠掉进米缸里，还不逞了愿！”

又听一人骂道：“你呀，还是跑快两步吧，活像老母猪追兔子，上气不接下气的。”

第五十一章 唐门规矩

只听一声：“我来也！”砰的一声，一人扑向窗棂，谁料窗子离地丈余高，全屋皆由奇铁所铸，连窗棂也不例外，这人原想破窗而入，来个先声夺人，威风一下，没料砰地撞在铁栏上，铁杆子是弯曲，人也弹了下来，痛得哎哟一声。

其他几人按部就班从大门口走进来的人，倒是平平安安施施然地入了来。

只听当先一个较矮的中年女子凶巴巴地朝外骂：“铁屁王，别装腔作势了，屎壳郎跌进尿盆里，充什么过大江大海的，明摆着不行，就乖乖跟老娘走进来吧！”

话未说完，轰的一声，终于棂破铁飞，一条精猛大汉果真自窗棂闯了进来，露出一口白牙，傻嘻嘻地道：“怎么不行！这下可不就行了么？”

原来他一下硬闯，被铁挡回，充英雄不成，变作大狗熊，听陈见鬼这般一激，哪憋得住？提气再撞，以他铁星月的硬功，竟连这窗棂铁杆都撞破而入！

唐方一听他们的道白和一见这干人的怪异行动，便知是谁人了，当下喜呼道：“你们终于来了！”

这干人一听到唐方的声音，一拥而上，公子襄门下忙严阵以待，唐方连忙呼道：“是自己人，自己人！”这班人当然是自己人，他们便是“神州结义”中至此还仅存的人马——铁星月、大肚和尚、李黑、陈见鬼、胡福、林公子、施月、蔺俊龙、洪华这九大高手。这一干人，差点让唐甜所骗，走了不少冤枉路，幸给大侠梁斗追了回来，道明原由，他们便气冲冲地赶来唐门找唐甜算帐！

一时间，场中热闹起来，陈见鬼和施月问唐方别后状况，问暖嘘寒，铁星月见自己插不上边，便搔搔后脑，低声道：“唉！娘娘腔的，娘娘腔的！”遂而看到大肚和尚也愣愣地在场上瞧着，便伸手在他光头上搔搔。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是和尚，有什么好看的！”

大肚和尚怪眼一翻：“看即不看，不看即看，不知道这么多人站在这里，又是在看什么？”

铁星月望过去，可真有缘，第一眼就看到了唐甜！

他登时火冒上头，忽白影一闪，一个人已抢先而去，戟指向唐甜骂道：“你这妖女，指我们一条到不了唐门的路，我找得你好苦！”

说话的人老得连眉须鬓发俱白，漾得一片银光，但脸红如赤，比气伯泰誓还要高两个头，壮得像头牛，衣袖齐时，敞胸贲肌，背、腰、腹各系一剑，甚是威风，此人正是青城老剑客“千手剑猿”蔺俊龙！

唐甜岂料到他们被骗去“向欣岩”，会那么快回来，在这节骨眼上遇到这群煞星，只愿没被他们认出来就好，却让那正义凛然的蔺俊龙一眼瞧破，便索性撒赖，道：“哈！我指你条错路，又有什么不对，犯得着你蔺老侠客来兴师问罪？我是唐门的人，当然有权不让你们踏入唐家堡范围一步，这是我们店家子弟的权利。”

蔺俊龙更气了：“你不欢迎我们，那这里这么多人，怎么可以来？”

唐甜叉腰索性作泼辣状，骂道：“他们高兴，随时可以出入唐门，偏偏你们就不受欢迎，怎么样？”

蔺俊龙指着唐甜，可气得手指也发抖，就是说不出话来！

唐甜故意笑得极甜地腻声道：“老头儿、你还是省省气吧，免得气翘了辫子，后继无人哩！”

唐甜笑得愈甜，蔺俊龙就愈气，但他不善与女子口舌之争，又不能就真个拔剑动手，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大肚和尚在一旁合什念经，只听他念的尽是：“阿弥陀佛，好男不与女斗！南无阿弥陀佛，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

胡福在旁边瞧不过眼，劝解道：“小姑娘，你也太过分了，要是不欢迎我们人贵堡，说出来便是，何苦要使我们走冤枉路呢？”

唐甜娇笑道：“口是我的，耳是你的，我可以说不听，你们可以不听，谁叫你们耳朵软，自己没是非判断能力乱信人言？”

胡福老实人，一听之下，为之气结，犹抑制怒气，相劝道：“你年纪轻轻就会骗人，大了还得了？”

唐甜反问：“怎么？难道江湖上混的，都不撒谎？你年纪也不轻了，还上了我的当，白跑这么多冤枉路，而今还劝我做人要规矩，不说谎？要像你一般，给人打诨？我看你才是外表老实，骨子里尽说骗人的活！”她这么说下去，胡福也气得七孔生烟，又苦于发作不得。

忽听嘿嘿一笑，一个黑乎乎的汉子跳出来道：“我知道，你看见越多人为你上当，你就越开心，笑得越甜，其实你暗地里是害怕，害怕我们和萧大哥有一天能重逢相见，重举‘神州结义’大旗，你们‘刚极柔至盟’就破车散了板，没得玩了。”

唐甜脸色变了变，道：“这是我们唐家的所在地，你们不知武林规矩的么？唐家在江湖上，是不容宵小之辈轻犯的！”

原来这黑汉就是李黑，平生最调皮好闹，耍嘴皮子男女泼辣都斗不过他，只听他反问道：“唐方在这儿，她辈份比你长，她都不赶我们走路，还轮得到你说话不成！”

唐甜一咬嘴唇，扯了一扯唐七更的衣袖。

唐七更冷笑道：“难道我唐七更在此，还代表不了唐家堡说话！”

唐方脸色微变，唐门之中，辈份极是讲究，门规森严，不能轻犯，唐方虽然年轻，但为长房宗主唐尧舜之女，后又得唐老太太亲授衣钵，就算是唐得唐失，在唐家堡中地位，也不如唐方。

但唐七更在唐门排行十八，地位显赫，绝不在唐方之下，若论辈份，自是更高，而且唐七更若跟唐得唐失唐甜等联合一起，唐家这里，自是由他们指挥，唐方是无法制止的。

唐甜在唐七更耳边低语几句，唐七更道：“我们现在就要制裁叛徒唐方，她要还是唐门的人，还有一点忠心，就自刎当堂，省得我们动手！”

此语一出，人人脸色大变，但唐门规条是严峻出名的，唐藕即道：“掌刑十九爷不在此，十八爷怎可私下判刑！”

唐门判刑原就是唐门排行第十九的唐铁书执行的。

唐七更冷笑道：“唐门晚辈背叛，以下忤上，在特殊情形下，有三位长辈同意便可先斩后奏，立时执行——唐门亦有此例，你没听过么？”

唐藕一听，冷汗淋漓，唐门实有此规条，来防止唐门后辈逆上行为，以及方便唐门代表执行处决叛徒，而唐得唐失再加上唐七更，恰好就是三个“长辈”！

唐方是不是就要受到制裁呢？

唐七更冷峻地道：“唐方，要是你不听令，你就是藐视唐门规矩，违背唐家，叛逆之罪！”

忽听一人淡淡地说：“唐家亦有一个规令，凡唐门子弟在场，应听当中至长者意旨行事，不知你们可记得？”

唐七更冷笑霍然回身，一面道：“我就是当中最长……”话至此中断。因为他看见了那个说话的人。

说话的人一直都在，他在唐门那群“不正常的人”里面。

这个人，一直是一个白痴。

如果不是白痴，他一定会为唐门争光，一定在江湖上大有声名，而且以他的身份武功，不知可以作多少事，杀多少人。

然而他是个白痴。

所以他今日也混在白痴群中，成了一个人云亦云的，不受重视的小角色。

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时候站出来说话。

这人名字很奇怪，他就叫做唐什么。

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其原因可能就是从他青年到中年这段时期，忽然间什么都不懂了，也什么都记不起来，别人问他任何东西，他只能痴痴地反问一声：“什么？”因而得名。

他在唐门的身份，本来颇高，排行十四。

他这一站出来说话，唐方喜出望外，叫道：“十四叔，你……”只见他目光仍怔怔呆呆，一时也不知说什么是好。

唐甜眼珠子一转，即道：“十四叔已经痴呆，不能作算。”

唐什么忽问：“我不是你们的长辈啊？”

唐得唐失唐七更都一呆，唐藕抢道大声应道：“是！”

唐什么的眼神仍然茫茫无所适，但他说出来的话，却甚为有力。

“唐方没有错，她不是叛徒，我反对判决她。”

他说完了，就退回痴人丛中去，仿佛适才根本没有说过话，说话的不是他，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他也漠不相关一般，究竟他是真痴，还是假呆？

施月伸了一下舌头道：“人说蜀中唐门卧虎藏龙，今回我倒是亲眼目睹了。”

众人议论纷纷，唐甜一扯唐七更衣袖，唐七更又想发话，忽见白影一晃，一人已站在场中，手按剑柄，冷冷地道：“谁要是不服刚才那位老先生的话，先问过我姓林的手中剑。”

唐七更冷笑问：“你是谁？”

白衣人道：“东海林。”

唐七更一惊：“东海林公子？”

白衣人的声音冷得就像他的剑：“正是。”

两人互相相视着对方，不动。

唐七更忽然将全身肌肉放松下来，拧头大笑道：“你既是名震天下的林公子，我就不动你……”话未说完，他已出手。

海底神针！

众人惊呼，有些叫：“小心！”有些叫：“危险！”有些叫：“不好！”只有陈见鬼叫了“我要他一条胳膊”七个字，这女子说话比任何人都快！

更快的是唐七更的出手。

在别人只说了两个字的时间内，他的“海底神针”已作了六个变化。

任何人都逃不出他暗器的变化。

所以他叫做唐七更，更易的更。

可惜他遇上的是林公子。

“神州结义”中最冷傲最愤世而又杀性最大的林公子。

林公子根本没有闪躲。

他一早已看出唐七更要出手，因为唐七更调首过去时，全身肌肉都作松弛，但他一双手仍然收紧。

他要用双手施暗器！

所以林公子立即冲过去。

侧着身子冲过去。

剑光飞起。

白影一闪而回。“给你！”半空中血腥如雨，一物向陈见鬼抛来，陈见鬼伸手接住，口中道：“多谢！”原来是一条手臂。

被人用剑斩下来的手臂。

林公子左肩也挨了三针。

但他无所谓。发针的人已被他一剑剃下了发针的右手。

这就是林公子，东海林公子，神州结义的林公子。

唐七更痛得全身发抖，额上铺满了一串串黄豆般大的汗珠，但毕竟是一条硬汉，挺住没呻吟半声。

唐失唐得左右将他搀扶住，唐甜脸色却很难看：唐七更本来是她最大也最可靠的一个后盾，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了。

这时忽听欧阳独冷哼一声道：“一剑断一臂，好武功！”

林公子问：“你是谁？”

欧阳独举起了手掌，顷间手掌如血通红，这下很明显地表露了身份，谁知铁星月端详了半天，摇首道：“猪血？”他问李黑。

李黑也最爱闹，作状道：“鸭血？”

陈见鬼也凑上一份热闹：“我看是脑溢血！”

欧阳独本无恶意，倒有识重英雄之心，这下可光火了，冷冷地道：“既然诸位瞧不起我欧阳独，老夫也正好想见识林公子的剑法。”

林公子桀骜不驯，遇敌必战，当下长吸一口气，踏步而出，施月阻止道：“不对，你刚打过，这次该我来。”

欧阳独见是女子，微微一笑道：“老夫是向不与妇道人家过招的。”

这下可激怒了陈见鬼，她与杂鹤施月一齐跳出来骂道：“妇道人家又怎样？来来来，咱们较量过再说。”

公子襄见节外生枝，长身一拦道：“不可以，几位前辈，何必为了些小事伤和气。”

洪华忽大步迈向前，向欧阳独抱拳一揖道：“对不起，我兄弟说话，无心冒犯，请见谅。”他说话极少，但极诚恳，又很有力。

欧阳独本也慕“神州结义”，见公子襄阻拦，洪华致歉，便说：“在下也有不之处，应自报姓名，不该兔子戴夹板来充大耳驴。”说罢自嘲一笑。

众人也哈哈大笑，笑声中化于戈为玉帛。

大肚和尚看看全场，便问：“这么多人聚在这里，都为找萧大哥来么？”

唐甜知前功尽弃，一时只觉她所作的事。无一件顺利，光芒都让唐方占尽了，所以把心一横，道：“我们都是来揪出萧秋水讨天书神令的！”

很多人都起哄说是，江伤阳还道：“‘忘情天书’是武林人的，‘天下英雄令’是岳武穆传下来的，萧秋水有什么理由可以独占啊？我们十方霸主，都不能将这些瑰宝拱手让人，一定要寻出来，公之于世！”

海难递冷笑道：“公之于世？我看你想独占才真！”

落花娘子媚笑道：“我也是十方霸主之一，我想找萧大侠，可不是为了天书神令，而是为了请他出来主持武林失去已久的正义公道！”

唐失怒道：“我们要找萧秋水出来，是要报仇！”

唐得接道：“杀萧秋水，报唐门血海深仇！”

唐藕忍不住道：“胡说！萧大侠明明助唐家免于遭江南霹雳堂之厄，有恩于唐家，怎能恩将仇报！”

唐七更忍痛骂道：“小丫头，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懂什么！”

黑龙江的江心虎因他们的靠山朱大天王就是丧生在萧秋水手下，势力于是乎大打折扣，所以呼应道：“是呀，我们都是来找萧秋水报仇雪恨的！”很多人都跟着起哄响应。

却听一人道：“向萧秋水报仇？我们哪有这个能耐，说实话。

俺是来瞧瞧热闹，看看萧秋水是否三头六臂，活在同个朝代的人没见过，死了也向阎罗王没法交代，如此而已！顺便看有什么小便宜可捡，谈到雪仇什么的，那都是背着他才敢说的话，不用痴心妄想了！”

说话的人原来是“刀不留人”荀去恶，这个人杀性很大，以利为先，非正非邪，但人不善作假，敢说真话，也算一长。他说的话，很多人都是本着这个凑热闹、看名人，自己也沾沾光的心思，于是也就大声赞同他的话。

忽听另一人道：“这我可不同意，我们来这里，为的是报恩，以前我们受尽屈寒山、余哭余那些人的逼害，幸得萧大侠挺身而出，解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为武林做了那么多的事，他无缘无故失踪，我们怎能坐视不理？我们找他，除了要瞻仰萧大侠风采，也是为报恩来着！”说话的人是“九龙堂”的季步修，他在梁王府中差点没让陆见破杀死，幸而公子襄出手相救，因此对公子襄也至为好感，现下站出来大声说话，他这一番话，竟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原来江湖中人，恩怨分明，萧秋水在武林中冒险犯难、锄强扶弱，当时在武林中占一半以上的强权枭豪，都是他领“神州结义”一手捣毁的，其实来的这一于武林人物，大部分人对萧秋水是敬仰与好奇，有些人当然也有贪念，但也不过是抱着萧秋水既死，自己不夺宝万一让人所得岂不更不值得的心理而凑一份热闹罢了。

所以季步修这一番话，欢声雷动，大都赞成。

唐甜冷笑道：“你凭你们的武功，也配在这里说话？”

陈见鬼在口舌上绝不是省油的灯，插口接道：“喂，你的武功比起老娘我来，还差老大截，又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啊？”

萧七站出来冷然道：“你想怎样？”

公子襄叹道：“萧兄，你到现在怎么还执迷不悟？”

萧七淡淡一笑道：“有些迷，还是不要悟的好。”

李黑在旁嘿嘿一笑，戏谑地反问道：“难道一个人喜欢做梦，就情愿长眠不起么？”

萧七一字一句道：“我答应过甜儿，她有事，我一定会救她——就算她是错的，我也非维护她不可。”

公子襄长叹道：“江湖人一诺千金，无可厚非……但总要明辨是非，近

君子而远小人啊！”

萧七冷笑道：“问题是，谁才是君子，谁才是小人！”

铁星月嘻嘻一笑道：“很简单，忠的就是君子，好的就是小子，骗人的就不是好人，说老实话的就是好人！”

萧七反问：“谁忠谁奸？西施入吴时，人人都以为她是淫而无行，谁知她忍辱负重？吴王夫差看勾践尝粪问病，不是够忠了，后来国亡在他的手里！要是说实话的就是好人，那么江湖中就没有好人了，如果说谎话就是坏蛋，那七年前萧秋水倒是应该告诉你们他是到唐门去拼命，让你们一块儿去送死好了，何必又跟你们说：很快就会回来？”

铁星月哑然。

容肇祖上前一步道：“萧七是我恩人，你们谁要是动他，我就跟你们拼命！”他拿着货郎鼓一摇，咕登咕登地响了几声道：“你们认为我们是什么都行，但盗亦有道，我们生死同心，绝不背弃信义。”

萧七叹了一口气道：“方觉闲已为我们牺牲，容小哥儿，你不必再……”言下声音已噤。

容肇祖跳起来一口痰吐在萧七脚下，骂道：“你当我姓容的是什么？平时吃饭喝酒尽在一起，有难时找张被盖起来的活王八么？”

萧七喝道：“好！得一知交，生又何妨！死又何妨！”

在场众人，都不禁被他们的豪气所感动！

第五十二章 血手屠龙

唐方禁不住叹道：“甜儿，你害苦了这班英雄好汉了。”

唐甜脸有得色地道：“天下肯有人为你卖命，自然也有人对我好。”

众人为之气结。

唐甜背后的一名麻脸臃肿的人也帮腔作势地道：“‘小妹’是我们‘刚汲柔乍盟’的盟主，我们自然要帮她啰，一为唐门复仇，二逐汉奸走狗，三……”

施月柳眉一竖，怒叱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谁是汉奸走狗了？”

那麻脸汉子桀桀一笑道：“凡要成大事，一定要制造一些骇人听闻，名正言顺，我正彼邪的传闻，方能成事，所以……”

李黑冷笑一声：“所以即便捏造罪名，披着虎皮进村，好吓唬人了，是不是？你又是什么东西！”

那人嘻嘻笑道：“是，是……”却有些害怕，尽向唐甜那儿靠扰。

唐甜撇嘴一晒道：“他是‘乌鸡峒’峒主毛山毛大侠！”

唐藕和落花娘子都忍不住噗哧一笑：“这毛大侠倒不像山，却像只龟！”

“他有龟壳护着嘛。”

欧阳独忽道：“这件事勾起江湖血腥风雨，看来全是这位唐甜一手造成的，跟那两位豪气少年无关，唐甜，你当知急流勇退，否则，我姓欧阳的不能让你胡搅！”

唐甜双目圆瞪，回叱道：“你是我请回来对付跟你处处相埒的公子襄，没料到你却来惹本姑娘……”

欧阳独一笑：“我是什么人，岂会受你利用？你这张嘴去哄初出茅庐的小子还可以，骗我老人家还差得远哩！”

唐甜冷笑道：“你逼我退出江湖，无非是怕日后我们‘刚极柔至盟’强了，跟你们血河派以及梁王府鼎足而立罢了！”

欧阳独疾喝：“你这女子倒是砒霜拌辣椒，又毒又辣，看我先毁了你！”长空扑起，血影一闪，直罩唐甜！

萧七喝道：“要杀她，先杀我！”长身扑起，迎截欧阳独！

欧阳独一掌推向唐甜，并叱道：“不关你事！”

萧七双掌硬接过去，容肇祖叱道：“要杀他，先杀我！”又迎空掠起！

欧阳独另一手掌，也推了出去！

容肇祖双掌一迎，架住了他这一掌。

这一下，四掌敌双掌砰砰二响，人影倏分，萧七、容肇祖震飞二丈，各撞在一个柱子上！

没料到突突两声，柱子承受了大力，并没有倒，但两件嵌在柱子里的东西，却因受了此等巨力，弹飞出来，掉在地上！

一本书！一张令牌！

场中的人，无不变了脸色！

一下子，什么都停顿了下来，人人引长颈定睛看，只见那令牌银光熠熠，上刻“天下英雄令”五个铁划银钩的字。

那书无疑是手抄本，是由一张长纸折叠，无疑是成书时相当仓促，上书“忘情”二字。

唐方失声叫道：“是大哥的笔迹！”

这时众人再无置疑之处！

——天下英雄令！

——忘情天书！

这两项教天下窥视、贪婪、残杀、血流成河的宝物，终于出现了！

这是萧秋水与唐老太太进入地底与唐老太爷子交手前，萧秋水不忍“忘情天书”的武功失传，以及不想岳飞的“天下英雄令”从些埋没，所以临危在唐老太太首肯下，得稍有时机，将武功录于长笺，然后再将天书、神令，各以掌力催嵌柱中，好待后人能发掘得到。

其中还有几个重要的环节：

唐老太太与萧秋水虽成死敌，但未入地底决战前，唐老太太早已对他惺惺相惜，她只是为了唐门声誉不得不战而已，所以容许萧秋水有机会将武功绝学写下。而两人都知道彼此武功非同小可，此入地底，如入地狱，都没存着活着出去的心。唐老太太之所以不留不任何交待，是因为她要留下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形象！只要唐老太太不死，谁敢来犯唐门！留下暗器手法，有人可破，但唐老太太的声威，八十年来除萧秋水敢攫外就绝无一人。

在地底下布局的“唐门六识”，即唐看、唐听、唐闻、唐感、唐舌、唐思，都准备不活着出去了：但人算不如开算，其中唐思被杀，唐看被那一场大战所撼，又被唐老太太暗器无意中所伤，丧心失魄，反而在机关发动前误打误撞了出来；唐老太太决心让他可以活着出来，也只为了让唐门后人可获得天书神令，阴错阳差，他已失去记忆，他是唯一从地底走出来的人，也是唯一目击者，但却是个白痴。

最后，他死在李大福瓷店里，临终前证实了萧秋水和唐老太太的决斗，以及大书、神令的存在！

却正好和唐甜为求天下大乱，从中取利所散播的流言不谋而合！

——萧秋水留下的“忘情天书”和“天下英雄令”，本也顾虑到可能为唐家子弟所得，当时唐门声威正隆，而且野心勃勃，为求称霸，有些不择手段，若天书神令再为唐门所得，岂不如虎添翼？萧秋水有鉴于此，故将天书神令，偷偷打入柱中，外表看去，以为是装饰图案，绝无人注意！

而且，众人所搜索处都是集中在唐家堡中，因唐门唐家宅中才是萧秋水与唐老太太决战之地。却没料到唐老太太真正和萧秋水决一死战之地，是在地窖之中，而地道直通莲藕小筑，亦即是说，萧秋水和唐老太太失踪的确是在唐家堡中，但决战处却在莲藕小筑，其中有这个达数里之长的地道连着，众人找遍了唐门一木一瓦，但在唐家堡本身的地牢机关已毁，里面的人就算活着也不能出来，上面的人又如何进得去？这就是唐老太太以身相殉的孤注一掷！

——“天下英雄令”代表的是他的主人之气节，英风，传的是道统，而不是武功！所以萧秋水把它留下来。

——而“忘情天书”根本就不是一本书，而是琴剑、笛剑、胡剑三人合起来的音乐造诣，不过萧秋水临危时将自己对“忘情天书”上一十四决所语，记载成篇，誉录在这一张折叠的长笺上！也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本“忘情天书”！

神令上并无武功记载，天书却真有其事！萧秋水原本留天书神令之意，是不想神令所代表的光华蒙尘，更不愿天书的武功自他而失传。所以留下二物，他断未料到因此而掀起这一场武林的血腥风暴！

天书神令，再现江湖，人人的心中一时皆惊、喜、贪婪皆有之，但只有唐方伤心欲绝。

天书神令既现，那么萧秋水……

——若他仍在世，又如何会放弃这两样足以掀起武林大波澜的事物！

——萧秋水若已不在……唐方的希望，也就如同烛焰只剩下一点青芒，给一阵狂风完全掩熄了。

两行泪珠，挂到她清丽艳绝的脸靥上。她低声念着那句她原本与萧秋水相约的话：“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可是，冬未雷，夏无雪天地仍相对……我寻你近十年，你竟就这样离开我了，她想着，摇颤了起来，像一朵白花，禁不起深寒。

可是这一切落入了公子襄眼里，他根本望也没望过天书神令，他的眼睛一直未曾从唐方身上离开过。

他见唐方如此伤心，既不能相劝，更不敢相慰，只是心如刀割！

——别人期待天书令出现，已非一时半日，一见天书神令，既惊心动魄又心血贲动，但这些在公子襄而言，他恨不得天书神令永远不要出现！

天书神令永不出现，唐方就可以永怀着希望，去找萧大侠，而他，为她尽一生之力去找萧秋水，哪怕一生一世，就是他至高至深的幸福了！

可是，天书神令，终于在蜀中唐门，莲藕小筑，双双出现！

唐方的希望，也为之破灭！公子襄见到唐方苍白的脸，心也为之破碎。

公子襄眼中只有凄然的唐方，唐方心中只有思念中的萧秋水，公子襄上前两步，唤：“唐姑娘……”唐方向他摇手，两行清泪又盈溢了出水。

他们的心，都在所寄所托上，所以都没有发现，大厅上衣袂振动，一场惨厉的血战已然开始了！

搏斗时间可谓极短，但立即已死十八人，伤二十五人，死的血流遍地，伤的伏地呻吟。

他们想要得剑的是天书神令，但流出的是血，牺牲的是性命！

搏斗极快，场中真正对峙的高手，“刚极柔至盟”中，是唐甜、萧七、容肇祖、毛山；唐门中，是唐得和唐失，唐七更已断了一臂，不能参战，唐什么恍恍惚惚，并没出手。“十方霸主”中，是江伤阳、落花娘子和海难递。“神州结义”中，是铁星月、大肚和尚、李黑、胡福、林公子、施月、陈见鬼、蔺俊龙。

梁王府公子襄的门下并没有出手——他们没有公子襄的命令，谁也不会出手的。

天书神令仍在地上，但更多的人倒在地上。

“血手屠龙”欧阳独大喝一声：“停手！”

换作平时，也许他们真的会先停下手再说，但如今天书神令叫他们冲昏了脑袋。“神州结义”的兄弟也抢夺天书神令，主要为的是这是萧秋水之物，他们是断不容外人所夺的。

毕竟是兄弟一场，“神州结义”的人纵对萧秋水或生有怀疑，但都是讲义气的。

欧阳独大声道：“你们这般自相残杀。天书神令还未知真伪，值得么？”

众人一听，觉得大有道理，不由都住了手，甄厉庆想想不放心，骂道：“你叫我们住手，莫不是想趁机盗宝去？”

欧阳独冷笑道：“我欧阳独有血河派武功，尚且修习不尽，若是贪图这

些事物，我拿了就走，你们能敌得过我？”

众人觉得言之成理，江伤阳正巴不得少一个对手，便说：“欧阳掌门既然如此清高，那就把天书神令让我们这些武功低微的武林后学得来参研好了。”这人一向自恃身份，但为了夺得天书、神令，真是怎么样低声下气的话都说得出口来。

只听那毛山嘟着腮帮子大声道：“我觉得欧阳掌门说得有理，我提议把天书神令交由他审察，先定真伪再说，省得打了个糊涂仗！”

当下有些人反对，有些人赞成。反对的人是江伤阳等，怕万一欧阳独来个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那时怎生是好？“刚极柔至盟”的人倒不反对，唐甜想了一下便说：“我们信得过欧阳前辈。”唐门的人冷笑不语。“神州结义”的兄弟们嘻嘻哈哈，他们志不在夺宝，而是不容让它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尽说风凉话，也没什么意见。欧阳独侧首问公子襄：“公子意下如何？”显然十分重视公子襄。

公子襄此际无心理事，心不在焉地一颌首：“一切由欧阳先生定夺。”

欧阳独见他神不守舍的样子，心里好生奇怪，但公子襄如此说，剩下的六十一门生自然站过一旁无异议了。

那“乌鸡峒”峒主毛山乘机巴结道：“那让小人过去将天书、神令奉交欧阳大侠……”说着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俯身拾起天书神令，人人瞧得眼珠凸睁，欧阳独没想到一群武林中人，对传闻中能称霸武林的外物竟如此贪婪，想起武林前辈王尖常劝人“远离颠倒梦想”，更大为感慨。

这时他手中已接过二物，只觉一轻一重——忘情天书以纸书写，自然甚轻；天下英雄令只是小小一面令牌，但却令得他手掌一沉，显然非凡铁所铸。这两件事物毕竟是多年来武林中人梦想之物，欧阳独接在手里，也觉心头沉重，深吸了一口气，定睛看去。骤然之间，欧阳独猛觉阴风割体！

他在刹那间，力贯全身，正要自双掌摧逼出去！

但双手有天书神令——天书神令是武林公认奇珍，欧阳独虽不贪图，也不敢令它们有所闪失——就这一迟疑之下，毛山十指，已按在他身上十大要穴之上！

毛山出手之快，委实令人无法想象，一个区区峒主，有此神功！但欧阳独的反应，也快到极点。

他利用那长吸的一口气，立即先将全身穴道闭住！

毛山的十指按住他要穴之上——这刹那间，那要穴自动封闭，就不是要穴！

而他双手所蓄的“血河神功”，也立时发了出去！

顿时，“忘情天书”粉碎如蝶飞片片，“天下英雄令”也向着毛山激飞而出！

——他已发觉情形不对路，宁可粉碎天书，也不能为敌所得，而神令正好当作武器！

他的反应可谓快极，但毛山却是**有备而发**。

他十指按在欧阳独要穴上，立即发觉，那要穴已不是要穴——变作了废穴——的时候，他双膝也立时顶踢了出去！

这两脚，一踢在“丹田”，一踢在“气海”，俱是武林高手储气之所在，欧阳独功力深厚，连着二击，并没受伤，但一口真气，已缓不过来。

这真气换得一换，身上十处要穴，一齐被封，原本这十大要穴被封，惟

死一途，但一来欧阳独本身功力精纯无比，远胜毛山，二来毛山已松开双手，两掌一拍，接住“天下英雄令”的来势，是以欧阳独但觉全身一麻，穴道被封，运劲不得，并未致死。

欧阳独怒叱：“你……”

第五十三章 天书神令

毛山双手一拍，夹住神令，只见他掌间不住有血淌下，缓缓展开双手，左右乎板都被刮了一层皮，可见得欧阳独穴道被封前将“天书神令”激射出去的力道之烈！

毛山向欧阳独施暗袭之际，也正是唐得、唐失、唐甜向“神州结义”的兄弟们出手暗算之时。

他们就似早已配合好一般。

对象是铁星月。

因为铁星月最不防人有诈，忠奸善恶常分不清楚，又常自以为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妄自判断，他见毛山看来意诚，便对唐甜等失了戒心。

就在这一刹间！

唐失的“心有千千结”，唐得的“剑花”一齐向他发了出去。

变起猝然，铁星月已不及闪躲，飞索已在他身上打了十七八个结，每一个结绳内嵌的利刃，全割切入他的血管去。

铁星月大喝一声，双手一合，已抓住百十度剑片，运力一挣，刃索寸寸断裂，这人简直就是铁打的，飞剑飞索在他身上，如同纸剑画线一般脆弱。

但就在他大喝一声之间，唐甜一矮身，已掠了过去，一柄小剑，已插入铁星月张大的口中。

这时全场皆轰动，陈见鬼、大肚和尚、葡俊龙、林公子、洪华、胡福、施月一起跃起。唐甜叱道：“谁先动，我就一剑刹死他！”

咽喉是人生死穴，就算铁星月真个练得刀枪不入，嘴巴喉咙的软肉，也断断耐不住利剑一插。

公子襄这时已发现不对劲，越众而出，唐甜何等醒觉：“站住！”

公子襄霍然而止，唐甜道：“你再上前一步，我一剑就刺进去！”

公子襄摊摊手，表示同意，手心里却直冒汗。

“刀不留人”荀去恶领一班武林人物趋近，大声道：“你要杀谁，我们不管，可是天书神令，得快交出来！”

唐甜用眼光一扫“神州结义”的八个兄弟，剔一剔眉道：“哦？你们真的不管么？”

她言下之意，自是任何人稍有妄动，她就先杀铁星月，大肚和尚和洪华大步而出，拦住走近唐甜、毛山的众人，沉声道：“诸位，请看在我们面上，暂时稍安毋躁！”

江伤阳骂道：“他抓的是你们的弟兄，又不是俺的老子，为何上前不得，天书神令可不是你臭秃驴的！”领着七八名武林高手就要抢步上前。

洪华闪身一拦，摇头。

江伤阳冷笑道：“滚开！”

洪华又摇摇头。

江伤阳骂道：“莲藕小筑是神州结义的么？哑巴快滚！”左手以“打虎拳”之力，呼的一拳劈出，右掌贴心，决意硬抢过去。

洪华一低头，那一拳竟打在他光秃秃的脑门上。

江伤阳吃了一惊，可不想真的杀他，与神州结义结下深仇，但掌已发出，无法收回，只有及时收回二三成功力，砰的一声，一条人影倒飞出去！

飞出去的正是江伤阳，那一掌击在洪华的光头上，震得他手腕脱臼，要

借倒飞出去才能卸去部分劲道，江伤阳心里分晓，若是这一掌自己不是已收回部分劲力，只怕回力反击之下，这条膀子就算废了！

众人见“神州结义”中区区一个闷不作声的哑巴，竟有此等功力，全都怔住，本来这些人也有心理准备，为得天书神令，不惜与大肚和尚等人一拼，却不料对方武功如此深不可测，一招间便使江伤阳吃了大亏，一时间谁都不敢上前。

唐甜娇笑道：“有‘神州结义’九大高手相助，哪还有干不成的事？”

忽然剑柄一板，哧地一声，剑尖上翘，刺入铁星月上颞半分，铁星月痛得眼泪直流，功力一散，唐甜立时封住了他身上七处穴道。

林公子见状喝道：“你……”

唐甜出手极快，已然封穴完成，回首媚笑道：“没什么，我只是要铁大侠乖乖地在这里，免得要我下杀手。”她笑笑又腻声道：“你知道，我不想这样做。”

“神州结义”为之气得七孔生烟，但铁星月在他们手里，自是无法可施。

这时公子囊望定毛山，一个字一个字地道：“你是九脸龙王？”

那胖嘟嘟的“毛山”这时早已制伏欧阳独，哈哈笑道：“天地间能制得住‘血手屠龙’欧阳掌门的，又能易容瞒得过大家的，除了我慕容不是还有谁！”

众人尽皆震住。

九脸龙王缓缓抹去麻皮化妆物，拍手笑道：“孩儿们，都进来吧，好戏要散场了！”

只听莲藕小筑霍霍连声，衣袂带风，数十名全身黑衣蒙面的“黑杀”组织杀手，以及百数十名“龙王庙”徒众，重重包围住莲藕小筑的大厅和各处出口。

九脸龙王咕咕笑道：“妙极，妙极，这叫请君入瓮，一网打尽。”

唐甜也笑得甜如蜜糖：“若我跟龙王不是早已合作，布下最后一招杀手，单凭十八叔、二十五叔、二十六叔三位，以及那位不知是敌是友的欧阳掌门，我还没那么大的胆子敢挑诸位的场子！”她笑了笑又道：“现在，有神州结义为我们撑腰，龙王庙做后台，黑杀组织是背景，加上欧阳掌门是‘座上客’，诸位……‘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八个字，不知有没有听说过？”

“诸位”当然都听说过。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本就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现在的局势已非常明显，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点道理受伤的江伤阳是最清楚不过的，所以他们都很知机地站回“刚极柔至盟”那边去，一副耿耿忠心、万死不辞的样子。

但就连“刚极柔至盟”的中坚分子萧七和容肇祖也不解。

他们也并不知道九脸龙王已经和唐甜妥协了，布下这个局，一举擒住了欧阳独和铁星月这两员大将！

要不然，萧七和容肇祖刚才就不会如此急着为唐甜出头了——他们以为唐甜已孤立无援——但唐甜显然瞒着他们。

他们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在公子囊而言，却不是被骗，而是疏忽、大意，误了大事，他原该认得出这个什么“乌鸡峒”峒主毛山来的——易容不是魔术，只要仔细辨认，一定可以看出破绽。但天书神令出现后，公子囊分心于唐方的感受，心里难过，

而“毛山”在那时才开始活动起来。

欧阳独没有见过慕容不是，自是不虞有诈，但在九脸龙王而言，他是想杀了欧阳独，不是擒他而已，所以一出手就往死穴出手，但仅能封住这人穴道，自己也挂了彩，而且“忘情天书”已毁，心中自是忿忿。

幸好大局已在掌握之中，而欧阳独也是他砧上的肉，而“天下英雄令”也到了手，一俟把“神州结义”的人和公子襄等解决之后，“刚极柔至盟”也一样照吞不误，谁叫她武大郎捉奸反而害了性命！

想到这里，九脸龙王真个得意起来，仿佛一件件胜利品，都往他手上堆，堆得高，快拿不住了，索性丢掉不要，但胜利的成果还是追着他来。

不过，九脸龙王是九脸龙王，在江湖上是流血流汗流脑汁熬上来的，他当然不会得意忘形。

要得意忘形，是在解决了这班阳间里当老举的下贱鬼之后，他搂着唐甜时的乐事……

“九脸龙王！”猛地欧阳独喝了一声，慕容不是忙全心戒备，这才想起未点欧阳独的哑穴，只听欧阳独冷笑道：“百闻不如一见，我在北方，早相识荆，不料你真有九张脸……”

“脸何止九张？这世上两、三面的人多得是哩！身材倒只有一个，肥肥胖胖，假冒不来的，诸位要是胃多留点心，定然分晓……”九脸龙王嘻嘻笑道：“没想到今日大名鼎鼎的‘血手屠龙’，与在下‘九脸龙王’，是这等相见……”

欧阳独发出了一声凄叹道：“我枉称屠龙，不能杀你，也该死了。”

九脸龙王嘿嘿笑道：“你倒有自知之明……毁我宝书，罪当立诛！”

其实，他恐怕留着欧阳独，夜氏梦多，这人武功高得出奇，若自己和公子襄无受伤在先，合击此人也未必有胜算。

九脸龙王一生谨慎，怎能容让欧阳独活着！

欧阳独望向公子襄，平静地问：“你坦白告诉我，有没有杀卫悲回？”

公子襄诚恳地道：“我与令徒，一见如故，相交莫逆，怎会加害？”

九脸龙王肯定欧阳独穴道波封，断无可能冲破开解后，方才笑道：“让你瞑目吧，你徒弟是我和唐甜引诱公子襄门人叛徒把他杀死的！”

欧阳独怒目圆睁，发出愤怒至极的光芒来，咬牙切齿地一连说了三声：“好！好！好！”

九脸龙王冷笑道：“好什么？要死了还好！”举戟要刺，公子襄大喝道：“住手！”

九脸龙王眯着眼睛道：“你叫我住手，我就要听话住手么？”

公子襄只想拖延时间，道：“你……你杀了他，难道不怕血河派的人寻仇么？”

九脸龙王笑出了声：“我是做大事的人，自然胆大，血河派若存在，我龙王庙的人还能独霸江湖吗？你要想救他，除非先自己把穴道封闭，我或许会答应。”

欧阳独急道：“公子，万万不可，此人欺诈！”

唐甜甜甜一笑道：“何止公子，神州结义的兄弟们，如果不想本姑娘杀死你们的铁二哥，也请自把穴道封掉，我就饶他一死。”

胡福颤声道：“唐甜，你别杀铁二哥，我……我什么都答应你。”

陈见鬼骂道：“你怎可……”

唐甜一挺剑，又在铁星月咽喉上划了一道血口，冷笑道：“他是一番诚意诚心，不想他二哥死……如今，不可以的事也得可以了！”

胡福的人素来直肠直肚，见铁星月危殆，什么都豁了出去，哀声道：“唐甜小姑娘，你莫要杀我二哥，有什么差遣，你吩咐就是。”

唐甜笑道：“这才知机……那你就先过去，把慕容先生手上的‘天下英雄令’先交给我。”

众人闻言一惊，九脸龙王也微怔了一怔，随即笑逐颜开地道：“小妹，咱们说过合作，你得一半，我得一半……”

唐甜也甜笑道：“是呀，我们早就先约好，你得‘忘情天书’，我拿‘天下英雄令’，而今您手上拿着的那个，不就是‘天下英雄令’吗？”

九脸龙王越笑越开心：“小妹妹可真会说笑话，骗龙王开心起来了……忘情天书化飞灰，天下英雄令可是龙王我贴了一掌血拿下来的，怎能交给你呢？何况强敌围视，交给小妹妹，反倒害了你，我九脸龙王一向宅心仁厚，积善为怀，怎能害了你小姑娘哪！”

唐甜呢声道：“龙王说得也是……”

九脸龙王开怀大笑道：“你明白事理就好啦。”

唐甜笑嘻嘻地道：“可是，小妹我不怕危险，多谢龙王费心。神令就交给小妹保管吧。”

九脸龙王拍着肚子笑道：“哦？不行，不行……这样会害了你的……”

唐甜向胡福一笑，直如白糖蘸蜜，甜上加甜，道：“那只好麻烦您胡大侠，过去龙王那里把神令‘取’回来了。”

九脸龙王嬉皮笑脸地向公子襄道：“公子，若你不想要欧阳先生立刻丧命，只好麻烦你过去跟胡福胡大侠玩几招了。”

九脸龙王与唐甜同室操戈，本不足为奇，但而今局势，急遽而下，竟变成“好人”胡福决战公子襄，这就叫人慨叹莫已了。

九脸龙王微笑道：“我知道，要你去跟外号叫‘好人’的金刀大侠胡福作战，你很不愿意……如此，这位欧阳掌门……只好死了！”

欧阳独急道：“我死就死，你不必为我跟任何人交手！”

九脸龙王哧地干笑一声，仰着他短阔的脸，问公子襄：“你意见怎样？”

公子襄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忽然有人低着叫了一句：“小妹。”

“小妹”是唐甜在“刚极柔至盟”中的尊称，一般人都叫他做“甜姐儿”。

唐甜漫应了一声，回头一望。

这一望，教她魂飞魄散，毛骨悚然！

唐三千！

唐三千在瓷店一役中，为唐甜亲自下手处死，理由只是因为她劝唐甜不要杀唐方。唐三千一直追随唐甜，忠心耿耿，甚至在小的时候，唐甜为了设法使自己腮上多一对酒涡儿像唐方，她不惜把唐三千脸上刺得鲜血淋漓，花斑斑来“试验”。

她刺的时候，有时用筷子，有时用针，有时用利钗簪，甚至有时用剪刀！——她杀了唐三千，事后也有些后悔。

没想到，她这一回头，赫然竟见到了唐三千！

已经死去了的唐三千！

唐甜就算再毒，她毕竟是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

人都有弱点，女人更多顾忌；一个再恶的人也有她最害怕的东西，譬如

说怕死，或者是怕报应、怕寂寞……

唐甜怕鬼！

死了的唐三千突然出现在她背后，不是鬼是什么！饶是她平日够泼够精，在这刹那间，也震了一震，怔了一怔。

震了一震是多少时候？

怔了一怔又是多少时间？

以唐甜的反应之快来说，这只不过是比一刹那多一点的时间。也就是说，只是比一弹指间少一点儿的时间，唐甜就完全恢复过来了。

恢复了平时的精明机灵。

但在唐甜来说，这一震和一怔的时间，可以说是她一生的句号！

第五十四章 武林第一掌

就在她一震之间，唐三千已迎面向她倒来，而在她一怔之间，唐三千已压在她身上。

唐三千是个肥女，但唐甜并非推不开去，而是唐三千的肌肉已开始腐烂，完全发臭，甚是可怖！

但唐甜反而不怕了。

——唐三千明明已经死了，她之所以会如此，是有人想吓唬自己……

可惜她只来得及想到这里。

在唐三千尸身背后的铁恨秋，已然出手。

铁恨秋的铁拳，左右击在唐甜胸膛上，唐甜的胸脯立时凹了下去，因为唐三千压着她，她并没有被打飞出去。

铁恨秋凄声道：“你暗算得人多了……三千啊三千，我为你报了仇……”他因舌头曾被自己中毒痛苦万状时咬断一角，所以语音甚是模糊。

话未说完，哧地一声，唐甜手中剑已没入铁恨秋腹中，铁恨秋大吼一声，但似心存死志，没有闪躲，唐甜指甲内的暗器“倒刺”，也全嵌入了他的臂肌肉，随着血脉，直冲心脏。

这几下变化极急，大肚和尚、洪华分别逼向萧七和容肇祖，胡福和李黑截住了江伤阳和江心虎等，施月和陈见鬼救走了铁星月，林公子对峙九脸龙王，千手剑猿葡俊龙则断后卫护，可谓兔起鹘落，瞬息数变，铁星月已被救回。

唐方急忙出手，解开铁星月的穴道。

铁星月却冲了过去，大呼：“弟弟！”铁恨秋是他的亲弟弟。可是铁恨秋此刻已返魂乏术了。他铁塔一般的身子倒了下来，倒在他亲哥哥的怀里，微弱地说了一声：“可恨……我至死未能见萧……萧大侠……一面。”

他原本为慕萧秋水与“神州结义”事迹，而跟随萧七寻觅萧秋水，没料爱人唐三千为唐甜所杀，萧七又显然偏帮唐甜，铁恨秋誓报此仇，混在“刚极柔至盟”的兵卒之中，暗中保存唐三千尸首，在危急存亡之际，救了他哥哥，杀了唐甜为唐三千报了大仇……

但也牺牲了自己一条性命！

大肚和尚和洪华等人纷纷住了手。

他们都看出，唐甜也终于恶贯满盈了——一个再罪大恶极的人，临终之前，至少也应给她个说话的机会，否则，连最后几句话也不让人说的人，才是罪大恶极。

萧七奔了过去，但容肇祖却没有跟过去。

他眼见铁恨秋杀唐甜，也亲眼看到唐甜先杀了唐三千，而今再杀了铁恨秋。

铁恨秋也是他们当中的好兄弟，好朋友——所以他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再过去。

萧七决定过去，无论唐甜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都好，唐甜是他所爱的女孩，他都原谅她。他冲过去时，容肇祖正往回走，而唐甜已经在弥留状态了……

铁星月嚎陶大哭起来，一面骂道：“你们这些人，我真正有事起来，救我的只有我亲弟弟一人……你们害死我弟弟了，你们害死我弟弟了……你们

快赔我弟弟的命来……”

陈见鬼听了实在憋不住了，道：“那时我们不想救你么！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铁星月哭得像个小孩子：“你们明明见死不救嘛……”

林公子也恼火了：“难道那时拼命来护你，教你咽喉上给人多刺一个洞？”

铁星月索性撒赖：“我现在喉咙、嘴里，不是照样有两个洞，也死不了，不用你们这般没心肠的来救……”

众兄弟听了觉得很冤，唐方调解道：“算了，你们知道他的性子，一时拗不过来……”

只听九脸龙王叹了一口气道：“是啊，我都说了，如果唐甜不跟我作对，就不会有这种下场了。”

走鬼婆婆附和道：“是啊，我总说，跟龙王爷混准没错儿！”

江伤阳也涎着脸道：“就是嘛，是龙归大海，是蛇茅里钻，我们这些小角色跟着龙王捞，前程远大哩！”

大部分“刚极柔至盟”的人，纷纷向九脸龙王处靠拢，陈见鬼冷笑道：“闻说‘刚极柔至盟’继承当年我们‘神州结义’未竟之志，怎么今日一见，竟是这般货色……”

施月却向九脸龙王冷笑道：“慕容不是，你手下的人质，可不是宝，杀与不杀，跟我们无关，但今日我们可要出这一口鸟气！”

九脸龙王也冷笑道：“好，如果神州结义想冒不义之名，就尽管向前逼来，我一戟将之宰了，日后江湖上会传，神州结义是锈铁镀上了金铂，为自己出名，赔上别人性命，一试就显本相，看你们丢不丢脸？看血河派的人放不放过你们！”

这一条恐吓，果然生效，“神州结义”除铁星月抱着铁恨秋之外，九人都犹豫了起来。原来铁星月适才假装跟兄弟们有龃龉，实则李黑运用天竺“腹语”，跟唐方、铁星月、大肚和尚、林公子、陈见鬼、施月、蔺俊龙、洪华、胡福商议，准备蓄力，同时出手，击倒九脸龙王，拯救欧阳独。

“两广十虎”是“神州结义”的前身，李黑等在万里桥之役救文鬣霜等人，就是利用这天竺“腹语”秘声传音，而跟铁星月、邱南顾、萧秋水联手救人的（事详见《两广豪杰》）而今众人故意混淆视听，发生争执，望一击而成。

但听九脸龙王这么一说，大家反而不敢出手。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只听九脸龙王笑态可掬：“我看算了吧，大水冲着龙王庙，大家自己人，何必冒险犯难？要我放这位欧阳掌门，可以，只要你们也放我一马，不就行了么？凭你们侠义中人，只要闲话一句，我也信个十足，这样不是各得其所，两全其美么？”他心中想的是，就算放了欧阳独，自己学了“天下英雄令”上的武功，哪怕是放虎归山，到时候也教他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而已，所以他笑意盎然地说下去：“你们的萧秋水大哥，已不在人寰，管不着你们了，又何必事事如此认真……”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遽然间，变化接踵而来。

在场中的人，谁也没料到这变化，更不料到这变化的后果是怎样。

这变化来自天上。

那屋顶上正中的那一块，雕有的“唐”字骤然破裂，激洒而下，一片淡青色的刀光，从天而降，直劈下来！

九脸龙王就站在下面，他被这夺人慑魄的刀光震住，不敢硬接，惟有退后！

他和欧阳独，本来处身于大厅正中那块太上老君炼丹困孙悟空的图像上，他身形甫退，立即省起，断断不能让欧阳独活下去。

这一刀空前绝后，若非大侠梁斗，谁也发不出来。大侠梁斗父子，加上神州结义，还有必定恨自己入骨的欧阳独，自己连一线生机也没有了。

所以他飞退出去的时候，两股狂飙，自掌心涌出直卷欧阳独！

这两掌全力出手，全力攻杀欧阳独！

梁斗从天而降，臂弯里携着一人，九脸龙王一面飞退，一面抬头，只见那人，竟是少年卫悲回！

卫悲回厉声叱道：“你派人暗杀我，但公子襄弟子老奇君舍死护我，跌入万丈深崖的是他，不是我……”语及此忽尽！

因为他发现九脸龙王的掌力飞卷向他师父欧阳独！

他也看出欧阳独穴道被封，失去抵抗的能力！

卫悲回立时自梁斗手臂里挣脱出来，掠扑下去。

可是他重伤未愈，无法抵挡九脸龙王凌厉的掌力，惟有全身一抱，覆盖在欧阳独身上，硬受这两掌——就似公子襄七十一门生中老奇君抱着他滚下山崖一般，舍身相护！

卫悲回得以不死，回到血河派，知师父已赴唐门找公子襄算帐，怕生误会，连忙赴蜀，沿途却遇见了正为“神州结义”的兄弟们指示唐家堡之路的大侠梁斗，梁斗见他受伤，便扶他到唐门，所以落在大肚和尚等人之后。

但是卫悲回这一次错了。

“神州结义”九大高手，原本就聚力欲发，抵挡九脸龙王这两掌的，但卫悲回跃下，陷入掌风之中，九侠若贸然发动，只有先将这少年震个粉碎，“神州结义”的人本都是侠义中人，而又乏当机立断之能，一迟疑之间，卫悲回已落下，覆在欧阳独身上，欧阳独叱道：“不可！”但九脸龙王的掌力已卷碎了他的语音，以莫比的威力罩击而来。

公子襄侠义心肠，为救欧阳独师徒，全力扑出，抵挡这一掌！

但事发猝然，公子襄只来得及跃出隔在九脸龙王与卫悲回之间，已来不及出掌！

公子襄受伤之躯，不可能受得了这两掌，除非有人在欧阳独、卫悲回、公子襄之前将九脸龙王的掌风阻得一阻，只要阻得一阻，神州结义的弟兄就可以全力出手了。

但是这人可能要赔出性命。

唐方几乎在公子襄跃出的同时，已拦在公子襄身前。

唐方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唐方已不想再活。

她为萧秋水相见之期而活，天书神令的出现，使得她断绝了希望……她蹿出去之前，只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我只好辜负你了……”“你”系指公子襄。然后她就专诚期盼死亡的到来，也许……也许这样与萧秋水的相见会早些到来……

她很放心，她虽似是公子襄而死，其实则是为萧秋水而不活的，也知道九脸龙王一定死——公子襄、海难递以及神州结义的兄弟们一定会为她报

仇的。

此刻局势是：卫悲回急遽落下，罩在欧阳独身上，公子襄抢身护住，唐方蓦然掠出，拦在欧阳独与卫悲回身前，人人皆变起遽然，不及挽救！

除了一人。

梁斗！

他的刀不再劈向九脸龙王，而是直斩九脸龙王劈出的劲风。两道狂飙，被淡青色的刀生生切为两段。

刀势由上而下，去势未至，随着被切断的四股强劲，一齐打在地板上的太上老君炼丹炉图上。

这一来，巨飙被刀风所断，谁强谁弱，尚未可知，但这是稍纵即逝的绝好时机，那两股由九脸龙王发出的掌劲如一条双头的蛇，现今已被梁斗斩为四段，就在它未来得及噬人之前，一定要把它击散、毁碎！

众人矢志保护唐方。

所以就在这一刹那间，公子襄、胡福、洪华、李黑、林公子、大肚和尚、施月、铁星月、陈见鬼、葡俊龙的掌力，一齐发了出生，另外还加上了欧阳独的“血河神掌”！

因为就在这阻得一阻之际，卫悲回已解开欧阳独的穴道，欧阳独也全力出掌！

梁斗的刀风只能将掌劲试弱一半，但不能尽灭。

梁斗及时出手尚且如此，还有谁的武功高得过大侠梁斗？

有的。

风花雪月残。

少林五神僧！

他们终于到了，五个人，分五个方向出掌，无声无息，可是掌力无敌、无匹。

五道掌力，将九脸龙王二道有头无尾的劲道接下，就在唐方身前不到半尺的光景，可说已是险极！

但这时那十一大高手的掌力也到了。

这一下，可谓千古未有之奇，也是百年仅见的掌力，这掌力每人所发出的武功造诣都不同，但俱是全力施为，而且武功都臻武林第一流高手之列，弊在诸人事先并无配合，情急救人，竭力出手，各种掌力，不同方向，各异掌功，所有的劲、力、收、发都格格不入，大相冲撞，但人人目的却是同样一个：

保护唐方！

这下可害苦了唐方，所有的掌力，凌厉的、阴柔的、磅礴的、浩瀚的、怪异的、起伏的、阳刚的功力全在她身前身后、左右附近交撞在一起，卷起一道极其诡异的旋风，尤其是“神州结义”九位英雄好汉的掌力，更是古怪，这些掌力交织，此消彼长，可谓江湖上从未有过一次这般复杂多端的一流掌力撞在一起，其中还包括九脸龙王四股断续的劲道及梁斗的刀风。

这一道狂风，可说是当世武功最高的一十七名高手齐集的掌力与一道刀风。

就算昔年“天下第一狂人”燕狂徒在世，以他的“玄天乌金掌”，只怕也不一定硬接。

如果当年“君临天下”李沉舟在，他宁化作一叶轻舟，随掌力飘飞，而

不愿意接实。

这一掌不是怪在它的威力，和排山倒海似的压力与声势，而是这十七股不同的掌力还有刀风夹杂在一起，彼此吞卷摧逼，挣扎图存，自成一个生命体似的，化成一股旋风，震起唐方一丈高，又撞在地上，将地下那以暗器余屑精铸的太上老君炼猴图，击得粉碎！

余力未消，灭力未至，唐方抛起，跌下，直入地板那窟窿中，掌力犹追击而下，公子襄大叫：“唐姑娘……”情切哀急，不顾一切，就要追扑而下！

但在这般狂劲之下，任何人都无法挽救，而妄想以个人之力拒抗这无意造成的大力，未免正如：以卵击石，蚍蜉撼树！

轰地一声，这一掌，不知击中了什么，竟给接了下来。

只听唐方一声惊呼，这声惊呼，夹杂着人生一切的情感百态，难以言喻。

公子襄正想标入，忽然似头上被雷轰击了一下，陡然站住。

因为他听见一个人朗声长笑，和说话的声音。

“我就知道我今生一定可以见到你，一定可以再和你在一起。”

这个声音，悠长豪壮，对整个武林而言，也是如同雷殛一般有分量。

梁斗笑了。

他第一个笑的。

他是武林中的大侠，但他也是一个真正仁慈的长者。没有人知道，他洵儒的心灵，是极易伤感的，尤其是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场面对，他会偷偷地流泪。

也许这是因为他英年丧妻，一个他怀念终生的女子之故吧，所以他竭力想在武林中多做事，多给人一些温暖，来弥补他和他那女子的凄寒。

所以他首先感觉到，地下那人是谁。

他可以想象唐方的心情，所以他赶快笑，以笑来掩饰热泪——天地间许多英雄，宁洒热血，不流热泪，有泪，也在弹铗高歌时宣泄，失败时绝不低首、叹息、流泪！

武林人如此难为，你还想做一个武林中人吗？

就像公子襄。

他比他父亲更快感觉到地下的人是谁！

他才是除了唐方之外真正的第一个知道。

他站在那里，忽然间，觉得那破裂的屋顶上，阳光映下来，他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也看见了以后的日子好长好长……

过去的七年，却如甜梦一般短。

这时，有人自破洞内升了起来。

平平地升了起来。

开始先出现了两个头，一男一女，女的是唐方。

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少女最美的时候？不是在她甜梦中，不是在她快乐中，而是在她可以全心全意将生死岁月，都可以交托给他的时候，在她伏在她最满足的胸膛里的时候……

唐方最美丽。

风花雪月残，一起笑了。

抱风说：“我道是谁？”

抱花说：“能接下我们这一击。”

抱雪说：“‘怀抱天下’的掌力。”抱月说：“我们猜得一点也不错。”抱残哈哈笑道：“果然是萧秋水那小子！”五人轮流说下去，心意相通，就像串酒令一般。

第五十五章 传奇中的传奇

七年前。

萧秋水决斗唐老太太。

这一场战，萧秋水并不愿意，他是为见唐方而战，因唐老太太是障碍；也同时是为江湖而战，因唐老太太显然要使唐门变成独霸天下，暗中残害各大门派精英。

唐老太太则非杀萧秋水不可，萧秋水不死，万众归心，唐门称雄成泡影。

虽然，在决斗前，萧秋水独闯唐门的勇气，及与唐老太太共御江南霹雳堂的侵略，已使这一老一少两人，相惜相重——但决斗势在必行。

唐老太太自知并无把握可胜萧秋水，所以要求萧秋水在地牢一战，以该处有唐老太爷子为饵——其实这一战，唐老太太早已准备无论萧秋水赢输，都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所以她毁碎了来时的机关。

而出路的机关，在里面的人，是断断开启不到的，纵萧秋水有盖世之能，也无法自内将这奇铁铸成的地狱穴破而出。

这一场决战，唐老太太虽然出动了唐老太爷子，但仍是杀不了萧秋水，唐老太太亦力竭而死，但她以最后暗器的威力，使得萧秋水一时失去了活动的的能力，而历年在地底守护“唐老太爷子”的六名后门死士：唐看、唐听、唐闻、唐感、唐舌、唐思，一拥而上，分别钳制萧秋水四肢，当时，唐看因激烈交战情况，被误伤而双目俱盲，神智丧失，反而得在机关未发前走出地道，唐思则在唐老太太最后一道暗器发出时毙命，本来“唐门六识”一齐出手，被他们所制住的人，不能想，不能吃，不能动，不能感，不能闻，不能视，形同废人，必死无疑。

可惜，“唐门六识”已去其二，仅余其四，只能够在萧秋水击败唐老太太后真力耗尽一时未复之际制住他而已，要杀害萧秋水，却是不能。

唐老太太临终之前，尚不放心，这被江湖人称作“最有实力，最有神秘力量和武功最高的女人”，临终之前，说了如下的诅咒：

“萧秋水，虽然你有七十二变之能，过人之勇，助人之义，万世之功，都不能活着走出唐门地牢，我舍这条老命与你陪葬，除非天为之裂，地为之陷，唐门不复，圣人门徒七十二复出，以狂人燕某不世掌力，并有人为求你之复生而不惜死……方可破壁而出……”唐老太太说罢这一番话，狂笑而歿。

她的诅咒完全应验，萧秋水从此在地牢中。因功力未复前被唐门四识所制，他既挣脱不出，但对方也杀不了他。

但他意识未灭，在牢中生涯，仍是可以思索，思念唐方；他的内功未失，虽不能发，却依然存在、休息。

这便是《蜀中唐门》故事中的“结局”。当然，那一场厮杀，是武林中最精彩凄厉的一战，是以才换来一代名侠的漫长等待。

谁都知道，这等待绝无结果，所以唐老太太才会下此咒语。

当时，燕狂徒已死，谁都不会再有他那沛然莫御的掌力。

孔子的七十二门生，不管是颜回还是子路，早已死了千数年了，更不可能复生。

别人又怎会知道萧秋水就在莲藕小筑的地底下？就算有人为他不惜死，也不可能们生到这地方来为他死。

就算样样都神奇地可能，也不可能有这般神妙地凑合在一起发生。
可能的。

而且已经发生了。

上天神妙的安排，比人的苦心策划高明百倍。一粒沙、一滴水、一个人，都是天然的，试想其中有多大学问，几许奥妙，谁能营造得出来么？就算有一天能，世外自然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奥妙，也教人探索不尽。

燕狂徒虽死，但世间却有这般巧的事，十七道掌力一道刀风，几乎是全武林一流高手的总汇合功力，足以取代燕狂徒的“玄天乌金掌”。

孔圣人的七十二门徒虽不可能重生，但公子襄及众门下弟子，曾不分昼夜地寻觅萧秋水的踪迹。唐老太太在世的时候，公子襄尚未出道，她断未料到真的有人在七年间收容了七十一门生的。

加上唐方见天书神令，误以为萧秋水已然身亡，便想以身相殉，使得唐老太太诅咒的最后一点也得以完成。

而梁斗自屋顶裂“唐”字屋瓦而入，劈裂太上老君炼齐天大隐圣图，一来正好应了唐老太太，“除非天为之裂，地为之陷，唐门不复”的咒语，同时也劈开了地牢的机关，而掌力攻陷机关，阳光徒入，地下的唐闻、唐舌、唐听、唐感一生未见过阳光，立即崩溃，萧秋水功力瞬即恢复，七年以来，这功力一直蕴藏在他体内，汹涌澎湃已到顶点，但身受人制，无法宣泄，今一得复，便硬接那惊天动地的一掌！

这一下，萧秋水虽被震得血气翻腾，但也酣畅无比，掌力抵消，唐方得以安然，她本瞑目安然待毙，忽觉落入一人臂弯里，忙睁目一看：

却不是朝思暮想的人是谁！

在萧秋水携唐方平平升出地面之际，唐闻、唐舌、唐听、唐感却睁不开眼来，也不愿出来。

对萧秋水而言，阳光普照，重见天日，是自由，但对这终年生长在唐家地道里的四名死士而言，却适得其反，他们甚至不知道何谓“阳光”，又自知不是已恢复功力后的萧秋水之对手，所以宁在地道之中不出来。

第一个知道地牢下的系萧秋水的当然是公子襄，第一个微微笑了的是梁斗。

但是“神州结义”的九个兄弟，虽后知后觉，但在这一刹那间，谁都分不清楚是谁先大叫大跳：

“萧大哥！”

“大哥出来啰！”

“大哥还没有死哩！”

“天啊，原来大哥关在里面……”

“好啰，总算天开眼，让我们又见面了……”

“我都说了，大哥命大神亦大，死不了的……”

“哎呀！枉我们偷入唐家堡几次，原来就在必经之路的莲藕小筑地下！”

“今天可真是云开见月明，好在我们一言一行，都没亏了‘神州结义’四个字，否则今回见着大哥，一定吓死……”

众人欢笑声中，萧秋水跟各兄弟抱在一堆，只听他笑道：“把我当成什么啦？神？鬼？我虽被天上降来的掌力从地底下救出来，却还是人！有爱有恨，会生会死，跟你们笑闹在一堆、吃苦在一起的老兄弟啊！”

“神州结义”团聚，自是欢欣。忽听欧阳独喝道：“哪里走！”

原来九脸龙王见萧秋水居然在世，偷偷拿了“天下英雄令”要溜，人人都注意在萧秋水身上，没注意到他，但唐失、唐得张手一拦，唐失低声说：“龙王，有福同享，有祸大家分。”

九脸龙王心中计议已定，便道：“好，出去再说。”

唐失也不是易受愚弄的人，伸手一抓，抓住神令往身上一扯，悄声道：“那就给我拿出去也是一样。”

九脸龙王笑道：“一样。”顺他一扯之势刺出，这下力道奇猛“哧”地直戳唐失胸膛。

唐失不虞九脸龙王居然如此蛮干，急急间手腕一翻，手背贴胸，手心向外，五指一抓，拿住神令，没料神令并非凡铁，真比精钢锋还要锋利，噗地贯掌而出，刺入他的心中。

唐失闷哼半声，唐得正要出手，岂知九脸龙王在向唐失出手同时，左手一戟，闪电刺出，唐得本就比唐失老实，不虞有他，加上他距九脸龙王极近，又关心唐失之危，反不料自身之险，登时肋下被一戟打中，饶是他往后翻身得快，但所过之处，留下一路血痕。

九脸龙王猝起狙击，重创二唐，但也露了形踪。

欧阳独最恨九脸龙王，大喝甫起，双掌以“血河神掌”全部威力，迎空击出！

他对付公子襄与唐得唐失唐七更时，才不过用了八成功力，而今对九脸龙王用了十二成全力。

不料他的掌风刚刚发出，人影一网，九脸龙王身前，已多了一人。

欧阳独以为他发现在先，而天下哪有人快得过他的掌风？

是以全力出手，未留余地，恨不得一击将之毙命，却不料忽然从中多了个人。一定眼一看，原来是萧秋水！

萧秋水微微笑着，右手五指并拢，在空中一横三切，竟将欧阳独的掌劲先上下切成两半，再头、中、尾斩成三段，凌厉无比的掌风，霎间都消失无形。

欧阳独整个都呆住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血河神掌”，会让人伸手間消解于无形。

只听唐方叫道：“大哥，那胖子……不是好人，他杀了很多人！”

萧秋水斜睨过去：“哦？”

九脸龙王不理三七二十一，发足狂奔，他人虽胖，但轻功极佳，跑了一会儿，忽听到爆笑声，定眼一看，原来自己跑是跑，但终归不离原地，他几以为自己撞了邪！

其实他也并非撞邪，而是萧秋水擒着他的后衣领，由于手法的高妙，他根本就感觉不出来，第一步脚底所撑出去的力量，都被对方以相对的力量所消解掉。

他回过头来，就见到萧秋水用一双炯炯的眼神望着他：“你拿‘天下英雄令’做什么？”语音甚是温和，待他如同小孩子一般。

九脸龙王不知怎的，给他那双虎虎有神的眼睛一望之下，心头发虚，不敢出手，便道：“武功，武功……”听反复说这两个字。

萧秋水一笑，一伸手就把“天下英雄令”拿过来交给梁斗，并笑道：“这是岳武穆手令，没有武功的，这回应交给英雄人物，我想交给梁大侠是最好不过……”

九脸龙王也不知怎的，手中紧握着的令牌，给人劈手抢去了，手里只捏了一把冷汗。

萧秋水向他笑道：“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恶事，今后都不要再做了……你想想，要是遇到十年前的我，一定出手把你杀了，以杀止杀；可是你遇到十年后的我，你既不想让我杀你，那你就多想想自己不愿死之心，少杀几个人，才是福气！”

九脸龙王垂首道：“是！”手肘一掣，两柄银戟，一齐疾刺出去。

这下变起遽然，戟已刺入萧秋水衫内，萧秋水全身一仰，戟触及肤，尚未入肉，猝然一空，萧秋水后脑触地，双足直立，九脸龙王正想沉戟下刺，忽咽喉一凉，一手已抵住下颌。

他的戟不知何时已到了萧秋水的手上。

萧秋水并没有刺下去。

他徐徐站起，点了九脸龙王身上穴道，欧阳独道：“让我来处置他。”

把呆如木鸡的慕容不是接了过去，一出手，就挑断了他双手筋脉。

萧秋水见九脸龙王如此阴险，欧阳独也太辣手，长叹一声道：“没想到武林中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更易。”

九脸龙王手下的“黑杀”和“龙王庙”的人见萧秋水如此神功，而局势又如此不利，哪有人敢出手，但也不敢开溜。

抱月唱了一个喏道：“见水是水，见水不是水，嗯，见水仍是水。”

抱花骂道：“什么水不是水的，今儿能见着萧秋水，还吃什么斋念什么佛？”

抱风接道：“依我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萧秋水听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八个字，上前将手中戟，交给了抱雪。

抱雪笑道：“青山只会明今古，绿水何曾洗是非，你心中有剑，但剑交给别人，还是有剑。”

萧秋水笑着又问：“我何曾还剑予大师？”

抱雪一看，只见手中银戟，已碎成数截，萧秋水挽着唐方的手，道：“百年随时过，万事转头空，你可有什么话要交代的？”

唐方嫣然一笑，目光流盼，深深看了公子襄一眼。

萧秋水道：“那我们走吧。”挽唐方飘然而去。“神州结义”的兄弟们叫道：“大哥，唐方，等等我……”也各自追了出去。

公子襄眺望众人去处，整个人都痴了，梁斗望着从来也没见过他那么伶俐孤独过的儿子，心中也不知可伤还是可叹。海难递见到了萧秋水，自形猥琐，一直没站出来，到最后，他看到唐方望公子襄一眼，心中一个声音一直狂喊着；可是唐方没向他这边望来——要是只看那么一眼，就像公子襄，他便此生无憾恨了。

唐甜还是弥留状态，她视觉朦胧中只见一个人自地底里升出，向天外飞去，谁也阻止不了他，他并带着唐方……而她始终只是唐甜。

她最后一个看见的人是悉心照顾她的萧七。

“忘情天书”粉碎，萧秋水“复活”，“天下英雄令”无武功——这一干武林群豪，兴味索然，各自散去，落花娘子和唐藕是这场武林浩劫中活下来的两个女子，成了相交莫逆，江伤阳是“十方霸主”中幸存的二人之一，但与海难递成死敌。

唐得、唐失、唐七更全部重伤，就算不死，武功亦不复当日。唐什么倚在门边，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参与，反而活得甚好，抱残蛮有兴趣地看着他，像悟出了什么，向众人长吟：“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唐什么痴痴地问：“什么？”

